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三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3 - March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東大名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
城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
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慶豐紡織漂染整理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種類：紡織漂染整理

執照號數：新字第一二一五號

出品：各支紗線・各色布疋

商標：
慶豐　決勝
雙魚吉慶　人馬
鹿鶴同春　香妃
慶祝　牧童

總管理處：上海北京東路四四四號　電報掛號　九九七〇　電話　九二八一六

滬廠：上海延平路一二三號　電報掛號　九九七〇　電話　三七四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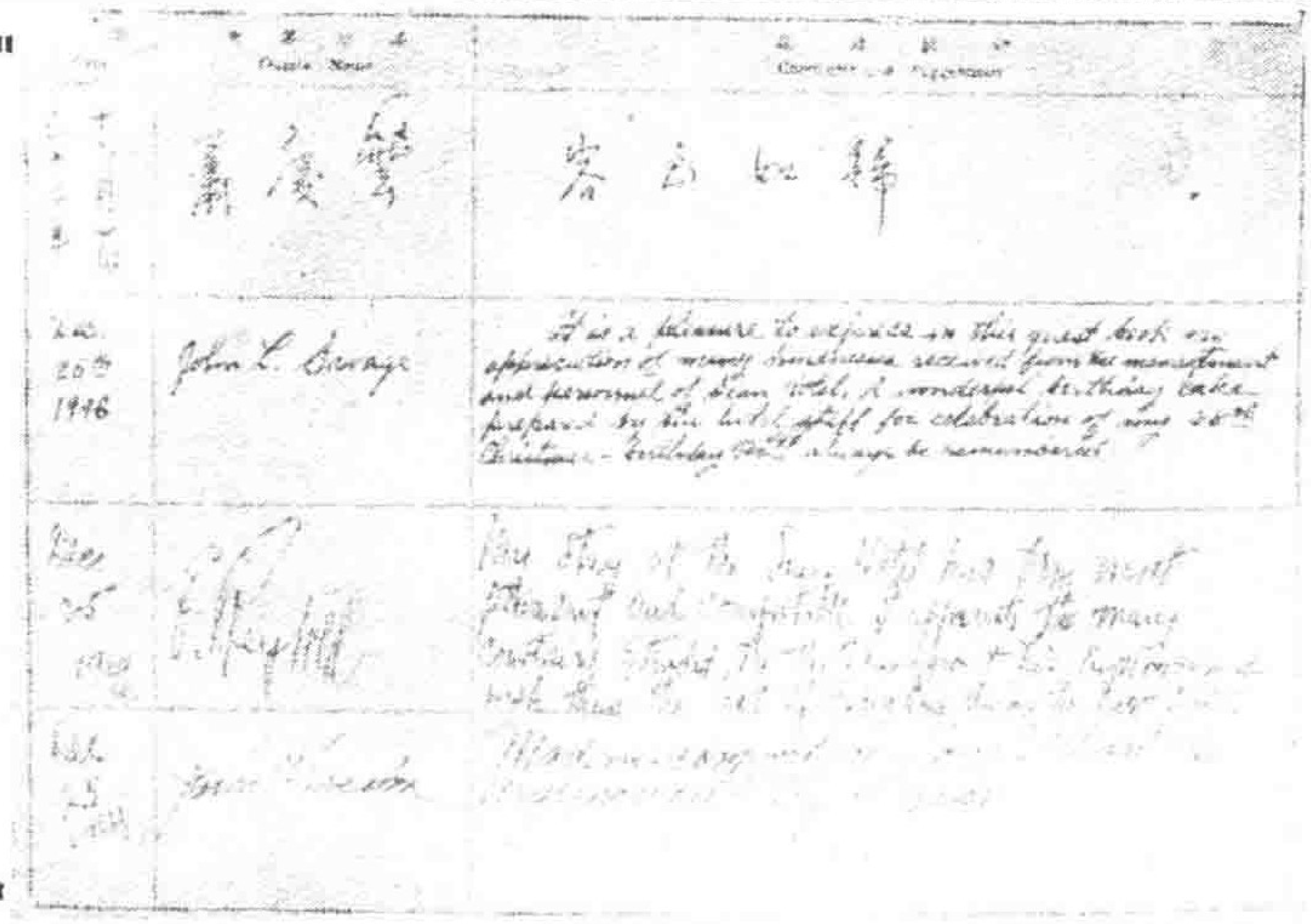
錫廠：無錫周三浜　電報掛號　四七二二　電話　一二〇

1\. 蕭慶雲先生題：「客至如歸」

2\. 薩凡奇博士題：「我願在此紀念冊上表示我對西京招待所上下人員的殷勤招待，感覺快慰和謝意；尤以這次適逢吾六十八歲的生辰，他們熱烈慶祝，更使我終身勿忘。」

3\. 雷巴德中將題：「我這次在西京招待所躭擱，備受極安適的招待！尤對他們上下員工的彬彬有禮，更所欽佩，願頌他們在新年中萬事如意。」

4\. 葛羅敦中校題：「這是一個奇蹟：在這古老的西安城中，竟有此最新、最安適的西京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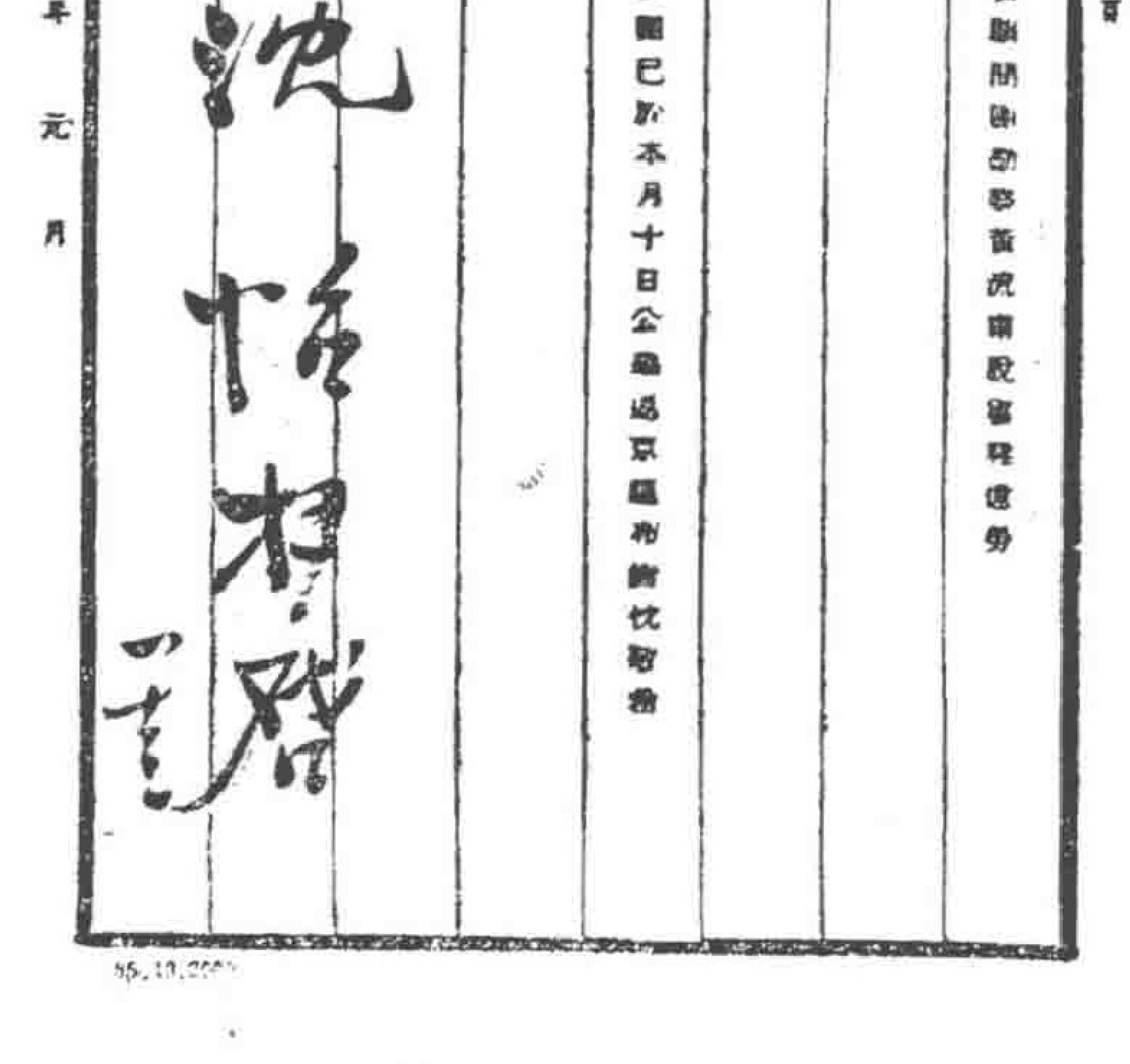


服務之頁

治黃顧問團他們為了剷除黃河的為害，尤其是為了創造豫陝兩省人民的新生，雖在這酷冷的季節，仍於十二月十七日踏進了他們工作出發點的西安。一行中外團員共十五人，其中除擘劃ＹＶＡ水利專家薩凡奇博士外；尚有雷巴德中將，及葛羅敦上校，據說：他們都是美國著名水利工程專家，此外尚有我國著名工程名宿多人。當他們踏進中旅社所辦的西京招待所時，對於佈置及設備方面，均感異常滿意；但對於該所的性質，起初在他們的想像中，也不過是一個設備完備，比較高尚的旅館罷了！在他們第一次出去考察臨動身前，所留下的物品，均須一一點交，而且連每樣物品的名稱，都非常的認眞。

當他們考察回來那天晚上，在偶然的機會中，知道了這是中國旅行社所辦的招待所時、都表示異常驚喜和信任。第二天清晨，再當他們去考察動身之先，雷巴德中將笑着對該所職員說：「清點存物，這是一件多餘而麻煩的事。」此後，從率領他們的蕭慶雲先生及其他團員口中，常常聽到對於該所的好評，尤對於該所所派出去照應他們的侍應生，倍加讚許，差不多每一次回來都要特別提起。

聖誕節，恰巧也是薩凡奇博士的生日，該所為了感佩一行人員終日跋涉辛勞，及慶祝薩凡奇博士的六十八歲誕辰，製備了一只大型蛋糕，糕上並裝配了六十八只各色小洋蠟，是日薩凡奇博士，特約該所經理等共進午宴，乾杯之聲，不絕於耳，觥籌交錯，極一時之盛；既而餐畢，分食壽糕，糕上燭光輝煌，掌聲隨起，席間情感交流，賓主盡歡，第二天西安報紙尚登載宣揚。薩凡奇博士不僅一再言謝，且與同來團員，留誌不忘，臨行之日，猶說：「將來如事實許可，甚願再來西安，同時再能見到你們全體同仁。」不久之後，該所又接到南京市政府沈怡市長致我社陸區經理一封謝函：「君穀吾兄勛鑒：此次治黃顧問團勘察黃流，甫脫雲程，遠勞 玉趾 殷勤欵待，便利旅途盛誼摯情，無任感佩，茲該團已於本月十日公畢返京，謹布謝忱，敬希 察照，專上即頌 勛祺 沈怡拜啓一月十三日。」這是中旅社的榮譽，也是各界人士對中旅社的認識，在這裏，我們應該感謝的。


南京市政府用牋

君穀吾兄勛鑒此次治黃顧問團勘察黃流甫脫雲程遠勞
玉趾
殷勤欵待便利旅途
盛誼摯情無任感佩茲該團已於本月十日公畢返京謹布謝忱敬希
察照專上即頌
勛祺
沈怡拜啓 一月十三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月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三月號 目次

蘇州天平山風景……郎靜山……封面
○中國空軍軍官飛訪華盛頓……徐同鄴……一
○吳門雅游篇……鄒班……五
○出京散記……周曙山……九
○大足石刻……吳顯齋……一七
武當紀遊……紀乘之……二一
○貴陽的情歌……江凌……二五
○古邠州幽賞記……何正璜……二九
○長江行（下篇）……徐蔭稈……三一
○蘇隄二月春如水……朱偰……三八
吳門雅游剪影（美術圖景）……陳其英……四一
白宮巡禮（美術圖景）……張延祥……四二
○會見杜魯門總統夫人……張延祥……四三
○一個美國人旅行德奧管制區……伍必熙……四五
○澳門剪影……程志政……五一
○西行到迪化……陳澄之……五五
○彌渡縣兩勝蹟……郭祝崧……六一
○龍池之戀……武夷散人……六二
溫存（短篇創作）……阿蘋……六五
海屋劍客草（長篇小說）……葉勁風……六八
交通消息……記者……七五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船期表……七六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月五三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叁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500圓

中國實業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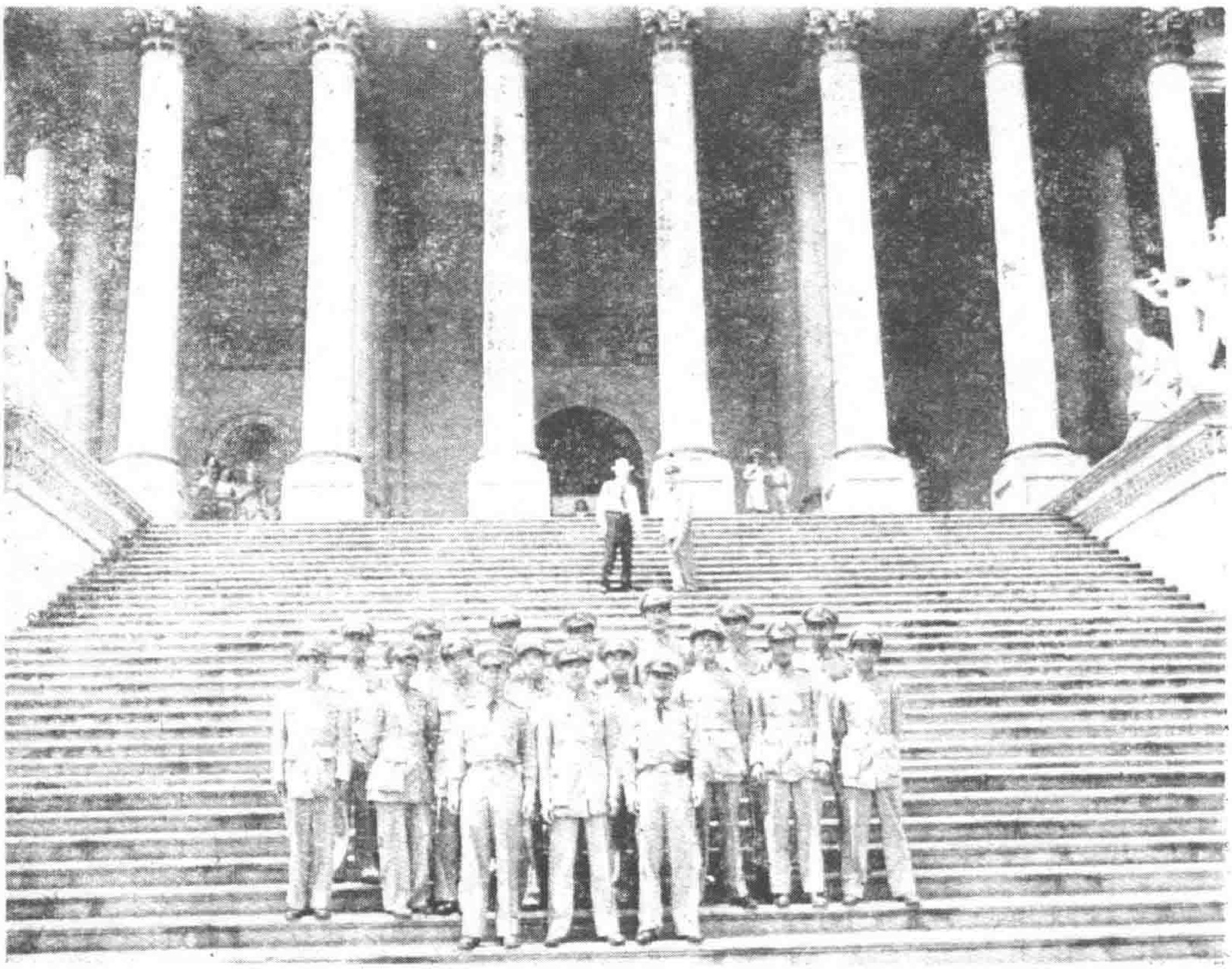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業務並設有倉庫及出租保管箱

存款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匯兌迅速。
服務週到。

總行及上海分行 上海北京路一三〇號
電話一八七二五|九

分支行處

上海金陵路 上海曹家渡 上海南市 上海虹口
南京 南京下關 無錫 蘇州
常熟 揚州 蕪湖 杭州
甯波 溫州 福州 廣州
香港 北平 北平王府井 天津
天津河東 青島 漢口 長沙
重慶 廈門



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之中國空軍

中國空軍軍官飛訪華盛頓

徐同鄴

聖馬哥斯San Marcos是美國南部德士省的一個小鎮，也就是美國空軍訓練領航員的大本營，中國亦派有幾批空軍軍官在此受訓，自二月二十八日開始，到八月初旬畢業，全程共飛行一百餘小時，完成二十多次領航任務，在畢業之前，照例有一次畢業長途飛行，亦併在正規領航任務中計算，地點由敎官會同學員決定，多數主張到紐約，有些主張到三藩市，少數主張到芝加哥，也有主張到華盛頓的，衆議紛紜，莫衷一是，經再三商討之下，還是由分隊長麥克格利哥中尉提出意見，他說華盛頓是有名的女兒國，全美國的漂亮女子都到華盛頓去作公務員了，男女人口比例爲一對十，這個比例還是很保守的，說不定要一比四十，所以他竭力主張到華盛頓去，這個提議是小伙子最聽得進的，我們當然一致擁護麥克格利哥中尉的主張，他立刻去稟明領航學校校長，經面准一律飛往華盛頓。消息一經傳出，驚動了整個學校的幾百名領航敎官和駕駛員，誰不想趁此良機到華盛頓玩個痛快，最後決定祗有担任訓練中國軍官的纔輪得到，有一位氣象敎官行李也帶來了，臨時却被軋出，快快的仍舊把行李帶回去，一共是八架領航機，每機飛行員一人，領航敎官一人，中國領航軍官三人。

可能的三條路綫

飛行前一日，整天做準備工作，訓練主任還沒有規定飛怎樣的路線，由麥克格利哥中尉暫擬定最可能的路線三條：第一條自聖馬哥斯出發，經聖路易士、巳德哥倫坡，而達華盛頓；第二條自聖馬哥斯出發，經波洛克西、格林波洛而達華盛頓；第三條自聖馬哥斯出發，經咖佛維爾、賓頓而達華盛頓。以上三條航線要接到軍部電話後纔能決定，因爲事前必須通知沿途各飛機場，並且要澈底明瞭

三條航線的氣象情况。

空中領航的地面準備是非常重要的，先把地圖上的航線用顏色鉛筆劃出，另外在麥開特線圖上也劃出航行直線，將沿路所經重要城市及目標一概記在上面，把各段距離算出，按當時風向算出地速，可以預先定一個到達時期，這樣已經完成了整個任務五分之一了。

當夜降落孟菲斯

規定七月六日晚起飛，麥克格利哥中尉說此行學校當局派有高級長官沿途視察，大家對於領航工作應特別認眞，可能隨時抽查領航記事。我坐三三四九號機，駕駛員是華倫上尉，另外有一個副駕駛，同乘的有分隊長麥克格利哥中尉，交際科强生中尉，并照相上士一位。七時半起飛，飛行高度七千英尺，空速一百六十英里。爲使領航記事美滿起見，忙着測風測星，五分鐘看一次羅盤，不時看地面目標，每半小時做一個對照點Check Point。幸而不是練習課目，所以測雙風Double Drift是免除了；太陽線Sun Line也不必做了。我正可抽出空來和麥克格利哥通通電話，他眞會享受，一路收聽無線電音樂，有時哼幾句Laythat Pistol Down baby。九時二十分月亮從雲隙中露出來，到九時四十分就變爲非常皓明皎潔了。十時二十分經過薛利芙波，下面燈光如珠，好像是明珠紮成的牌樓；市區極廣，似乎有新舊二城。飛機場在東北角，在夜間也可以看出，因爲有旋轉的探照燈和跑道紅燈。十一時五十分抵孟菲斯上空，市區甚大，雖在深宵，猶燈火輝煌。在軍用機場降落，進軍官膳廳小甜，留有侍役一人，係奉諭守候中國軍官蒞臨者。進夾肉麵包及咖啡後，赴軍官宿舍，每室二舖，設備甚善，有壁內衣櫥等，午夜一時就寢。

薄暮飛到華盛頓

第二天早晨六時半起身，洗淋雨浴後，赴軍官膳廳早膳，進荷包蛋二枚牛奶土司菓子汁。隨乘汽車赴飛機場，九時半起飛，向格林波洛進發，高度七千英尺，空速一百六十英里，羅向七〇度，雲厚，氣流劣。十二時半大雨，能見度極小，不克看清地面。十二時四十五分盲目降落於林特萊機場。該機場範圍奇小，並無軍官食堂等設備，機場邊有一老百姓所設咖啡店，僅容五六人進食，且祇售夾肉麵包及咖啡，不供正餐，遂進夾肉麵包充飢。下午三時半起飛，小雨如絲，天色昏茫，五時抵達華盛頓上空，白宮及華盛頓紀念塔暨政府大廈均入眼簾，頓覺氣象一新。降落於波林機場，建築宏巍，紅牆綠屋，富有京朝氣派。將行李安頓軍官宿舍二樓四一一號，隨赴軍官俱樂部晚膳。計分二層，上層爲俱樂部，下層爲膳廳，座上挾鱧侶進食者均金星（將官）銀鷹（上校）銀葉（中校）金葉（少校）之輩，我們在聖馬哥斯做慣大老倌，至此頗覺官卑職小，自慚形穢。住慣小城市，驟來京華，彷彿劉佬佬入大觀園矣。

夜總會風光旖旎

膳畢，羣議入市盡通宵遊，遂偕麥克格利哥中尉、拔納中尉、霍甫准尉、林兆元上尉（現爲少校）、郭鎮西上尉、徐得巍上尉、李運境中尉、黃爾毅少尉乘便軍至H街，舊時即林肯總統被狙擊處，現爲唐人街中心。約有中國餐館二十餘家，均爲廣東僑胞所設。先至中興酒家定酒一席，因閑坐無聊，乃實行打遊擊，至東亞酒樓等十餘處輪流進冷飲，招待均不週到，侍役多爲日人，宜乎不願與中國軍官觀面也。遨遊至十一時折返中興酒家晚膳，樓上下均客滿，營業之盛，可以想像。識隣座馬德驥將軍，馬爲我國駐美大使館海軍武官。是日榮餚甚豐，調味亦當，海外得此，大快朶頤。宴畢，羣議想辦法，探得華盛頓最大之夜總會爲蓮花飯店，遂命駕第十四街七百二十七號。夜總會在樓上，入門爲女攝影師所慫恿，竟被她的甜言蜜語克服，大家坐樓梯上合攝一影。夜總會座場雖大，實無虛席，軍裝客佔多數。舞池中表演者爲大腿戲，但人聲嘈雜，烟霧騰騰，清歌既不得聞，妙舞亦未克見。邂逅女官露易絲摩鄧Louise Moldon及陶樂絲拉茜 Doris Lacey 一笑竟成相識。旋又識隔座莎拉芹茜羅Sara Tone Seller 等，均爲女店員，其中一女郎自稱曾在中國餐館服務，愛中國人，侍候中國人最能體貼入微，言下大有願爲夫子妾之概。霍甫准尉以天津音耳語曰：「不要錢，不要錢。」霍甫蓋老於此道者也。臨行，李運境中尉竟爲自稱最愛中國人之女郎架去，李頗不願往，該女郎緊拉其臂不放，當時形勢非常緊張，大有非去不可之概。李中尉留兩宵始被釋歸，則已疲不能興矣。李返國後曾著「邂逅」一文，在中國空軍發表，詳述經過。是晚我堅持返營，而麥克格利哥中尉、拔納中尉、霍甫准尉則主張隨露易絲至其粧閣。但女郎曰人已去其一，僧多粥少，配給維艱。女郎不肯車送我等返營，飛機場遠在郊外，晚間不易識別路徑。最後仍慫露易絲將我等送回機場，而麥克格利哥等則隨三位小姐以去，後事如何，不在話下。

參觀白宮和古跡

翌日爲星期六，上午八時乘機場軍車至副主任毛邦初將軍駐美辦事處。司機不識途徑，兜了許多圈子，至十時始行抵達。下午分乘軍

車參觀白宮，幷以白宮爲背景，合攝一影以爲紀念。隨赴林肯紀念堂，歷數十級而登，圓柱盈抱，採羅馬建築。堂內設林肯巨像，自頂至趾，高十九英尺，圍以鐵欄。瞻仰先賢，爲之肅然。羣集堂前台階攝影數幀。聞每年來此瞻仰者凡一、六〇〇、〇〇〇人。旋赴華盛頓紀念塔，高五百餘英尺，筆立如椽，塔尖係純金，有電梯直達頂層，遊者納資數角。優待中國軍官一律免費。入夜則全塔通明，有如玉柱，爲美京奇觀之一。每年來登斯塔者約九五〇、〇〇〇人。

最後去華盛頓故居，位於帕托邁克Potomac河濱一土坵上，經田間小徑半英里而達，四面稻粱，饒有鄉村風味，土坵卽世界著名之佛能山Mount Vernon也。該山係一八五三年所成立之佛能山婦女協會之財產，此會專爲保管華盛頓故居及陵墓而設。

華盛頓之住宅，爲木質五上五下樓房，棧實如鄉村大戶，內有寢室餐室書房等等，陳設均極典雅，佈置一如華盛頓生時，甚至書桌上所放之書，百餘年來亦未擅動，聞錦被羅帳亦爲華盛頓及其愛人之舊物。傢具均以鐵欄保護，參觀者限立欄外。

河邊有小土坵二堆，毫無裝琢，蓋卽華盛頓及其愛人之陵，其與孫中山先生陵寢之雄偉相較，不啻有天壤之別焉。華盛頓故居園林之入口處有一商店，專售紀念物品，購畫片數幀及紀念幣二枚而返。

毛公館大快朵頤

是晚六時半應毛副主任之邀，在其寓中晚膳。毛將軍因公外出，由錢昌祚上校（現爲少將）代爲祖餞。毛公館甯波廚師在美京有易牙之目。是晚菜餚烹調之善，使美國軍官咂嘴不止。而霍甫准尉食量尤宏，霍甫在美國駐北平使館警衛隊多年，嗜中國食品。膳後助以西瓜，益覺涼爽。副主任公館饒有竹石之勝，室內有小型金魚池，蓋西式住宅而富有東方風味者也。

膳後偕强生中尉赴海王茶室，因招待不週，小坐卽去，仍往蓮花飯店，入座未幾，卽有鄰座少女招往共席，詢之爲愛娜希波及其女友愛而近等三人。愛娜係法國產，時已半酣，桃暈盈頰，媚態益增。旋與愛娜起舞，池中舞侶蟻集，稍一轉旋，卽爲人所撞，僅隨勢擺動，湊湊熱鬧而已。遙望各同學仁兄，亦均挾有舞侶，卿卿我我，若不勝情者。午夜二時始散。

武裝同志多露宿

華盛頓冠蓋往來，屋荒極爲嚴重，飛行員均於兩星期前，打電報或長途電話至各大旅館預定房間，後至者欲得一舖而不可。旅館經理爲節省空間起見，往往將素不相識之男賓，三四人招待入同一房間。政府且規定每間至少須住二人，故旅客之狡黠者輒多寫一姓名，甯可倍其租金，以符定章。近郊軍營士兵，週末來遊，或旅館客滿，或阮囊羞澀，又不肯錯過良辰，遽爾言歸，則就公園草地，謀黃粱一夢，清晨入市，則樹下路旁，蜷曲者皆酣睡正濃之武裝同志，而身旁累累者則酒瓶也，夾肉麵包也，香蕉橘子皮也。華盛頓有公園七百處，儘多爲無家可歸者遊息之地。好萊塢一影片公司根據Standing Room Only一書，攝成影片，用以諷刺華盛頓房荒，其中笑料如珠，見者皆大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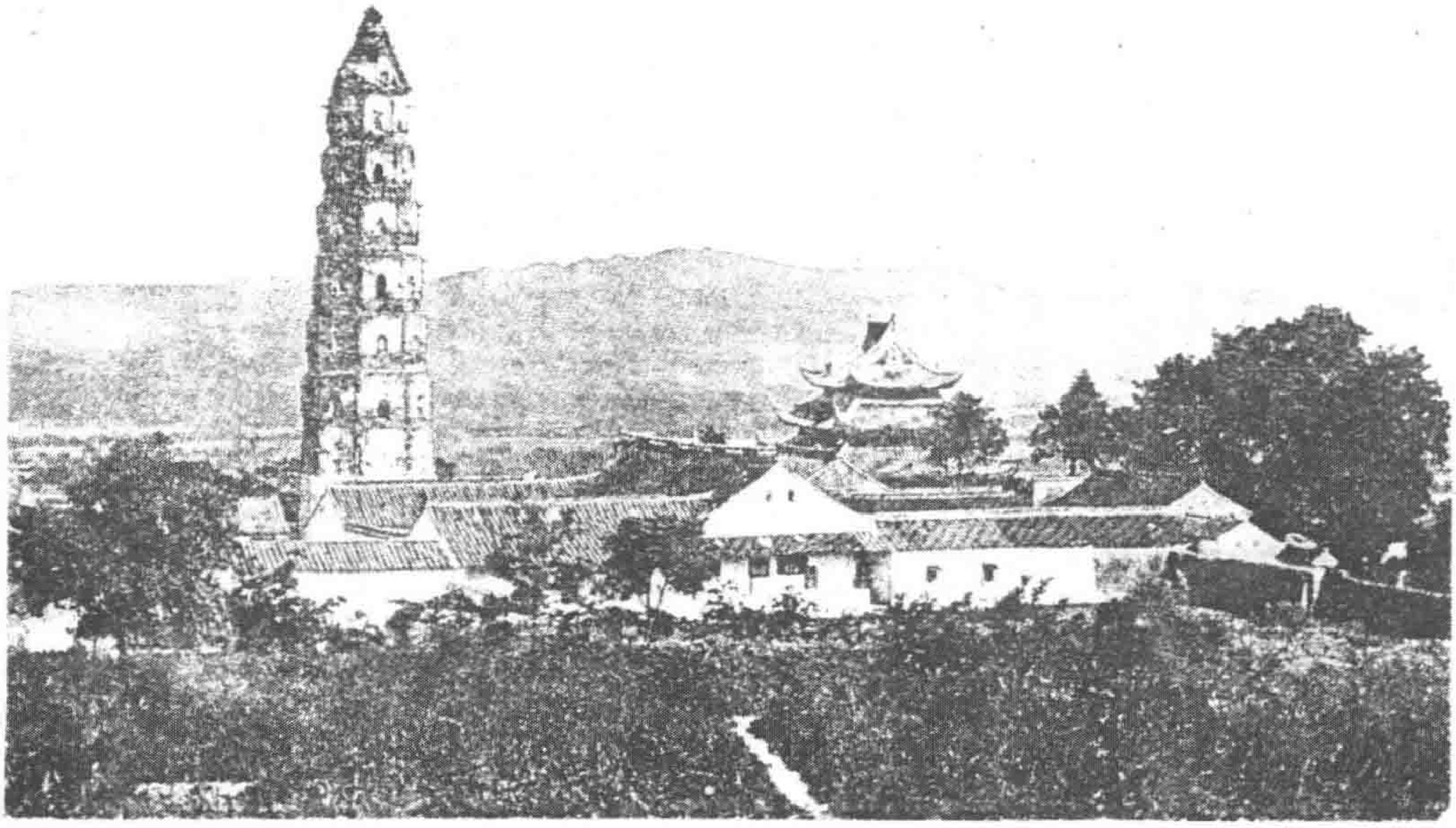
女兒國警衛森嚴

在郊外有一訓練女兵之地，集各地妙齡女子二萬人訓練，論者稱其地爲女兒國，當局爲防止狂蜂浪蝶鑽頭覓縫起見，在營地四週掘一深溝，四週守以重兵，登徒子隔河興嘆，恨無泥馬以渡康王。女兵須告假後或於例假日始得外出，但外出時有女官督率，一至時限則吹哨集合乘車返營。訓練完成，可升少尉Ensign（海軍階級與陸軍不同），恢復自由，隨時外出，不受長官節制矣。

華盛頓物價較他處爲高，惟優待軍人，各種商品均打八折，同人購手錶及鑽戒者價廉而物美，其時照相軟片配額限制極嚴，以照相機往購得一捲，由店員當場裝入照相機，以防囤積。余以不遠千里而來，雖未攜照相機，亦得購十二捲。

在美京計留兩天兩夜，於星期日下午一時一刻起飛，循原航線南下，午刻降落於陳諾德機場，午膳後繼續飛行，晚十二時抵小石城，留一宵，星期一上午十時起飛，午後一時返聖馬哥斯領航學校。

杭州・導・游
北平・導・遊
南京・導・遊
均已付印
即可出版



蘇州靈岩寺

吳門雅游篇

鄒班

遊山玩水，實在不過是山水給我們的一種試鍊。試看秦淮河：多少人一提起了它的名字就罵是一泓臭水，毫無可取之處；然而在俞平伯的筆下，秦淮河就成爲古人「采蓮賦」裏的世界，令人低徊不止了。山祗是那幾座山，水也祗是這幾條水，無數文人雅士寫下了無數游記，意境各不同。其不同之故，就在於各人領略得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會心之處。在這春光明媚，江南草長的時候，自然正是遊山玩水的最好季節，不過，我在這裏所要提出的，却就是山水雖好，不要忘記帶了自己的眼睛去。

有人遊山，必稱之曰「爬山」。這種人的心目中，彷彿是「山不厭高」，和韓退之的心思正好相反。我想德國人遊起山來，一定就是這副神氣。何以言之？因爲我看見過德國式的「散步」。我在大學讀書時，有五六位德國同學，每值夕陽無限好之際，常見他們二三成羣，肩挨着肩，大踏步在校園中步履如飛，滿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絕不談笑，更決不東張西望，大家雙目向前，祗顧悶走。走到某一個地方，戛然而止，向後轉，再走回去，就一直「悶走」到宿舍去了。天天如此。有一位中國同學有一次和他們一同走了一次，累得面紅氣喘，通身是汗，下次再也不敢嘗試了。那幾位德國學生就稱這種走路爲「散步」！

那些「爬山客」亦然。他們的打扮像獵人，他們的氣概像一支奉命限時限刻達成某種任務的軍隊。走到山下，就「一鼓作氣」起來，通身緊張，眼看脚下，拚命向上「爬」去，因爲「爬」得務求其快，所以就決不肯中途休息，一定要到了山頂，於是喘一口氣，說聲「到了！」——又匆匆「爬」下。

嗟夫，平日在寫字間裏已經天天忙忙碌碌，辛苦非凡，好容易才抽出這一點工夫出來調劑調劑，偏還要特地來受這種罪！遊山玩水本是閒事，何苦做得這樣認眞呢？

照我的想法，賞鑑藝術既要靠一點自己的幻想，那麼遊山玩水就更切忌「認眞」。陶靖節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寫意！陶公決不會一本正經的「爬」南山，而他這樣有意無意的「悠然」一「見」，却正成了南山的知己。

先領略幽靜之趣

你我都是草草勞人，黃山雁蕩之勝，且留作異日的心願罷。江南豈無春色，難得破兩三日工夫，重溫靈巖天平的舊夢，亦復不惡。讓我們暫絕上海的塵囂，過幾天自在一些的日子——「自在」也就是「清福」。

你不要理睬那些新從蘇州回來的豪客告訴你的話：「蘇州！蘇州毫無意思，市面蕭條，電影都是上海二輪影院早就開映過了的！」你

要記得，我們到蘇州去決非是爲了考察蘇州的市面，更絕未有過到蘇州去看電影的雅興也。

蘇州是可愛的，但可愛之處決不在鬧市的觀前街之類地方。你從火車站出來，黃包車拖你上平門城外那座梅村橋的時候，你先看看那蘇州的城堞，曼長秀麗，和北平城牆的蒼雄，南京城牆的蕭瑟，就大不相同。你再看看那城河裏的明淨的水，眞是清得像鏡子一樣——一年四季都是那樣瑩潔無垢！你能想像這條河流到了上海，就是那條可怕的蘇州河嗎？

進城門之後，你馬上就會覺得有一種異樣之感。你覺得和上海不同，但是你也許一時說不出這不同的原因來。其實，這原因是很簡單的，祇是一個「靜」字而已。你不是常聽見人家說「蘇州這地方，住家倒很相宜。」或是「蘇州很可以終老」的話嗎？蘇州最動人也最令人留連忘返的，就在於它能讓你領略到「細雨窗紗，深巷清晨喚賣花」或是「庭院深深深幾許」那些夢一般的，詩一般的境界。

你且體會一下，這些境界不都是由「靜」中得來的嗎？我們雖然也有過「潯陽江上……」那首描寫音樂的詩，但是，古往今來，我國的那些錦心繡口的才子，十個當中倒有九個是「由靜生情」的。「由靜生情」是我杜撰的說法，不曉得你以爲如何？

靜聽主人話鬼狐

蘇州的旅館是住不得的，上海旅館的壞處他們都有，也有人會打着你的房門，用上海口音的蘇州話來問你要不要女人。但是像華懋都城那種旅館蘇州又沒有。所以，最好還是借住在朋友家裏——你這樣才能儘量多得靜趣，有時還可以享受一點精緻可口的眞正蘇州菜。試想在你住厭了上海的華貴公寓或弄堂房子之後，忽然又住幾天陳設得古色古香的房間，一切傢俱，環境，氣氛都是「純中國的」，你在微醺之後，靜聽主人述說這坐大房子裏鬼狐的傳說，這境界大概就和寫字間裏回來時精疲力盡吃了夜飯就睡的生活有些不同罷？

橋的美天下聞名

下一天早晨，我們該玩水了。當然，如果你性急的話，不妨一杯濃濃的咖啡之後來幾片三明治就跳上汽車出城。不過，你也可以坐船。水中看山，倒底又和公路上看山不同。最埋想的是隔日先請你那位蘇州的朋友代你預定好一只小船。我是領略過這種小船上的船菜的，我實在不忍不把這種好東西推薦給你。你不必點菜，他們會恰如其分的給你做好幾樣家常小菜，鮮潔無比。看厭了上海的粵菜館裏嵌電燈的魚和那道無可避免的奶油布丁的人，到這時就不期而然的胃納會好起來。

但是，無論說風景或是舒服，倒底還是水路好。有一位工程師告訴我，蘇州的橋是天下聞名的。儘管工程師自有工程師的一套，但從蘇州城到木瀆山麓，倒的確可說是每座橋有每座橋的風致，無一不可入畫——然而必須要在水上看；如果你祇是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衝過了事，那就什麼都完了。

青葱靈秀撲面來

折衷之道，還是坐小汽輪，金門外南新橋下，每天都有「木瀆班」的。不過也頂好先打聽一下，因爲小汽輪有幾艘布置頗精，有幾艘卻似京滬線上的三四等慢車，人頭濟濟，令人卻步。如果運氣好，官艙裏往往一共祇有四五個人，笑笑說說，大概三個鐘頭也就到了木瀆。

水上看靈巖，眞覺得有一種青葱靈秀之氣，迎面冉冉而來。若是暮春三月，水面上還常常看得見疏疏朗朗浮着的像睡蓮那樣的淡黃的小花，波紋過處，牠們慢慢漾開，波紋平了，又慢慢回到舊處。山愈近，四周愈靜了，就聽得見無數珍禽，婉婉轉轉地各逞歌喉！

游山還是坐轎好

船到了木瀆，山倒一時看不見了。於是，棄舟登陸。（如果是自己包的小船，牠就一直送你到靈巖山麓了。）立刻有一大羣抬山轎的女轎夫圍住了你，兜攬生意。對於山轎，那些「爬山客」是不屑一顧的，他們見山即「爬」，樂此不疲。但是，我勸你坐山轎。

我們做起事情來，常有所謂「過程」與「目的」之不同。但遊山玩水與此不同，「過程」就是「目的」之一部。我們與「爬山客」之不同，就在於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跑到山頂上寫一句「某某某到此一遊」，而是要一路領略。如果專門走山路，則眼底所見的最主要的倒還是自己的一雙鞋子，祇能偶然偷看一下四周景色，又有什麼趣味！靈巖雖不甚陡，可是有幾段山徑很滑，如果你一路走一路還要儘量看風景，就很有跌交的可能了。所以，還是坐山轎好。須知坐了轎子並不是就不准你走路，祇要你覺得有留連細看的必要，你隨時都可以停下轎來走幾步的，既免了面紅氣喘之苦，又可以玩得從容不迫，何樂而不爲呢？

何況，這些樸質無華的女轎夫中，正不乏江南佳麗！她們健康，美麗，毫無都市女性那種妖妖嬈嬈的好萊塢腔調，卻偏有楚楚動人的風致。祇要你有張山來提倡的那種「以看花之心看美人」的襟懷，你就會覺得她們那蓬蓬鬆鬆的大髮髻，水紅色的稱身的短襖，明朗的眸子，天眞而又怕羞的微笑，正也並不討厭。人家提起蘇州，總不免帶到女人，而不知最美的

蘇州女人祇有兩種：一種是久居城內的大家閨秀，大大方方，富麗堂皇；一種就是蘇州鄉下的村姑，你祇要將她們和揚州或杭州的村姑一比較，你就知道我的話決不過份。不過，可怕的是：我想不久之後，恐怕她們也要學燙頭髮了！

她們也許要向你討稍為貴一點的價錢，但是決不會像上海的三輪車夫那樣窮凶極惡，她們祇是低聲下氣的向你懇求。你答應了她們就高興地笑起來，露出了雪白的牙齒。你為甚麼不答應她們呢——就為了這愉快的，明朗的笑聲？

流連光景隨心所欲

靈巖天平，名勝古跡的確不少。但我還是勸你不要忘了我們是來遊山玩水的，切忌「敲釘鑽脚」，一本正經。最要緊的是「美」，是景致——而風景之美，却不一定就在名勝古跡！很可愛的地方，往往一出名就有人題咏銘鐫，而一經品題之後，十之八九就俗不可耐了。這是千古山水一恨事，但普天下偏是傖夫最會保養，一時未必死得完，眞也無可奈何！

上山之後怎樣，却就如我在本文開首時所說的，要看你自己怎樣去感受了。太盂浪或太矜持，同樣易為山靈所笑。我想最好還是平平常常，處處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喜歡的地方多留片刻，不喜歡的地方則儘管人人說好，我還是棄之可也。我不是硬勸你採新立異，故意驚世駭俗；其實我的說法倒恐怕還保存一點儒家中庸的精神。

靈巖山上有兩塊名垂千古的頑石：一曰「烏龜望太湖」，一曰「癡漢等老婆」。名字極俗，但是我覺得倒俗得有趣，俗得近乎雅了。靈巖是瀕太湖的，「烏龜望太湖」就是沿太湖的一塊巨石，其形肖龜，昂然舉首。「癡漢等老婆」的名字就題得癡。你橫看豎看總悟不出它有什麼「等老婆」的神氣，不過這是一塊臥在山頭的怪石——「臥」，大概就有點「思之不得，輾轉反側」的意思了。我以為這裏倒有一點天籟。

靈巖寺看舍利子

說起山就要帶到寺院。靈巖寺是一個大叢林，和尚倒還算不俗。印光法師的舍利子就保存在寺內一靜室，如果在上海，也許和尚就唯恐游客不去賞光，一定要大吹大擂，到處宣傳，順帶募捐了，但靈巖寺的和尚却有些諱莫如深的樣子，力避好奇的遊客，這就有些難能可貴。

山門前有許多出賣小木碗小木磨子的攤子，小木碗的口徑不過半寸，却磨得光滑非凡，北平人所謂「滑不留幾」的，摸上去簡直像是漆過了的。這些小東西價格極廉，買了毫無用處——也正因為毫無用處，所以很好玩。

靈巖寺的茶頗好，但尚比不上天平。

多謝石家鮍肺湯

如說西湖是美人，則靈巖是儒生，天平是隱士。

靈巖遊倦之後，你應該回到停在山麓的小船裏吃中飯了。如果時間充裕，那麼木瀆的石家飯店是不該忽略過去的。從山麓到石家飯店，不過十分鐘步行的路程。你也許早聽見過于右任老先生「多謝石家鮍肺湯」的詩句罷——就是這個地方。

石家飯店的鮍肺湯固然好，然而他們的拿手菜却正是多得很，如豆腐羹，乳腐肉，蝦仁，雪筍……可謂美不勝收，那微帶淺綠色的竹葉青更是芳香醇冽，好到極處。不過，你還是少喝一點的好，因為你還要到天平。

天平山頗有奇趣

天平頗有奇趣。天平之「奇」，又與滇越路上所見的橫斷山脈那種雄奇不同：雲南的山使你想起莊子或者楚辭，是那麼鬱鬱蒼蒼，山上是雲，雲上又是山，巍巍乎不知紀極；天平却是清秀中別具幽致，一轉一折，莫不令人有柳暗花明之感。雲南的山叫你「景行行止」，天平却叫你留連忘返。

天平的泉水好，不要辜負了他們的好茶！定一定神，你可以曲曲彎彎地上去了。這裏有西施的古跡，有幽囚勾踐的石室，山腰有構築甚奇的精舍。天平是會叫你想起石谷的山水的。

「萬笏朝天」和「一線天」都是天平的勝跡。「萬笏朝天」是許多奇石，如拱衛山頭——但是比之雲南的石林，又覺得差了。「一線天」是一條窄窄的山徑，在天平之巔，頗有險峻之意，其實並不危險，大胖子也還是可以安然通行。照我的看法，却覺得與其自己去跋涉登臨，累得一身是汗，不如坐在「一線天」麓平平的山石上看人家冉冉而上，倒頗為美麗。

× × × ×

你下天平的時候，該已是暮鴉歸樹的時候了，可千萬不要忙，你千萬先再看一看簇擁在絢爛的雲彩中的翠山！這幅畫圖，你是不能輕易放過的。

坐小船最好。欸乃聲中，翠山漸漸退後了，天色漸漸黑下來，一座座橋旁漸見橙黃的燈光。這時，你自然就慢慢在船艙裏舉起了酒杯。

出京散記

周曙山

京滬線上話滄桑

新年又到了，而我於元旦還天就上了旅途——先由南京到鎮江，再由鎮江而到一別十餘年來的上海。如果今年（民國三十六年）眞是我們所希望的「旅行年」，將見全國的「交通恢復正常，一切和戰前一樣，畢竟我們是勝利了」的話，則我也就以此爲開端，向後要一任「心猿意馬」，再到一切所能夠到的地方去遊玩一番。

但我今爲什麼要在元旦出行呢？也只因爲這是陽曆的新年，在我們中華民國雖已過去三十五年的光陰，而這却還只是官家陽奉陰違的新年，不是民間人人都肯理會的新年，於是我也就馬馬虎虎，不能對此新年獨異了。說來我們中國人，有些事情眞是太令人不可思議：明明到現在，一切都以倣效外國爲漏臉，獨有過年偏要保持我們固有的習慣，大家還是要過陰曆的新年，且不怕暴露其連過年都「不統一」的怪現象，豈不是太奇怪嗎？現在立國大法的憲法，業已由國民大會制定，且由國民政府在此元旦日以明令頒布了，而這一部都爲一百七十五條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制定便是以「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敎」而成。再看國父孫先生於自傳末尾述其創立中華民國的經過，就說是「採用陽曆」，以示更新；而後於民國十一年的新年中，爲督師北伐，到廣西演講，他又叫人即爲革除舊思想、舊觀念，以去革命的障礙，也不應該還過陰曆的新年。我們今又事事要倣效外國，獨有過年要保存國粹；而　國父在一部「三民主義」裏，雖叫我們在政治上決不可完全倣效外國，但另外對曆法却是主張非倣效不可。然則我們在過去的三十五年中，究竟是怎樣？且不必多談，惟從此已依據　國父遺敎而制定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大概頂多再到了明年，我們即爲精神的約束，也不好還過着陰陰陽陽的兩個新年吧。

兩個新年兩種意味

可是這個陽曆的新年，如今在我們中國，確是很重要，即於慶祝新年之外還有兩重特殊的慶祝：一則爲中華民國成立紀念，一則爲頒布『中華民國憲法』，所以這皆必須隆重的慶祝，就在於創立中華民國終得達到完成之日了。因而在我更以爲：無論國人對於這個陽曆的新年，還都是如何冷淡，但既到這才眞是「普天同慶」的元旦日，而在我們凡爲中華民國國民者，勢必總爲不忘其本而鼓舞有加。

我這次到鎮江去，還是爲被邀作八小時演講。先以正開國民大會而不便缺席離京，曾商定到大會閉幕後再去；不期又接到通知，則將時間排在新年二、三、四的三天中，說爲籌辦全省選舉不能再遲了。如此，我也只有犧牲了這三天的年假，而於開過四十天的國民大會之後得到京外去玩玩也好，却是不得不於元旦這天內就去。

又因爲在除夕有應酬，直到夜深將近兩點鐘時才回寓，及天明醒來，尙未起身，而諸同事和學生等已來拜年了。還有團拜和謁陵等的典禮，我都不及去參加，就是私人間的拜年而我也從缺，只得於起身後就吃飯，速往下關去趕乘火車。因爲我在昨天就聽說，於此三天假期內，由南京到上海的人是很多，而我又未曾預先購票，或許臨時上車發生困難吧，故以爲要早點去才好。

我們於南京城內，是住在西邊城跟的一角，四週都是織布、種菜的人家，他們對這陽曆的新年都是很冷淡，甚至有不知道這回事似的。及由朝天宮經豐富路到中正路，只見滿街國旗的飄揚，還有些人出賣曆書、日曆、年畫、花燈和汽球等等，則已見到一點年意了；再到新街口，我於車上所見的車水馬龍，人如潮湧，各家門口也間有張燈結彩，並點綴以紮燈彩的過街牌樓等，使我不禁要說「原來新年是在這裏呀！」若說還只是官家的新年，與一般老百姓無關，却也有許多非官家的男男女女和小朋友們混雜於其中，在湊着熱鬧，可謂他們爲了過年要作二重享樂吧。儒家以禮樂數人，而晏子非之，其主旨是說使人過分的享樂，結果則必定是有害而無利，然則我們至今還有些人要過着兩個新年，這豈不是一種浪費嗎？或又說：「這是老爺的新年，在太太是做尾巴；隨後再過陰曆的新年那才是太太的新年，再以老爺做尾巴。」原來古以陰陽來譬比男女，而在「易經」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或者其道就在此，那裏爲外國人所能得知呢？所惜今猶活着而爲清朝遺老的我們，未得出生在民國時代，否則也跟父母常過着兩個新年，豈不是快活至極！

我們也曾說過陽曆是「國曆」，陰曆是「農曆」，然此所謂國曆者，是否很有語病呢？且於此不談，但如上述並行兩種對照的曆法，已顯然有「階級的意味」存於其間了，而在民國時代的全國人民反而要如此分別的過年，當然是很不妥的事情。即此我也還要堅持我的一向的主張：「我們要統一過年！」——是遵照　國父遺敎而過陽曆的新年，儘可以把我們固有的「良風美俗」，都從陰曆的新年移到陽曆的新年來照行，又有什麼不可呢？說到記憶的方便，只要我們能夠先把「舊習慣」打破，實在還是使用陽曆要方便多啦，而今已無待贅言。

在今年，這究竟是「除舊布新」的日子，所以如我已歷二十餘年以來總不理會陰曆新年者，雖以爲那已與什麼「皇恩春浩蕩」和「祝天子萬年」等聯語以俱廢，但今仍未能違俗，竟於陽曆的元旦出行了。惟對此新年，我終不能完全淡然置之呢，又聽說在國民大會堂，還有南京市民舉行很盛大的慶祝會，我

也就想順便走那裏一覩。於是又由中山東路經過大行宮，一望太平路，轉上國府路，而至國民大會堂前換車再走上中山北路，以至出挹江門而到下關火車站，以我所領略的這也只是官家的新年而非民間的新年。及於車站內外又看到了許多有家無歸的難民，我因又想起來錢起的兩句詩云：「故山歸夢遠，新歲客愁多。」而我再翹首以望蘇北故鄉的沭陽，已歷十餘年不返，今其地却因被「解放」而仍在激烈的鏖戰中，是則吾民何辜而於抗戰勝利後，又須罹此浩刼呢？唉！

到鎮江覓旅館不易

國民大會雖已閉幕一週了，而車站內所設國大代表休息室仍在，因而我的臨時購票已不成問題，還略蒙優待。爲等搭乘「凱旋號」的車，先於國大代表休息室內遇到山東龐鏡塘和揚州戴天球諸先生；而後在車上又遇到江都代表吾家厚鈞和婦女代表錢劍秋等諸位同仁，在旅途上便不覺寂寞了。但到下關所見的年景，已逐漸淡薄，而乘車的旅客也照常擁擠；及車開到了郊外，四望着農村，則更不見新年的景色，大概這就是在所謂「陰盛陽衰」之時所應有的現象吧。不過我又得從大都市中逃到了郊野，雖以江南的冬景，猶不能及渝郊的綠意爲濃，惟於心裏已經覺得輕鬆得多了。

到鎮江西站下車後，於車站內遇到老同學王君，他當年在常州中學是個足球的健將，後爲抗戰而在徐州一帶便打游擊戰，也殊爲英勇。這也算是旅行的好處，每得以於「他鄉遇故知」，誠令人不勝快慰。及至省黨部，而時已近黃昏了，又爲放假三天而人都不在，卽着人找旅館却很難得一房間。這年頭，到處都是在鬧着「房荒」，因而各家旅館便常告「客滿」，找了四家才得住在中央飯店的樓上。然而這還算是很巧了，據說那個前客讓我這後客，相差只有約半小時的光景，故到我進房間後，尚有人附字條送來罐頭食物等，還沒有拿去。

鬧新房竟無法成眠

近來已很感到睡眠不足了，好在此來未及通知任何人，更無人知我今晚是住在中央飯店裏，就以爲可好好的睡一夜。但我還未及上床，忽聽到外面的人聲嘈雜，幾震破耳鼓，始則我以爲是那裏「走水」吧？不然卽爲觀看提燈會，也不致如此吵鬧。當開門一望，見有許多紅男綠女散在幾個房間內外紛紛擾擾的亂嚷，又聽茶房對我說，才知道爲「鬧新房」。這個新娘是很矮小的，看去還未完全成人的樣子，但其跑來跑去却是很老到，而我這個房間則是夾在他們的當中。我今也得看到很便宜的新娘了，但我却爲想睡而不勝其擾；但又怎好意思干涉人家的喜事呢？不過我曾經爲同情舊式婚俗中的女子都那麼的活受罪，對於過分「鬧新房」的惡俗每與什麼「初夜權」是同樣痛恨的；而今既大多假旅館爲喜房，又何必還那樣的胡鬧呢？尤其不該藉以鬧到「女儐相」，似此瘋狂胡調的行爲，其意都不外爲「吃豆腐」或「吊膀子」，且不適可而止就嫌其太輕狂吧。清、吳光榮於『吾學錄』有云：「世俗有所謂鬧新房者，閨闥之間，婦女所聚，乃羣飲喧呼，恣爲諧謔。」然至今日既多爲新式結婚，又何必還存此惡俗呢？且此俗甚早，又如晉、葛洪於『抱朴子疾謬篇』內就有云：「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大概這也是戲新婦所行的惡俗，而在葛洪已斥其謬了。甚至因以結恨者，雖在皇家亦有之，再如『北史・齊宮妃傳』內有云：「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然則今如元氏其人者，亦並非沒有，惟若「結婚十年」小說中的那一個風流寡婦，實在爲含醋意以戲弄其表弟者，則又當別論。

談到中國婦女運動

翌日晨起，也是國大代表王振先先生已來邀去講課了。當因事想縮短講授的時間，乃與王教育長和王祕書商定，分八小時於兩天內講完，皆自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二時二十分止。這是第二次的學生仍有二百多，並有女生十餘人，因亦聘一胡女士爲女訓導。我是不長於書法的人，但自第一課下後，就有十餘學生陸續來以紀念册請題，眞又使我如在國民大會中的一樣受窘了。之後，我便爲錄　國父遺敎以應之，如云：「學問爲立國根本！」「非學問無以建設！」「求學「世界進化，隨學問爲轉移！」「求學方針，乃期爲全國人民負責任，非爲一已擴權利！」……還有兩個女生呢，其一亦爲錄以　國父遺敎云：「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又一則本　國父遺敎的精義爲題云：「非到男女完全平等時，不足以言我們三民主義革命澈底的成功！」

由於爲女生題字，後來又與胡女士等談到中國婦女運動的起源及其特性等，這實也不能把外國婦女運動的理論和方式，完全照抄了過來，否則便也如在政治上的完全做效外國者，是同樣的大錯而特錯。因爲在　國父自初倡導革命時，他卽主張「男女平等」的，所以說到中國婦女運動的起源，實在是隨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以俱起，而後迄今確也大都是合流。這與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婦女運動之所不同者，卽於男女兩性之間異其「鬥爭」爲「合作」，則我們還只須大家力求國民革命的成功，而在婦女運動也就完全達到目的了。不過還到了今天，由於事實的表現，已無待費詞而人人可知，只是在國民大會中的女代表，爲了選舉權，硬要爭在憲法中作百分之二十的明白的規定，照理而言實在是不智之舉。因爲在三民主義下的婦女們，既與男子是完全平等，那末在憲法中倘作百分之二十的規定了，豈不是既違背主義，而在男女兩性之間亦仍有差別的意味存於其間麼？卽使爲顧目前的情形，以言婦女解放還是在新舊過渡時代，恐怕在競選中就連百分之二十的人數也不易得到，不得不乞援於法律規定以爲其保證，亦爲「助進女權的發展」之實，但這也只可規定在選舉法裏面，而不當見於憲法，反而是有背於男女完全平等的精神。

又據社會學者的意見，以爲在原始社會，凡男子多從事於戰鬥，由於女子担負生產上的任務，故其時的男女地位實以女子爲優越，這就是叫做「女性中心說」；而在婚姻亦以男子入贅於女家，所生子女則屬於女族，故此以女子爲家族中心的制度，遂稱爲「母系制度」。總之，這無論在社會上或家族上，實皆以女性占主要的地位，而以男性爲其

附麗物；直到私有財產制度發生後，在此演變中受環境的影響，而多有利於男性，卒致男女間的經濟地位轉換了，而其一切關係亦隨以轉換，以至於今日。其實，我們對此亦應本着「以革命民權來代替天賦人權」之義，從而一掃什麼「男性中心說」和「女性中心說」，為倡導「男女平等，互助合作」，才最合乎進化的原則。而今在婦女向新時代前進，我也以為只應先求其普遍覺醒，力改故態，並多受教育以充實自己，將對世間各事都能夠勝任，不弱於男子，這才是正道；倘其終不脫掉那種「依賴心」，例如要乞援於法律規定以為其保證，且將永不以為恥，那就正如今有許多女青年之認識不足者，慣好受人狂捧而不以為侮，聽說「尊重女權」便以為已有所恃，則其前途就眞不堪設想了。

金山寺的一段神話

以疲倦之身，對二百多人每天要作四小時講話，我也很怕吃不消，所以這一次到鎮江來，其間實在不敢四去探看親友了。其實，就以家鄉難民說，如在上次一一去看見的那一種情形，已使我徒為痛心，無以可慰，不禁為歔欷萬分，而今除默祝天回運轉，人心厭亂，以使他們得早回到了溫暖的家鄉外，倘復有何辦法呢？但到三日下午講完後，我即到金山下水利職校去看看孩子，也因在抗戰期間陷於蘇北以致其失學，直到去年四月才因不堪「鬥爭」而逃到江南，所以在學校中遂不勝其苦。

既到了金山脚下，也就很想到山上看看，尤其是那金山寺自寫入『白蛇傳』的通俗小說中，更大大有名。但今金山已不在江裏，且由此「滄田桑海」的變遷，又使我聯想到杭州西湖裏的雷峯塔，也在二十年前就已倒掉了。我自幼在鄉下也很愛聽人講這些故事的，所以後來到江南讀書，一登此山就鑽法海洞，而後才上慈壽塔和妙高台，以見「江天一覽」的光景。又於雷峯塔倒掉那年的清明節，我初次由常州到杭州去遊西湖，一見那座古塔搖搖欲墜了，也就很怕白蛇精和青蛇精的兩個美女忽從塔下鑽出來，那不要嚇死我嗎？即如『湖山便覽』內也說：「俗傳西湖有白蛇、青魚兩妖，鎮壓塔下；」而我先遊金山寺時還聽到過那老和尚說：「法海洞是很深的，直通到西湖。」又有劇曲「雷峯塔，」亦演金山寺僧法海為除白蛇、青蛇的故事，且據『蟫廬曲談』說：「新安方成塔有改本刊行，詞旨實勝原作。」而宋時的安國夫人梁紅玉，其擊鼓助夫韓世忠戰金兀朮於焦山寺，也有說是金山寺，因而使此神話之地又與民族英雄發生了關係。幸此寺到戰後還完好無恙，清幽如昔，只有許多流亡的男女學生受教於其中，並有師管區的司令部在內，使令人深感到還沒有脫戰時的氣氛。時於稀疏遊人中，見有幾個時裝少女在鬧着求籤，當每一個沉下笑容抽出一籤了，大家就搶奪要看，大笑不已，以此就可知其是求問的什麼吧。這個玩藝兒，使我一旦回想起來也還覺得很有趣：自民國十二年在常州天寧寺，而後在日本、奈良大佛寺，南京玄武湖，山西晉祠，南昌百花洲，北碚紹隆寺，南泉仙女洞等處，皆曾作過這一種遊戲；但總沒有在二十五年重遊杭州西湖而到白雲庵，於「月下老人殿」前作此遊戲時，所抽到的籤語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眞好笑。

再說鎮江這一個地方，古名京口，在三國時亦曾為東吳的首都，且有金、焦、北固和南郊的諸名勝，於水陸交通上又得有長江、運河與京滬鐵路之便，較之陪都重慶四週的東、西、南、北溫泉皆謂為其風景區，則此實亦可為首都南京的風景區之一。加之江北的揚州，亦近在咫尺；而東去常州、無錫、蘇州、上海以至於杭州，最遠尚不足一宿路程，故此實為首都人士最近便的遊樂佳境也。但我這次只一登金山，其他就連伯先公園都沒有走到，也不再於此並談。

至晚返寓，即與同去的族侄在街上晚餐，而後又到兩處同鄉家走走，因已遇到幾個流亡在外的難民。至是已漸被人知道我來了，故返寓後即見有幾張名片和字條，並有隨後而至者。但於明日上午去上海的車票已買好送來，又已下雨，而街上到十點鐘便戒嚴了，所謂「客散主人安」，使我也得以早點就寢休息。

火車上無言的好友

四日晨興，已逾七時，而雨猶大下不已，我於八時後即乘車去西站，待乘「錢塘號」東行。我何以要早出旅館而到車站候車呢？最為江蘇醫學院的耿君懇切留我再多過一天，以觀該校學生今晚開演有名的話劇；又為北平美兵强姦女生案，該校學生也正集議遊行以表示反抗，要我看看這種學生運動的情形。然而雨已下得很大了，這眞是舉步為艱，倒不如早去上海為妥，也免得他冒雨來到旅館時，更欲行不得。

九時後上車，雨是到晚也沒有停止，而在車上只有翻閱書報以消遣。古詩人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今見女作家蘇青，已將這兩句話印在她的『浣錦集』之首。由是我又想到魏文帝曹丕，在其所著『典論』內有云：「蓋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然在可謂「斯文掃地」的今日，猶持此論者，自不免被那些聰明人，要嗤鄙他眞是書獃子：「須知文章既不能夠當飯吃，而以賣文為生又不免挨餓，豈能勒緊褲帶而圖身後之名嗎？」惟於重慶我也曾聽人說過：「也許正因為有那個傻子文天祥作『正氣歌』，才使得我民族正氣更發揚光大，以迄於今：又今後我民族的前途，倘已無人還甘願為那般傻子而專倚靠那些聰明人，豈能歷久不衰嗎？」大概這一種見解，似與耶穌要上十字架和釋迦說入地獄，都是差不多，而在一個文人為苦守其崗位將不免挨餓，又算得什麼？

老畫家齊白石，最近由北平到南京和上海，並攜其畫來開展覽會，雖在中央要人亦多大為其捧場，但聞結果並未能如其所期。而在上海的方型刊物等，對他雖競相刊載，但多不肯為諛詞，看來就覺得很奇怪了。曾在京於夏君處，見其託人由北平剛購寄來兩幅：一為蝦子，一為牡丹，小小的立軸皆為二十萬元一幅呀，當然也非愛雅如命之人而不肯解其慳囊。時有吉將軍在座，據他說在北平所見此老人賣畫，非先交款由其親收點清則不肯下筆，而款交後也就稍待可以取件了。傳君又說，聞此老人在

京時，爲買花生米遣客，曰說一千元，迨從身上掏出大小不等的法幣，揀了好久才得幾張小的共爲七百元，交給其女件，而後還要喊她拿同來看看，似乎才放心。然而世間事，也許總是「無獨有偶」吧，故據聞如另一有名的畫家，其夫人終要與其離異，其故並不僅爲其別有所戀，而亦是嫌其太吝嗇呢。

本來上海的小報以至方型刊物等，都是以女人爲主要題材的；而這對於舟車勞頓的旅客，却不能不說其是「無言的好友」啊。在一月二日出版的『中外春秋』（新第十期）上，對於美人魚楊秀瓊和爲八百孤軍獻旗的女童軍楊惠敏，都有所記載，但今美人魚已不是香港騎士陶柏林的太太了，而女童軍則爲通敵嫌疑尚在幽禁中。又由於這兩位楊小姐，使我對於女人的感想：凡單是以其爲「女人」而忽被人捧至天高者，其外在她並沒有多大的學問，德行或才幹等爲支持，終必會有墮入深淵之日的。至若名舞蹈家戴愛蓮，雖其舞姿亦以撩出了其大腿爲號召，但因她已有了頭銜爲漫畫家葉淺予夫人，便不覺得怎樣了。還有女彈詞家范雪君，去年五月我在無錫時，曾被邀去聽她彈唱了一段『啼笑因緣，』尚覺得嘸啥，不過今於方型刊物中，還都在儘量的挖苦她，似乎要認清楚她本是一個女江湖，便大可不必。

到上海又入大觀園

下午三點多鐘到上海北站，雨則漸要不下了，但見地上大都是一片泥漿。下車之後走出了月台，一望久別的上海，在外貌上似與我記憶中的，還大都無異，只是四去的路線，我今實已弄不清楚了。我是要到狄思威路（新名溧陽路）、邢家宅路、則敬坊去的，經問明以後，乃乘由鐵路局所備第三路汽車前往，至北四川路（新名四川北路）、横濱橋下車。一入市內，則我始而誠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對於一切都覺得莫明其妙；好在也於鼻子下有嘴，仍以多請問人而免得吃虧。既至目的地，維時已暮靄蒼茫，而雨又下，路亦泥滑，其境更偏僻冷靜，所以我也就沒有出外，而後只打了一處電話，便與初見面的族中姪輩閒話家鄉的情形。

翌日晨起，天猶未晴，至十時後遇君如約至，也還算是一個初相識的朋友了。彼此談話，要以對於學術研究和文藝寫作，是最感興趣，亦最爲相投，但以天雨地滑而不便出外遊玩，誠令人不勝悶煞。就這樣的又過去一天，至晚，只與兩個族姪就近到南京浴室洗了一把澡，而後雖想遠去聽戲或者看電影，却以太遲歸來不便而作罷。未幾，其兄巳從鎮江回來了，又於雨聲淅瀝中，相談以夜午始就寢。

對於幻想曲的觀感

六日上午，俟雨稍停，乃就近訪范君於虹口山陰路，適其於昨晚已因公去南通；還有在這附近要看的朋友，却已都忘了門牌。復乘車往中匯大樓訪顧君，並且遇見國大代表朱惠清先生。飯後，於下午二時頃再冒雨往靜安寺路（新名南京西路）訪莊君，當被邀至靜安咖啡室，而後再偕往大上海戲院去看『幻想曲』電影。此片已早放映於重慶，但我因住鄉下還沒有看過。我今最爲愛看那些已絕種的「恐龍類，」雖爲人工畫的却都是奕奕如生。有謂此項龍化石，近由西北考察團於新疆、天山、迪化附近地方侏羅紀地層中所掘出者，在亞洲爲第一次發現。又有說在民國初年當袁世凱正想做「洪憲」皇帝的時候，由英人在宜昌、三遊洞裏面，發見幾條很巨大的龍化石，不知道那又是什麽龍。且由此推想，我每以爲由於人類文明不斷的進步，能夠使山海改觀，將必會使世間一切巨大的動物，都漸變爲歷史上的名詞吧，似也未可知。蓋如進化論者達爾文所說：「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就是這一種道理。而在我們人類間，自進化到人與人爭的階段，以後直到那個横世魔王希忒勒，他於各民族間還謬持其什麽「優越感」之見；我敢說：我們人類自此後，若不速棄那種「鬥爭學說」而力行「互助學說」，以共維生存，則必終難免有「同歸於盡」的一日！

入夜雨大，而時已遲，我怕回到則敬坊去路太遠，又難走，更怕弄門巳閉而不易叫開，遂乘人力車往晏海路的顧君處去了。這一天，我對經過那些街道都糊裏糊塗，記不清楚，又以雨大而不能抬頭，更覺得大爲掃興。

雨中探友歧路徘徊

翌日上午九時後，再冒雨別顧君而往拉都路（新名襄陽南路）去看淺君，到時而又於電話裏邀我即到愛棠路相晤，並就近到其姊張公館午餐，蓋皆爲巳一別十餘年的老友也。但我再由拉都路往愛棠路，既不明路線，遂想假人力車爲嚮導，不料連叫了三輛，都說不知道；即再說明那是市黨部的所在地，却仍都說不知道。在此徘徊莫決間，又怕雨再下大了，幸於昨天攜出來一把雨傘，爲效英相張伯倫的故事而不顧被上海人見笑，否則就難免又被雨淋得好像落湯雞一般。終於在那個十字街口，我又走到一家香烟舖前請問人。但在那個年青的店員，他也不知愛棠路何在，及拿出來一本新舊街道對照的書來同我查看，仍不得要領，而他便轉身到裏面爲轉問別人，才知就在這門外的公共汽車站，候乘汽車到底而再走過了榮昌路口，就到了。我很感激那位年青的朋友，爲人指路是那麽熱心，看來在此道德日壞的中國，他確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人啊。

經過市黨部，我又進去與方主任委員一談，但他與我並不是像「我的朋友胡適之」，而是二十年以前在東京的同學。又於樓上遇見了孫君，才知他由重慶東返後，近也在這裏工作。而這所房屋，也眞是建築得很講究，其布置也很摩登，據說原是「僞組織」中邵某的住宅。說來他們的建設，除都是爲自己享受外，還有什麽可言呢？即此已可知其太作孽！及至張公館，大家都已了見而不相識了，屈指已過去了將滿十有七年的光陰，無怪其弟妹等今已都有了孩子，業已與他們在當時差不多。所謂「他鄉遇故知，」還在古人是與「久旱逢甘雨」等是同樣的重視的，故其樂可知。而他們又告訴我：「已由電話通知了六姊，惟其夫婦因事不能來，却已約定到他們家吃晚飯。」實在對六姊那裏，我是更要去，因爲我們今於戰後又得互通聲氣了，還是由於她在一個多月前，到了無錫努力，訪到內子之所致；而後又到南京來一趟，我則因事在外竟未得相晤。

六姊家在五原路（舊名趙主教路），還距邢宅路更遠吧，我怕姪輩會疑我失蹤，故於晚餐之後即告辭，乃與十妹

夫婦和章弔等同汽車返去。算來我今到上海，業已四天了，只因天天下雨直弄得舉步維艱，遊興盡掃，而於心裏也就不免要怪老天不作美，似乎專是爲同我搗蛋。

在神秘之街上巡禮

八日晨起，雨已不下，又決定到虬江路上買舊書，尤爲日文書，以聊補我在抗戰中之所失。說到此，只怪我東返太遲，又先未託人代買，而還都後只從兩家廢紙堆內揀出來四十多本，都是上秤秤的買下了。這是到昨晚才聽說有可去買的地方，但走到以後，所見只是些碎銅破鐵、舊衣舊鞋以及家庭用具等，以言舊書連一本都未看到。早車既誤，乃又想到街上去買點別的東西，總算是今我已到過了一次上海。不過我今來到了上海，已幾天過去，不但還有許多朋友未去看，也有的既約而尚未重晤，且除去了大上海戲院，其他任何戲院、游藝場、四大公司以及各公園，都沒有去過，至是已沒興頭遠走了。因而就在北四川路上，信步所至的看看，凡想買的東西就在這裏買一點。

本來這一條路在戰前，多半是日本人的勢力，也算是「神祕之街」，就如我今所住的地方，在先也是住的日本人。由此看來，才知道今我們眞是勝利了，只見到處都是我們自己的軍警，竟是他們的天下！且不僅這裏如此，即整個的大上海也都如此，因爲在抗戰中所有外國在華所享的特權，都早已自動的取消了。但在目前一切不景氣的情況下，雖然有不少些貪官、污吏和奸商，反而都變成暴富，惟在一般正當的商人呢，卻多半因不堪高利貸的壓迫而頻於破產，故有許多商店已倒閉或要倒閉。且在一切消費者的購買力，都是很薄弱，所以再看各商店，論其顧客便無不門可羅雀。他們雖都是拚命的大減價，其中有已標明七折的，但肯光顧的人還是很少呀。不待言在那些商人們，也有故弄虛玄而爲一種「生意經」，即往往以減價來吸引顧客，無如今已沒有那些瘋生還去上鉤了。又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例如一塊力士牌肥皂，一家討價眞的二千五百元，假的一千七百元；而再前走只隔兩三家門面，僅有那種眞的定價二千元；這在管制物價者又當作何解呢？

紅塵十里無意流連

午後，又過蘇州河往外灘去，爲到中央銀行看一個朋反，原是同道流亡到重慶，今亦別來多年不見了。而後想就便到前面小公園裏去一遊，不料其已早早把門鎖起來，還說要買門票才可以進去。這是什麼公園呢？眞令我大惑不解，卻由是又使我回想起在二十年前「齊盧之戰」的前夕，我爲初往日本至滬而走過那裏，還看見在門外懸有「中國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而今既交回了我們中國人之手，我就以爲不當再設有其他限制。

決不能再戀此十里紅塵而不歸去了，故已去函蘇州和無錫，今亦決定不中途下車。這是在九日早晨，天已放晴，但猶未穩，即如袁君所囑決乘「金陵號」，而先往外灘赴其約。見後，爲不致誤火車時間計，就相偕到其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裏面，點食了幾樣西餐，藉以長敘，而後我即告辭去北站。

到車站進月台後，我先行對錶，則已快到了開車之時；又聽說：「車已進站上客了」，我遂趕快去買票上車。可是那個賣票小姐對我說：「頭等票已賣完了，要買只有二等的。」我剛躊躇了一下，說要去找站長辦交涉，而她又說道：「這是對號車，辦交涉也沒有用，還怕不及上車呢。」於是我就買了一張二等票。其實，人就是這樣的怪物呀，如以前在流亡入川的途中，什麼苦未吃過呢？即如這次還都在船上，也不盡然是舒適，難道今連二等火車都不能坐嗎？再一看在月台裏有很多的窮人，不問潮溼與否都坐在地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聞其口音好像都是蘇北的難民，其中也許有些是從海州轉來的鄉親，是則他們原來都是能吃苦的窮人嗎？由此轉念，我心爲傷，但已不及去詳爲查問他們，只自以爲自己今還算是一個幸運兒，未若他們那樣的受苦。而且又省下來一半的車價，將以之買蘇州瓜子、常州篦子等帶回，也是一種好事情；我就這樣辦。

對坐的是兩位麗人

上車後，隨後上來的人和我對坐的，則是兩位年青、面美、摩登、健談而更灑脫矜貴的麗人。她們坐下以後還懊惱的說：「今朝觸霉頭，竟買不到頭等票；而且到蘇州，還要出了到南京的錢。」可是她倆是什麼人呢？我無從知道，只略觀其舉止和聆其談吐，大概都是交際場的健者吧。而先坐在我裏邊的也是一位女青年，後來才知道她是在銀行裏做事，故其派頭便與前兩位是完全不同了。並且她對那兩位麗人，雖因坐在對面而時來攀談，但總是不大理會，除去憑窗外望或打盹，便是翻閱報紙或者看小說。

凡識字的人，在旅途上自以看書報是最有益的事情，而在我已早成一種習慣了。今仍是先看報而後看雜誌，首於上海版的「中央日報」上，看到陝西國大代表蒲允升先生，刊出一封爲返鄉國大代表進一言的信，讀竟誠不禁深爲感動。略如他在末後一段說：「本人以萬分心情，盼望代表同仁，回到家鄉，把那和我們息息相關，處在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痛苦，多向政府陳訴，多給報端輪送，使政府特別注意，望當局急謀救濟；果能如此，我們才不愧爲今日的國民代表！「但今還很有些不能「回到家鄉」的代表，那又怎樣呢？老實說，如我今日就是其中的一個。

紅樓夢應作小說讀

再從皮包裏，取出來時購閱的舊報（四日），當於「東南日報」的「周末」副刊裏，看到錢基博先生的一篇「孽海花匡謬」（並附有「孽海花中人物索隱」），所論我就不贊成。因爲他把「孽海花」小說，似乎當作正史看，其謬究竟在誰呢？須知道，略如「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內容，其中也有許多不符處，其故要亦在此吧。記得葉楚傖先生曾於「小說雜論」裏，說到「紅樓夢」即「石頭記」，又名「金玉緣」和「風月寶鑑」，他有云：今世之談「石頭記」者，尋章索義，穿鑿附會，乃如漢儒之治經，眞足令人絕倒席上也。是小說則當以小說讀之，此亦天經地義也。能讀小說而又好爲奇論者，宜莫如金聖歎矣，然金之發奇摘異，僅在文章，不摭故實，其於崔張之里族事實，絕未嘗贊一辭。金猶如此，則其人之不如金者，文之不如「西廂」者，而必舍文以

附會諸史，抑亦末矣。吾非以金爲讀小說曠古無二之人，而抹殺後人也，不過後人無論有何聖賢學問，神仙手段，亦只宜由作小說者自作小說去，不宜張派作小說者爲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而登諸史官之席。便令作『石頭記』者，言言有則，事事有據，我亦只替曹雪芹可惜，實其何以不安本分；終不願說曹雪芹有史才，而況所可據可則者，皆由好事者穿鑿附會而出哉？夫小說之有寄托固也。然不過大旨如此而已；若曰人人有繇名，事事有暗謎，則雖白盡孔夫子頭髮，亦未必能成。畢竟曹雪芹非聖人，如何有此本領？而今之人許『石頭記』者，於穿鑿之中，又儼然分洛、蜀之黨，囂囂終日，意若甚得；不知非特絕倒席上者有人，即曹雪芹有靈，亦將撫掌大笑，謂吾始願不及此矣。我讀『石頭記』，只當作平常小說讀，惟其只作小說讀，乃見其有較他小說精妙處；苟能見得有精妙處，我已不負古人矣，復何求哉？……」今卽以此質之錢先生，以爲如何？

其時與我並坐的那一位銀行小姐，以她所看的小說，恰巧就是『紅樓夢』，後來我與她談到此時，她也是很贊成棄先生的這一種說法。所惜我以前有一位「萍水之緣」的朋友，原爲向我借看『續紅樓夢』而結交，遂互相爲雞中的「至友」，但自我離開嘉陵江畔而已卆不知其行踪所在了；不然的話，至少也還與其通信而告知此事，再一觀其思想見解是否還與那時候無殊。

小報上的革命史料

之後，又買方型刊物看，首於剛出版的『新上海』週報（第四十九期）上，看到一篇「徐宗漢做個掛名妻」的「革命史料」，似其對於革命先進則未免有所褻瀆。在馮自由先生的『革命逸史』第二集裏面，我們知道徐宗漢女士在那個時候，還算是李家的「未亡人，」所以還有些人慣以「李二少奶奶」稱她。但她既抱負非凡，傾向革命，更進而敢參加革命起義的工作，則她同時又敢與其革命同志黃興爲革命情侶，豈不是天緣巧合，得情之正尚有什麼，値得我們如今還要稱奇呢？說來像這樣的「有情、偉大的情人終成眷屬」，我們一定還要說：「以前掛名的夫妻，後來竟成事實，」則此「掛名的夫婦」用來而對今之一般戀愛者，便可說是一種侮辱吧。本來在熱戀中的男女，雖還未到宜告結合的階段，而在彼此相待却無所不可，所謂「掛名的夫妻」豈是那樣嗎？此例甚多，無待我舉，但我確曾聽說過在今之一個女闊人，當其父親到了五十壽辰時，硬要其情人送禮必須超過她的姐夫的，而對稱呼則說「你就稱他爲岳父也可。」有時高興，攜之回家，也自笑謂「這便可說是我倆的雙回門。」惟到最後是否都能「竟成事實」呢？那末在今人中旣然也有離婚或解約的事，對此也就不必再多追究吧。

那又說：「中國國民黨之有女子參加革命者，只有徐宗漢、何香凝、秋瑾、張默君、宋慶齡、徐自華、唐羣英、石蘊玉、辛素貞數人而已。」如此所說，其遺漏旣多，而其口調要也嫌太武斷了。須知單是在民國以前，也不僅止就這幾個人，而最早如史憬然、陳擷芬和何震等，都是早在興中會時期就露頭角的。後於中國同盟會時期，其參加者更踴躍，故單是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岡一役」，有於徐宗漢之外的女同志，以今知名便有幾十人。進而到武昌起義，各省響應，以後民國由是而告成，而在那時單是加入「女子北伐隊」的就很多，其他如爲從軍，救護和勸募等事，亦盛極一時，其人之衆至不能畢舉。以言中國國民黨，是到民國八年十月才改定名稱；自此一直到今天，所有參加革命的女子，實在更多至不可勝數，又怎麼好輕輕的把此一筆抹煞呢？卽如今在其他黨派中的女闊人如鄧穎超（中共）、史良（民盟）等，也都曾爲中國國民黨所屬，從事各種革命工作的。所以似此不切事實的史語，自不足以能使人見信。

一篇林和靖的研究

次爲「西湖」月刊第一期（一月號，）這在方型刊物裏面則可謂異軍突起，可能有後來居上之勢。蓋以其內容而言，已異那些風月情調的作風，而莊諧並重，故其在爲爭取讀者必能更多也。如其封面標語云：「本刊方型，風格別具，提高水準，正視興趣。」再略覩其所刊『稿約』第一條，亦可以明其體例，如云：「本刊歡迎下列各稿：（1）詩古文辭及有關兩浙文獻之作；（2）今古金石書畫；（3）時要祕聞及省縣冠蓋行皆；（4）地方興革公意；（5）西湖古跡名勝考據有關導游等件。」在這一期的插圖照片中，以『林和靖先生畫像』（拓片）、『顏眞卿眞跡』（字二幅）和明沈石田的『六橋烟雨圖』爲最名貴。以文章而言，其第一篇爲『林和靖的研究，』作者翁北溟，實爲一篇發微闡幽的傑作。這對於林和靖先生所以隱居孤山而終身不娶，復有「梅妻鶴子」的故事，其探究玉當，蓋於世間豈有無因而有所爲的事嗎？據他的研究：「林和靖的隱居，絕無半點矯揉造作；林和靖的不娶，却爲了失戀與性病！」又說：「種種事實，有詩爲證。」於是他就下了這樣的結論說：「總之，和靖先生的所以終身未娶，上面所說的兩點，實在都有其相互的關係。後人只知把和靖先生梅妻鶴子的故事，當作喜劇的傳說，而不知這個裏面，實有無限的隱痛和傷心隱沒着啊。」

說來如清代的名將彭玉麟，爲紀念其已失去的愛人名「梅」的姑娘，因而發願畫梅並作梅花詩甚夥，其中尤多說到了「梅妻」的這個故事的，也許他早深知林處士的這種隱痛吧。在彭詩有云：「我是西湖林處士，梅花應喚作卿卿。」又云：「我是西湖林處士，一天明月證前因。」又云：「前身許我是林逋，輸與梅花作丈夫。」又云：「阿儂能博孤山愛，妻得梅花便是仙。」又云：「幽人自是多清福，修得梅仙嫁作妻。」……可是，他終於這樣說：「因憶西湖林處士，一場春夢不分明。」再說：「逋仙去後音塵遠，善識花人更幾何？」再說：「曾結林逋花裏緣，祇因骨俗不容仙。」……還有對於林和靖亦可供研究的兩首，其一云：「無端風雨自相侵，冷透林逋處士心；始信美人眞命薄，終如桃李嘆飄零。」其二云：「喚起林逋爲賞音，何妨杖履共幽尋？暗香和月入金句，惹得詩人說到今。」而在林和靖自己也有一首調寄長相思的惜別詞，足可以與此對照，如下：「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別離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

一片光明到了下關

至於林和靖以多病而不娶，便以爲他是患的「性病」，則其性病也該是今所稱的「糖尿病」，而非「花柳病」。按糖尿病在古時，多爲「消渴病」，如漢時司馬相如便常有此病。而花柳病之傳入中國，據說是始自明代，初由廣東入口而展開，所以當在林和靖之時，中國還沒有此病。

諺有云：「天陰易晚，人老易懶。」今於午後天又轉陰了，故早早於車內已黯然無光；而且車上的電燈，也有氣無力，忽明忽滅，越發使人大都覺得不很自在呢。這時再瞭窗外望，有使我最覺得觸目驚心的，便是那些在黑暗中矗立道旁的碉堡，用之以護路，然而這對於國家和人民，究竟應該說是何象徵？此怪物爲戰前所沒有，尤其是在京滬鐵路上；但今全國的鐵路有能仗此以通車，已經是很難得了。又我們今單爲要到各處去旅行，也都在熱烈的希望着「交通恢復正常，一切和戰前一樣；」當然還希望着由於建設工作的猛進，能較以前更方便些，惟此將到何日才能實現呢？不過我總相信還決不致如我們曾在電影中看過了的「幻想曲」，而於我們亦將是一種幻想！

行行重行行，忽於車前現出了一片光明，我知已快到下關，讓我今天又返回到首都南京的懷抱中來了！下車後，見到月台內的國大代表休息室還未撤消，我也就走進去討點方便。既而常熟代表張道行先生亦到，而他則是由蘇州上火車來的。其中還有重慶市代表、華僑代表等甚多，大都是到上海去，但也有是送行的。只因在此飛機多難的時候，不斷的出事，以致今有許多要歸去的代表還未能離京。不待言，也有些人還逗留在上海了，但聽說招待事宜，將於本月十五日結束，這倒怎麼講。

畢竟這時的招待，已不如在開會時候周到了，因而坐等一個多鐘頭，且有人連打電話去催，才有一輛交通大汽車開到，而且路線也變了，我還是由於對司機的商請，才得坐到新街口下來。可是又下雨，使我很懊悔，假使我先自行乘車進城來，該是早已到家吧。此時就如新街口一帶，再察看年意，可說已毫無可見，好像年已跑過很遠了。不過再對一般人，聽口氣，看神情，大概都正是在等過陰曆的新年，而到時候必定更熱鬧。

—完—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大足心神車一窟觀音立像

大足石刻

——唐宋造象新發現

吳顯齊

在四川的嘉陵江畔住了幾年，雖然身在畫圖上，可是我始終沒有寫些游記，作爲紀念。一切美妙的景緻，魅人的色彩和聲音，一經接觸，就如河水流過沙漠，全被吸收，連噴泉也不肯出現。一一九四五年的初夏，由於偶然的機會，參加了中國學典館館長楊家駱先生發起組織的大足石刻考察團，到陪都西北約二百七十里的大足去，看看埋沒在時間塵土裏的唐宋造象，過了八天遊山玩水的生活，當時的情境，到現在還覺得新鮮——有如沙漠的地下水，不甘寂寞，要乘隙的冒出地面一樣。因此，我就把那回憶裏的印象，信筆所之，隨意起訖的寫出來。

唐宋石刻博物館

歷史告訴我們，每逢社會分崩離析，宗敎就成爲人民逃避現實的藏身處。在中國，動盪的南北朝，不是促成佛敎的大流行嗎？它的勢力，直到唐代末年才衰落。佛敎興盛時，建築在寺院經濟上面的寺院藝術，也隨着燦爛生光。單說雕刻，雲岡龍門的造象，就已經歷了千百刼而成不朽的文化遺產了。

然而藝術品的命運，却有幸有不幸，或者聲名遠播，或者遺失在記憶的領域外，像大足石刻，就是默默無聞，新近才得到評價和表揚的。

中國的雕刻藝術，唐代以後就趨向頹廢了；大足石刻的發現，恰好給中國藝術史添上珍貴的插頁。當我們訪問這唐宋石刻博物館時，從古代優秀名匠的鑿子發出來的力量，還使我們受到深沉的震動。

大足是離長江、嘉陵江和沱江各二百里的淺邱地區，面積一、三一六方公里，人口總數三九五、二七九人，現爲二等縣。殘唐五代時，這里曾經是東川的重鎭，宋代也有「鹽米之邦」的稱呼，直到元代，還是重慶和成都的交通樞紐。境內的宗敎色彩，自古以來就很濃厚，而以佛敎的勢力和影響最大。留存的古代石刻，散佈在龍岡山、寶頂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妙高山一帶，其中以龍岡山的和寶頂山的最富於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是研究歷史和藝術的人所不能忽視的。

龍岡山

龍岡山在大足城北三里，是突兀的邱陵，遠望像一捲長雲，近看則如綿亙不絕的斷岸；崎嶇的石路連結着重疊的山嶺，形勢很險要。唐末景福元年（八九二），以鎭壓農民運動起家的昌州刺史韋君靖，（當時他是雄視嘉陵江流域的統治者，他的大銜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督昌州諸軍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和他軍中的節級將校一百六十餘人，在這裏築了一個永昌寨。寨裏是連甍比屋，千門萬戶，儲有十年的糧草，屯了幾萬的士兵；沿寨二十八里，在十二個峯頭上，環繞着二十多個城堡，一百多座敵樓。經過的人們，只望見煙籠着粉堞，霧捧着朱樓，飛泉迸出，綠水旁流；要不是聽到龍吟似的笳角，雷響似的鼓鼙，眞會疑心遇到海市蜃樓呢。

擁有肥沃廣大的莊園，和一勞永逸的堡壘，韋君靖又在寨裏西面的長岩上，廣雕佛像，大起浮圖；究竟是表示懺悔呢？還是借此來加强統治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乾寧年間，西川王建和顧彥暉爭奪東川，經過三年，打了五十多次仗，後來採用各個擊破，威迫利誘的策略

，終於在乾寧四年（八九七）吞併了整個的東川；這時，韋君靖也一蹶不振，過着屈辱的生活了。

我們來遲了一千多年，過去的繁華像一場春夢，只剩下佛灣沉默的石像，和北塔寺前孤獨的多寶塔。清晨的幽谷裏，野鳥隨着沉鬱的鐘聲在迴旋飛翔，周圍是這麼的寂靜，又是這麼的荒涼……

佛灣是自南而北長約里許的赤褐色岩壁，壁下有路，路旁有佛殿三座；壁上鑿着供佛的洞子，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攏總有二百五十多個，在眩目的陽光裏，像黃燦燦的蜂房。（內有碑二、摩崖數十、壁畫一、石經幢五；以象計約三千六百六十四身，完整率爲百分之十一點一。）一個龕，一個窟，各各藏着不同的時代思想和社會背景，佛像的精美，裝飾的富麗，綫條的飄逸，色彩的和諧，都使人流連忘返。飽經風霜的石像，依然是富於生命的活力，露着東方的精神，衆多的供養人——仕官、平民、武士、侍從、婦女、僧人、外僑、土著，融洽地住在一起，只差不能談話；佛、菩薩、應眞、天王、神王、脇侍、飛天、部衆，雖帶着出世的冷靜的美，但其神情、體態、服飾、器物、樂具、儀仗、園苑、宮室，以及陪襯的草木鳥獸、自然現象，也莫不以現實爲範本，而不失其人間味。站在這些興廢繼起的雕刻品旁邊，似乎看見時光倒流，已消逝的人類生態，重新復活於眼前。

從佛灣到西面的北塔寺、多寶塔，和附近的觀音岩、趕場坡，都是龍岡山的造象區域。造象年代，可考的自乾寧二年（八九五）起到紹興卅四年（一一六四）止，經過前蜀、後唐、後蜀、南唐直到南宋，將近三百年。這一段時間內，四川盆地因隔離了外面的變亂和紛擾，自由的發展了光芒四射的文化；但人民的心靈，終不免和時代的脉搏發生共振，既厭塵世，願生淨土，求佛保佑，造象成風。龕窟開好，多修水陸齋表慶，然後題鐫銘記，以垂永久。從刻石的文字上，可以看見當時人在災難的歲月中，不斷的追求安慰和享樂。

北塔寺在清初已經是「鼠跳敗瓦，鴟嘯摧梁，樹禿如僧，僧窮似寇」，現在也并不怎樣光彩。聳立寺前的多寶塔，彷彿要升入晴空，作爲龍岡山的標誌；它聚集了遊人的視線，吸引我上過幾次。塔內六層的壁上，徧嵌石刻的雕像和宋、明、清歷代修塔記。在塔上，俯視脚底下浮現於邱陵間的大足城，像海裏的小船，向遼遠的未來駛去；忽然想起：這一次才被發現的宋代雕刻家，如伏元俊、伏世能父子，和伏小六、伏小八兩人，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過是匠人，他們的身體早已化爲泥土，誰料他們的技巧，却在今天放出異彩！我被移動的藍天和深邃的寧靜包圍着，覺得人和山水的關聯，是多麼的美妙呵。

寶頂山

當龍岡山佛像開始雕造時，西川嘉定出了一個堅毅的宗教家——柳本尊，他在光啓、天復年間，行化於峨眉、廣漢、彌牟、金堂、成都一帶，以自殘肢體，持念經咒，來揚法濟民，自稱「誓求無漏無爲之果，專持大輪五部秘咒，救度衆生」；一時信徒遍川中，尊他爲「唐瑜珈部主總持王」。兩個世紀後，即紹興年間，傳到大足米粮里趙延富的兒子趙智鳳，爲他在寶頂經營了壯麗的敕賜聖壽寺院和偉大的石刻道場，并建立了密宗的本尊教派。

趙智鳳幼時很行孝，因爲母親生病，在鄰近的古佛岩祈佛出家。十六歲那一年，離開了師父，到彌牟去，巡禮柳本尊闡教的聖地。雲游回山之後，就稱所居爲寶頂，發宏誓願，普施法水，禦災捍患，獲得了遠近的皈依。辛苦幾十年，一手創立寺院，雕造道場（曼陀羅），給流爲市井宗教的密宗注射新血液，可算是一代的大師了。（本來，宋代密宗雖然譯經的勝業未墜，却已少設壇傳法了，趙智鳳的崛起，無異使密宗得到新生命。）

四川的諺語，有「上朝峨眉，下朝寶頂」的話，這寶頂，周迴十餘里，峯巒駢峙，聖壽寺就在那中央的最高峯上。出城，向東北行了三十五里，就到了香山鄉的寶頂山。一灣曲的泥路引我們前進，路旁的梯田，疊着平滑透明的田水，養着青翠的山光，飄忽的雲影；在沉思中，滑杆進入一個新天地，不知名的鳥，爭向我們招呼。

迎接我們的聖壽寺，已失去南宋大叢林的光輝了。經過幾次的兵燹和重修，這佔地約百畝的寺院，每年春天，還有幾萬香客來山。現在，從寺裏殘毀的大寶樓閣、毗盧庵、佛說十二部藏經塔，和寺外右邊的釋迦眞如舍利寶塔，法輪塔這些石製建築物的文字及浮雕上，依稀可以想像昔日偉大的規模和氣象。

從寺門外左轉走百多步，就到因石刻道場出名的大佛灣。所謂灣，是大足川發源處的深谷，一條凌空的接龍橋，跨過南北相望的峻峭的硬砂岩，把大佛灣形成一個A字。橋裏邊，兩旁曲折半里的褐色石壁，刻着全部藏經的故事，（包括十力菩薩經、轉輪王經、千手千眼觀音經、普曜經、涅槃經、孔雀明王經、大日如來經、大方便報恩經、觀無量壽經、十王經、出曜經、華鮮經、護口經、金剛經、般若經、寶積經、華嚴經、牧牛經……）、間以經文；斑



大足文殊詣維摩問病圖碑

爛的佛像隱現在松柏、竹子和灌木叢間。

這裏是藝苑空前的奇觀，摩崖造象多半是體積較大，結構謹嚴，有大氣磅礴之概的作品，全部保持它和調和與一貫，成爲完整不可分割的系統；用密宗道場的象徵儀軌，表現佛的大事，和佛經中的故事寓言，同時，附刻着柳本尊捨身行化的史蹟，趙智鳳的自造像和勸世的詩歌、頌偈。於是，透過崇高優美的形象，宣說和衍揚了佛之教義，使僧俗搖動心魂，因而敬畏震怖或歡喜讚嘆。

寶頂造像，按其年代先後，可分二大區（寺中和大佛灣），七十五段，明確可數的佛像，約一千五百五十一身，完整率爲百分之七十九點二。殘毀不計的在一萬身以上。現存的雖比龍岡山的少而範圍較大；作風大體繼承龍岡山，但多鉅製，且層次變化，有對照，反復，隔離的效果，卻絕少雷同處。

趙智鳳的學說語錄和韻文，散在各處，以大佛灣最多；大抵勉人修眞養性，拴心猿、鎖六賊，面對無限，以求解脫有限的人生。他的像頂上，多半鐫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的誓詞，顯示了悲天憫人的情懷。

幽岩夜曲

晚上，在寺裏下榻，湊巧是月晤夜，未能如願出遊，有些悵惘；不知道幽岩的羣像，是否在松濤裏談些朦朧而古老的夢？

山中究竟比城裏冷些，白天是初夏，入夜無異深秋，擁着棉被，久久才招來睡意。一合眼，彷彿聽見趙智鳳嚴肅的聲音：

「六代祖師傳密印，十方諸佛露家風；
各發無上菩提心，願入毗盧出性海。
大願宏開如鐵石；虛名委棄若塵埃；
本者根本，尊本至尊。
本尊大願：
熱鐵輪里翻筋斗，猛火爐中打倒旋；
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
……諸佛菩薩，與我無異！」

霎時間，一些歷史人物，紛紛顯現了，交織成無盡的圖畫：——那邊是永昌寨里在替章君靖立紀功碑，造紀念像，管紘和盛筵，把山寨點綴得更鬧熱了。而毀滅的暴風雨也驟然迫近了。這邊是柳本尊爲了救世，在煉指、立雪、煉踝、剜眼、割耳、煉心、煉頂、斷臂、煉陰、煉膝，他的背後，走過一個鬈髮翹鬚，面貌豐腴的人，那就是趙智鳳，他正在指揮藝匠們工作；他足跡印過的地方，湧起了巍峨的寺院，莊嚴美麗的道場……一幕悲劇和一個奇蹟。

感想的斷片

考察團在大足八天，初步的工作，完成電影一部（名「大足石刻」），照片百幀，素描二百幅，石刻部位圖二卷，拓片二百通（其中以胡密書章君靖碑、范祖禹書古文孝經刻石二十二章，范祖禹撰蔡京書趙懿簡公神道碑、宋李大朗摹羅復明刻的石恪繪文殊詣維摩詰問病圖五，代北宋刻尊勝陀羅尼經幢、唐柳本尊傳碑、佛說十二部藏經目錄、敕賜聖壽寺傳燈記、寶頂山常住田產碑等資料及像飾、題記的拓片最珍貴，可惜有些已經消蝕或殘毀，無法恢復它的眞面目）、石刻目錄二冊。歸來整理之後，曾在重慶北碚上海各地舉行展覽會，并刊印「大足石刻圖徵」一種，以爲介紹。國內和國際的文化界人士，前往問津的時有所聞。

我們認爲：龍岡山的龕窟，寶頂山的道場，永久是一個啓示的源泉。那些造象、壁畫所表現的歷史人物和佛經故事，反映着生活形態的岐異和變遷，那些碑碣、經幢、經典、經目、題記、願詞、語錄、詩歌、頌偈，則以岩石的記錄，積累了豐富的史料。無疑的，大足諸山已經確定爲西南的文化寶藏了。不幸的是那些唐宋石刻遇到了風化的災難和人類的摧殘，時長日久，無法避免毀蝕的厄運，這是很可惜的。因此，保存和研究的工作，就應該從速進行，不容再躭擱了；保存那些石刻，是政府和人民的事，研究那些石刻，是考古家和藝術家的事。

考察團不過在歷史的廢墟上，喚醒了古文明的靈魂罷了。

附錄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大足郭縣長卓吾，陳議長習刪邀請楊家駱先生組織大足石刻考察團，參加者有馬衡、何遂、顧頡剛、張靜秋、朱錦江、莊尙嚴、傅振倫、馮四知、梅健鷹、雷震、程椿蔚、何康、蘇鴻恩諸先生及作者，在足八日，遍游諸山，乃共斷其足擬雲岡、龍門而鼎立，與敦煌石室并峙於西北西南而同爲藝苑之大觀焉！

三十六，二，廿八，作於玄武湖中皷

大中國圖書局

亞光輿地學社出版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編製

旅行必備

布面精裝	袖珍中國分省精圖	$ 9,000
洋裝彩印	袖珍中國分省精圖	,, 7,000
洋裝彩印	袖珍中國分省詳圖	,, 6,000
布面精裝	袖珍世界詳圖	,, 9,000
洋裝彩印	袖珍世界詳圖	,, 6,000
	甲種現代中國大地圖	,,14,000
	甲種現代世界大地圖	,,14,000
	乙種現代中國大地圖	,, 6,000
	乙種現代世界大地圖	,, 6,000
	丙種中華民國新地圖	,, 3,000
	丙種世界新地圖	,, 3,000
	長江沿岸交通名勝圖	,, 1,500
	東南西南交通詳圖	,, 3,000
	京滬杭甬交通詳圖	,, 3,000
	南京市街道詳圖	,, 3,000
	上海市街道詳圖	,, 3,000

其他各圖　詳載目錄　函索即寄

甲種每具180,000 乙種每具100,000（批發按折計算）

地球儀

一九四七年新出品



是教學必備的儀器

是餽贈高尙的禮品

局址：上海四川北路118號（南仁智里）

電話：42938　電報：0691

武當記遊

紀乘之

一

武當山在湖北的西北角均縣境內，它的盛名雖然比不上馳名全國的五嶽，但從明朝以來，它在一般人的腦海中却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因爲它蘊育着一些神祕的色彩，除了風景幽勝而外，還充滿了道家的傳說和故事。我們從專門講究中國拳術的書籍中，知道有所謂武當少林之分，武當拳派在江漢一帶深爲鄉里所稱道，游俠者流多自所出，這是武當山所以出名的一個原因。其次是明朝開國第二世的建文皇帝，在被明成祖由南京逐走以後，浪跡西南各省，雖然最後隱遯在什麼地方，終無人能知，但在成祖奠都北京以後，由朝廷中却傳佈了建文皇帝在武當山得道成仙的故事，於是成祖爲了這件事敕建武當山。建修的規模非常偉大，據史乘記載曾動員了均縣附近二十餘縣的人民，費時達數年之久，功成後復由皇帝特旨豁免了這二十餘縣人民的錢粮，藉示體恤。我們雖然無法斷定建文皇帝是否確在武當修道，但成祖的猜忌却從這件事情上表示得很顯然，也許皇帝的本意是在安撫思念建文皇帝的那般臣民之心，因此而大事舖張地渲染了一番，這在專制帝王時代却也算是很聰明的手法，清朝欽定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此似出一轍，未始不是做法於此的。

武當的修建，始自建文故事，於是倒爲道家者流引起了一番盛事，由建文的出家，產生了不少的奇怪傳說，民間盛傳的僊人張三丰，便是在武當修鍊成功後，白日飛升的，至於張三丰與建文皇帝是不是同爲一人，自然也沒有正確的判斷，但從若干遺事上看來，說不定就是建文皇帝的化裝。把建文皇帝講說成了一個神仙似的人物，使百姓們感不到一點奔走流浪圖謀復國的情緒，反覺得已經和當時的現實隔了一層，已是一大成功，再傳說他已修鍊成僊而去，更消除了一些憤恨不平的叛臣的懷念，於是天下便就此太平，如此重大的收獲，的確值得明成祖特旨敕建名山，以襄盛事的。但這件事情，當時的人既不敢公然講破，即以後朝代的人，處在同樣情形的君王之下，更不願多事穿鑿，所以在山下的紫霄宮前的一些碑碣中，曾有人記載着：「成祖固故主，或別有深意，茲不具論」的話，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二

在抗戰發生後的第二年，沿海一帶省份的人們都紛紛遷到內地，終年荒僻的地方也有了游人的踪迹。那時候我曾隨了一個數千人的學校團體，從魯省的西部，橫穿中原，經過了河南省的腹心，在明淸時際作爲西北和江南交通孔道的中心，逗留了幾個月。那個小小地方叫做賒旗鎮，是屬於南陽府的一個村莊。樸實淳厚的中原風氣，一洗沿海都市的浮華景象。村莊的圍牆很堅固，局勢也很開擴，鎮上的陝西會館裏，雕龍影壁，刁斗旗杆，還依稀想見當年的繁華。村子上春天裏遍開着桃花，爲這古老的荒村點綴了不少的春意。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中，使人感到旅况的安慰，在這裏住了半年以後，又因武漢會戰的緣故，這個學校團體向西遷移，遂卜居在漢水之濱的老河口、均縣，鄖陽一帶。

千餘里的跋涉，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又是春暖花開的時候了。到了均縣，便看到了這武當山的第一座行宮——淨樂宮。原來武當山上有所謂九宮二觀三十六菴，九宮之名是淨樂宮、迎恩宮、遇眞宮、老營宮、五龍宮、紫霄宮、南巖宮、太和宮、和淸微宮。淨樂宮在均縣的城內，是到武當山去的第一站。宮在均縣北門裏正中，形勢雄壯，從宮門直到城的南門，有一條石舖的大道，整齊莊嚴，絕非湫隘小城中所應有的建築，一切其他的行政機關，都只好被局促在城內的角落裏了。但因爲年代久遠，後來又沒有人再事修理，宮內却顯得瓦礫縱橫，頹圮不堪。我在春假的空暇裏，便邀了兩位舊友，溥東兄和新圃兄，作武當四日之遊。

三

從均縣到武當山麓，計共五十里，山根的地方，叫做草店，中間經過茶亭，土橋，方家店，石板灘，各約十里，從地名上看來都是一些鄉村小店的名稱。前一天略事準備，大家預先買了些路上的乾粮水菓之類，次早淸晨，便雇了三匹驢子，開始出發。出均縣南門，一路上平坦的，陽春三月裏，天氣不十分燠暖，騎着驢子一路走來，精神上爲之一爽

。均縣這地方是湖北的西北角，漢江的南岸一個小小的縣份，從老河口溯江而上，經過陝鄂交界的地方，都是很荒僻的，因為交通不便，商業蕭條，人民都過着貧困的生活，我曾看到沿江山谷中的人民多以包谷紅薯為粮，竟終年不得食鹽。深山峻嶺之中，大家依然度過原始時代的生活，不與外間通音訊。漢江沿途灘多水急，在老河口以下，雖水勢平闊，可通大船直達漢口，但以上則懸崖陡峭，一如長江的上游。因此江行殊多危險，同來的這個學校團體，便曾遭遇到一次不幸，一隻木船在上灘的時候，碰在江石上，犧牲了幾十個女生。

當天我們到了草店。那時天已將昏，遂住宿小店中一夜。傍晚時候，漫步村頭，在周府菴中走了一趟，所謂三十六菴，是當時一般遊山人所蓋下的小廟。周府菴內有古柏數章，蒼翠古樸，有所謂一柏二涼棚者，是由一株古柏樹的枝葉搭起的兩個涼棚，濃蔭蔽日，夏間至足憩暑。

第二天清晨，即整裝入山，沿途有山轎可坐，不虞跋涉之勞。出草店三里，有晉府菴，鐵瓦殿，迎恩寺，便到了第一山。不遠便是三元行宮，這裏有一所武當小學，和明成祖勅賜福國裕民坊。崎嶇的山路，向覺平坦，大家談笑之間，便漸入了山境。經過了金花樹，玄都宮，面前顯出一座石坊，有治世玄岳四字，石坊雕工甚為精美，上有仙鶴雲神之圖。再向前走，是襄府菴，玉貞宮，元和觀等寺院。山上的居民看到了我們，都感到了驚奇，因為武當山雖是一個很有名的勝地，但近年來已成頹廢，游人稀少，再加上兵荒馬亂，更難得有一兩個人上山來遊玩的。經過了一個地方，是一段山腰，地勢陡峭，名為好漢坡，蓋能走上這段山坡，誠不愧為好漢也。坡前有玉皇頂，回龍觀，回心菴，磨針井等。據傳說建文皇帝入山修鍊的時候，在這裏也經過了這樣的一番試驗。他爬過了好漢坡，感到入山不易，漸有心灰意懶之勢，所以走到回心菴這裏，便想重返塵世，幸虧碰了到一個老媼，在點化他，這老媼用一條鐵棍在水井旁邊磨個不停，建文皇帝問他磨鐵棍有什麼用，原來她想把它磨成一枚繡花針。這是民間所謂「鋼樑磨繡針，功到自然成」的傳說，誰知道便引用在這裏，成了一個磨針井的古蹟。這裏菴中依然有一口水井，一條鐵柱，是否從前的遺蹟，則不可知，不過我想如果鐵柱還在，這繡花針事實上却是不可能的。

再過關帝廟，便是老君堂，這裏供奉着道家的始祖太上老君，門前有一匾額，書曰一易中天，兩旁的對聯是：

高法天厚法地仍是天地同流兩儀總承太極

一生水二生火依然水火既濟五行判自鴻濛

這時候已是下午時候了，過了太子坡和復眞觀，便到劍河。山谷裏流着一溪山水，水面上的石堆嶙峋，峯迴路轉，有曲折的欄杆和石路穿了過去，人行其間，如山陰道上，山谷裏的鳥聲，清越可聞。過了劍河橋，山峯才清秀蒼翠，嫵媚多姿，和山麓間的廣漫山坡，已經迴乎不同了。不久便來到了紫霄宮。

到了紫霄前坡，天色已有些蒼茫了，於是我們這一行人便走上石階，進入了紫霄宮，宮裏的道士，顯得十分閒暇，知客引導我們住在方丈隔壁的一間正房裏去。晚上有二菓素麵，作為晚餐，倒也別有風味。飯後散步前殿，才知道已入萬山叢中，這裏已有高聳半山之勢，道人們在隨着指點宮後的一些山峯，有展旗峯，圍屏山，香爐山，蠟燭峯等，形勢宛如其狀，但見羣峯拱立，密林掩蔽，深幽已極。

紫霄前有竹林，後有蒼松，在衆山懷裏，的確是一個極幽靜的地方。紫霄宮為九宮中比較最整齊的一宮，建自唐朝，後來明朝又曾重修。殿前有兩個碑亭，用磚石砌成，年代久遠，頂層的牆皮却已剝落，顯得頗有大羅馬碉堡氣象。

夜宿古刹，聽到松濤一片，和道士們念經的聲音，如隔人世。

次日晨起，即開始登山。武當山景由紫霄而上，又是一番模樣，轉過一個山腰，便走到叢山中，山上的樹木比以前所見到的格外的奇特了。再走些時，便到了南天門。過去便是南崖，又稱為「龍嘴厓」，因為有形如龍首。厓下有一些樓閣，名叫石殿，有五百靈官，內有太子寢床，上書福壽康寧四字。由宮向西一行懸崖，盡頭便有一峯，那便是祖師飛昇處。所謂太子寢牀和前面走過的太子坡，其傳說似出一源，至於是否即指建文皇帝，不得而知，祖師飛昇，或者就是建文皇帝已經修成上天了。

由此折回宮門，再向南行，走在一行山腰上，便看到去天柱峯金頂去的山澗，同時也便是武當七十二峯的中心地點。這裏的山顯得格外清麗，樹木葱鬱，上下交蓋，山峯兩列，中間是一道溝壑，流水潺潺，這時候忽而陰雨迷濛，兩邊山峯中也有三幾條小瀑布不時從青葱的樹林中，流瀉下來。由此直到黃龍洞，沿途花香鳥語，兩三個人張着傘上前走去，山谷中闃靜無聲。

向前經過七星樹，這裏是一個水池，名為七星池，後面生着二株杉樹，為形甚為奇特，因名七星樹。不遠便是黃龍洞，朝天宮便在此地，但宮跡頹廢，已湮沒不可尋得。向上有兩條山路，一是大澗，在西邊，一是小澗，在東邊，於是我們從大澗的路上走去。

五七—二四二

黃龍洞以上，山路更崎嶇了，經過不少的石階，最後便到了武當的主峯下，但見藤蔓縱橫，密樹遮陽，淸溪流水，野花遍地。上山去的路子，有寬大的石階，因爲筆立陡峭，兩旁有鐵索欄杆護着，但終因爲來往的行人稀少，石階既多殘缺，藤蔓也把路都遮攔着了。在主峯的上面，便是金頂。金頂四周有圍牆護着，上面是轉身殿，古銅殿，小金殿，和皇經堂。金頂的上面階墀，全由大理石鋪成，圍以白石欄杆，雕刻精緻。古銅殿是用黃銅整個塑成的，從牆壁門窗起，到殿內的樑柱，屋瓦，香案，神龕，神像，以及一切經堂用具都是用銅製成連在一起的。雖然殿堂祇有一座小房子的樣子，但工程頗爲浩大，殿內銅器都經人撫摩得發光，殿頂上也金光閃耀，顯得莊嚴富麗。所塑的神像是一個道家裝束的模樣，這就是明成祖寤寐不忘的建文皇帝。除了這古銅殿而外，周圍還有幾所建築，那便是天合樓、天雲樓、天池樓、天乙樓，靈官殿等。

我們在金頂的圍牆外面徘徊了一番，遇到了一位軍事測量局的某君，和他說了一番金頂的古蹟，他正在那裏測繪武當山的地勝，他特地指給我們參觀他所作的地圖，知道了山勢的高度，原來照地圖上所示，紫霄宮的標高是一一二八·七咪，五龍頂是一一二六·九咪，金頂是一七二四·七咪。他又講到在剿共時期，共軍的驍將賀龍會到過紫霄宮，共軍的政治委員鄧某則會來金頂，索觀道藏。那是民國廿四年左右的事情。在金頂的下面，尚有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會仙橋，文昌閣等，但遺跡却浸無可尋了。

一個名勝的中心，大都是有不少的神話渲染着的，於是道士們便告訴我們金頂上有八景，但人言言殊，一說是八景爲：烏鴉引路，雀不落頂，雁鴻來朝，燕繞八陣，飛蟻來朝，仙猴獻桃、梅鹿獻花和黑虎巡山，但另有一說八景却是：

金鷄長鳴　夜間常聞鷄聲嚮澈雲霄
海馬揚聲　在金頂上雷電交加時得見異獸
雷神洗電　金頂雷雨之景
祖師圓光　雨後天晴時對山返照圓光如祖師像
金殿倒影　亦雨後返映之景
海水來潮　山下岫雲層起
平地聞雷
天柱曉晴

這些傳說，雖然有些神怪不經，但其中也有可以藉科學來解釋的，如圓光之類，即在其他名山中，亦可得見。每年來拜山的香客頗多，大約在二三月間來者爲河南人民，四五月間爲四川人，九十月間者本省人，尤其是漢陽府一帶的香客，絡繹不絕於途。

當夜天晚，即借宿金頂外之道士處。

四

第二天，我們便下山了。上山時因爲要遊覽各地，雖然僱了山轎，但不常坐，祇讓轎夫們跟隨在後面，下山時，一方面因爲跋涉了三天，身體疲乏，一方面也因爲山勢太陡峭，下山尤感不易行走，於是便都坐了山轎下去，轎夫們腿脚靈便，道路又熟，飛快地跑下山來。沿途又將未會到過處所看了一遍，方知道武當山的八宮三十六菴寺大多荒廢。老營宮在回龍觀以北，五龍宮也在西北，原來是上武當山的北路必經之地，但在轎夫們遙遙指點之下，我們祇看到一處處斷牆瓦礫而已。

回到草店，已是武當歸來的遊客了。由草店返回均縣，復覺重入塵世，一切都感到嘈雜煩亂，想不到武當四日，會使人有脫胎換骨，跳出塵世的意味。

以上所記，是八年前遊武當的印象，如今記來，一切重現腦海，倍覺淸新，快遊就像是隔日似的。機會難再，我希望永遠保留着這次遊山的印象。

渣華郵船公司
地址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巨型快輪　艙位舒適
直放　香港，菲列濱及
荷屬東印度各口岸

遊花谿掇拾

貴陽的情歌

江 凌

「過貴陽而不上花谿，如入寶山空手回！」這是一句流行的說法。前年湘桂撤退時，我曾到過貴陽，當時正是兵荒馬亂的時候，雖有行樂的欲望，却沒有悠閑的心情！因此，就讓這難得的機會，輕輕地「失之交臂」，後來想起這事，心裏不無遺憾！

去冬，爲了職務關係，我又重回貴陽，心想這一次無論如何總要取得補償了！但是，人類的惰性常常會躭誤事情，我想到來日方長，決不致於沒有機會的，何必這樣急促呢？因此便一再拖延，讓那繁花競放的春天白白地過去！如今，節令又到了肅殺的深秋，大自然已失去了鮮明的色彩，換上一副凋落的風情，這對於遊人的興緻，多少是要打一點折扣的！可是，轉眼冬季又屆了，大局正在急劇的演變中，以後是否還有餘裕來領略這個名勝呢？誰也不敢說！因此，我們便利用了一個假日，結伴作花谿之遊。

十月的下午是異常短促的，下班以後，宇宙間已經是一片昏黑了！赴花谿的公共汽車，早就停駛，我們只好趕到中山門外去搭馬車。但是，馬車也因爲時候太晚了不肯去，任你說得唇焦舌爛，也是枉然，後來一直找到河濱公園門口，才勉强找到一輛，雖然多花了一點錢，但問題總算解決了！

馬車開動了，城市的喧囂漸漸地撇在後面。晚風帶來一陣陣輕寒，路旁的人家都隱沒在夜的帷幕裏去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輪廓！同行者是陶森光裕連生諸兄，大家說說笑笑，頗不寂寞。

剛才出門時，天氣陰沉欲雨，各同仁都在取笑我們，說我們到花谿去淋浴，並不是爲了遊玩，心裏實在氣不過。但此刻月亮已從重重的雲幕中掙扎出來，但願天公能够做美，不要太煞風景！

一會兒，聽到人聲嘈雜，燈影迷離，光裕兄告訴我，這裏是太慈橋工業區，離開貴陽有五公里了。我把頭探出窗外，望見薄明的天幕上，印着一株一株的烟突的投影，這些工業雖然都很幼稚，但是在抗戰期間，確也曾發揮過它的效用。如今在外貨傾銷的情形下面，八年來從千辛萬苦中培養出來的幼苗，又遭到了殘酷的厄運！「工業化」的口號已經變成了舞台上的佈景，可望而不可及。什麼時候才能够趕得上世界的水準呢?!

過了太慈橋，人烟就更加稀少了！八年戰爭，已經斲傷了農村的元氣，因此，四鄉都不大平靖！搶刼的事，時有所聞。來時，我們抱着一股勇氣，但此刻却又就心觸着霉頭！陶森兄還不斷地催促馬伕：「趕快一點囉，碰到棒老二（註一）可不是好玩的！」

偶然也可以聽到一兩聲榴彈爆炸的聲音，撕破了夜底寧靜！不論這聲音來自何方，都可以說明我們所處的時代仍然是不平凡的時代！但我却弄不清楚這究竟是昇平中的炮火呢？抑或是砲火中的昇平?!

月亮又躲在雲幕後面去了，聽着得得的馬蹄，一種倦怠的感覺，漸漸地把人們攜入悠閑的睡境。

到了甘蔭堂，只剩下一半路程了。在這裏換了馬匹，並且添了一個馬伕，然後才繼續上路。問問馬伕，據說還有「八個公里」。連生兄認爲這句話有嚴重的語病，便問他：

「八公里就是八公里，爲什麼要說成八個公里？」

「先生，眞的是八個公里。」馬伕怕我們不相信，又說了一遍。

於是這個問題便轉變爲我們論爭的中心了！陶森兄認爲語言是傳達意思的工具，鄉人們自有其習慣的用法，他們可以不問來歷，也無須講究修辭，只要能够表達自己的意思就够了！連生兄却認爲這是不合文法，值得商榷。

論爭還沒有完結，坐在前排的兩位馬伕却對唱起山歌來了，這眞是一個最現實的課題。他們都是粗人，可能一字不識，但唱起來却十分感人：可惜唱的單純是男腔，不見有女的和答，未免美中不足。這裏特把我們所聽到的比較完整的錄在下面：

大河漲水小河翻，兩邊兩岸石欄杆。要吃楊梅上樹討（註二），要吃鯉魚下深潭。

高坡樹上栽冬青，冬青結子綠蔭蔭。麻雀不吃冬青子，小郎不討二婚親。

山歌不唱不開懷，磨子不推不轉來。酒不勸人人不醉，花不逢春不會開。

討菜也來討菜娘，背籠不滿不回鄉。家菜吃了留半碗，野菜吃了不留湯。

老遠望妹不多高，好個頭來好個腰，好對蜜蜂鵠子眼；好對白手抱郎腰。

月亮出來明又明，照見後園蘿蔔藤。蘿蔔長大討去賣；姑娘長大拿嫁人。

好久不走這邊來，這邊姑娘好人才。這邊姑娘人才好，等我

回去請媒來。

好久不走這邊來，毛藤纏路草峯苔。打把鋼刀來割草，單單割倒嫩花台。

這些山歌並不是任何一兩個才子的作品，而是集合了許多勞動者的心聲。最初可能只是抒發情感的哼唱，而沒有具體的內容，經過無數次的對唱和修正之後，才慢慢地形成起來的。因爲農村中男女雙方都是生產的成員，他們在同一的生活形態中去追求着生存的信念與慰安的時候，彼此的感受都是相同的，因此也就無須做作，他們敢於愛戀，也敢於歌唱，而且唱出來的都是開心見誠的表白，絕無半點掩飾。這種來自民間的東西，也最容易爲廣大人民所接受。這不是「大衆化」最現實的例子麽？

歌聲停歇了，清華中學的燈光，清晰地映入眼簾，花谿已經在望了。但是，連生兄和陶森兄却仍然在爭論八公里和八個公里的問題。直到馬車停了下來時，這場激辯才無形中停止。

下車以後，在勝利酒家吃了一頓北方風味的晚餐。以前聽人家說，到了花谿，千萬別放過吃魚的機會，但是問問價錢却比貴陽還要昂貴！據說因爲花谿的魚產不多，捕魚頗受限制，縣政府曾經出過佈告，祇准人們垂釣，禁止下網。因此，除了一部份自願上鈎者以外，魚類的安全也獲得了保障。這也就是魚價昂貴的主要原因。

飯後，循着谿邊的碎石路前往「花谿小憩」休息。月亮照撫着堤邊的垂柳，柳蔭覆蓋着一對年青的戀人，他們面對着如練的波光，心神已進入陶醉的境地了！大半天不看見他們動過一下，願上帝降福他們！

「花谿小憩」是一座專供遊人休息的宿處。建築在綠陰扶疏的水邊，小巧玲瓏，別具匠心，裏面也佈置得十分幽雅。現在因爲天氣冷了，遊人寥寥，所以即使來得這麼晚，仍然能够找到空位來安頓這幾位遲暮的旅人。

時候已經不早了，盥漱以後，各人分別就寢。

我帶來一本蕭乾的「南德的暮秋」，準備在臨睡之前瀏覽一遍的，但是，當我躺下來時，月亮正好照在床頭，窗外水聲潺湲，像在歷述朝代的興亡，又像在傾訴往昔的愛慕與懷戀，我再也不想看書了！我記起元代詞人薩都拉（註三）寫的「聽夜聲，寂寞打孤城」的詞句，心裏泛起了一種難於索解的憂鬱！人類是勞碌的動物，一天到晚都在辛忙，一直忙到夜深才糊亂地睡去，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的起來，繼續那未完的工作；有時究竟忙些什麽，却連自已都弄不清楚！能够眞正擺脫一切，讓身心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究竟能有幾許時光？

月亮、水聲、舊情、往事，一幕一幕地搬上心頭。終於，我懷着一種人間最善良的心情進入夢鄉！

× × ×

夜裏睡得很酣，醒來時已近八點鐘了。他們都已起來，坐在客廳裏喝咖啡，擺龍門陣，笑聲洋溢，十分熱鬧。只有我這條懶虫才一味貪睡，想來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事已如此，也只好老着面皮出來搭赳！

遊覽的節目，今天才算正式開始，而且又適逢是趕大場的日子，四鄉的苗胞，都將匯集到這兒來。我們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當中，難得抽出這麼一個悠閑的日子，而剛好又碰上這個機會，使這次花谿之遊，平添無限意義。

喝過咖啡，已經是八點半了，我們就以「花谿小憩」爲出發點，逐步探尋幽勝。這裏的風景是集中在一條小河的兩岸，因此，這條小河便被冠上「花谿」的美名，河面並不很寬，而且在這短短的一段河床裏，因爲經過三道堤壩的調節，水流也不湍急。兩岸坐擁着一些小山，安排得十分勻稱。花谿之所以成爲風景區，主要的是具有山的蘊厚和水的靈活兩重氣質，兩者之間如果缺少一樣，恐怕就不會有人前來問津了！

南岸的地勢比較平坦，雖也有兩三座小山，其實稱它爲坵陵似較恰當。這邊的景物有尙武俱樂部、蛇山亭、觀爆亭、栢亭等等，除了尙武俱樂部的設計値得贊許之外，其他也凡平無奇。我覺得還是旅亭旁邊的花圃最能引人玩味，這是一塊靠山面水形似半島的園地，修飾得十分工整，地面上是由許多「內切圓」和「多角形」組成的圖案，每個圖案的中心都安上一個由柏樹構成的「圓錐形」立體，線條是這麽優美，色彩又是這麽和諧，頗有驅使人心向善的魅力。這是根據幾何學的原理，運用在自然景物的佈局上面的成果，同時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花圃的堤邊滿植芙蓉，此刻正是開花的季節，紅白掩映，風趣盎然，苗條的樹枝，不斷地端詳着自已在水中的倒影，顧盼生憐，綴和了深秋蕭殺的氣氛。

從花圃折向東行，是一條與河岸平行的碎石路，一直通到市集。路旁遍植行樹，雖未成蔭，但已粗具規模。堤邊的石凳上，時有情侶們私語喃喃，配合着隔岸的水光山色，有如一幕活動電影，美不勝收。同時，這條路上，除了遊客之外，行人十分稀少，如果你願意拿着一張報紙邊行邊讀的話，担保不會有人和你碰個滿懷！

貫通南北兩岸的壩上橋，也是一個良好的去處，橋身是三迴九曲的形式，兩旁圍以欄杆，古香古色，可惜因爲年久失修，崩敗破落，以其說是橋，倒不如說是「葡萄架」來得中肯，走在上面，實在不很放心！不過，這裏的好處却不在橋

的本身，而是在橋下亂竄的流水。橋是建築在堤壩上面的，橋柱的間隔之間，懸着一幅一幅的白練，水珠四濺，聲勢也很雄偉，再搓和着橋頭研房裏的石杵的「工咚」，像在演奏着一幕渾雄的交響樂，可以使人忘懷得失，醉倒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我們向管理處租了一條小船，四個人，兩枝槳，來回於壩上橋和放鶴洲之間，出沒於蘆葦叢中，別有一番趣味。後來因爲時間無多，才捨舟上陸，改登麟山。

麟山是花谿最高的所在，位於放鶴洲的近旁，滿山都是綿密的灌木林，雖有小路可循，但在陌生者看來，却仍然是茫無頭緒，好在連生兄是一匹識途老馬，堪於担負嚮導的責任，我們唯有馬首是瞻，埋頭奮進。山路本來不算崎嶇，却因爲連日陰雨的緣故，異常濘滑，幸好我們四位都是壯丁，絕無退縮之意，攀登約十五分鐘左右，便到達山頂。從這裏舉目四望，所有的田疇廬舍，流水孤村，以及那數不盡的背負着農產品前來趕集的苗胞，都被收攬無遺。四面重重疊疊的遠山，一直伸展到天之盡頭，終於融合在大空的湛藍裏！

山頂的岩石下面，有一個僅可容身的石洞，穿過石洞，便通到一座構築在懸崖上面的危亭，從山脚下望上來，好像是躍躍欲飛的樣子，故題名爲「飛雲閣」。我們憑欄跳望了好半天，流連不忍他去，連生兄想在這裏攝取一個鏡頭，留作紀念，但是因爲山坡陡峭，仰角過大，終於無法達到目的，不能不認爲遺憾！

下得山來已是正午時候了，又匆匆地趕到中正堂。中正堂建築在一座矮山上面，可惜經費不足，缺少佈置，遊人到此，未免有荒涼落漠的感覺！

從這裏跳望下去，所有的景物，也都歷歷可數。在總的方面說來，花谿的自然佈局，原是一個優美的所在，倘能依照自然的形勢，加以適當的整理，當能達到理想的境地。但以現有的設備來說，大部份地方都因爲缺乏加工而顯得荒涼凌亂，同時，有些地方，却又因雕琢過度而損害了自然之美。連生兄也會在這裏主管其事，他是有能力有熱情的人，據說都由於經費所限，縱有完善的計劃，也無法實現，這是最可惋惜的事情！

遊覽節目，到此算告一段落，僅剩下碧雲窩一處，因距離較遠，不及前往，好在我們尚有一段時光留在貴陽，相信以後仍然有機會可以前來瞻仰的。

午飯以後，我們又到市集上去參加趕場。這時，正是「日中爲市」的時候，到處都泛濫着人的洪流，而且大部份都是仲家同胞，他們散居在遠遠近近的苗村裏，用勞動從瘦瘠的岩石中發掘其生命之源泉，在崇山峻嶺間去建造他們可憐的天地。由於歷史的錯誤，致使他們牢不可拔地懷着一種對於外間世界的疑懼，幾千年來，一直把自己深鎖在貧窮和落後的眞空裏，過着那原始的生活！

抗戰的烽火舉起以後，社會人士才更廣泛地注意到他們的存在，當局也先後設立了許多處理「邊務」的機構，逐漸地誘導他們走向光明的世界，他們已經開始向外窺探了，但願人們能够澈底摒除以往歧視他們的心理，從事實上去建立他們的信仰，不然，空叫幾句漂亮的口號，又有什麼用處呢？

市聲越來越繁雜了，人們都忙做一團，只有我們幾個才是忙裏偷閑的人物，在這裏東張西望，顯得不很相稱。馬路兩邊，站着許多年青的仲家女郎，她們雖然都是農村的勞動者，但仍然長得這麼美麗，純眞，說不定還是出色的歌手呢！她們穿着清一色的仲家少女特定的服裝，圍裙上邊綴着兩顆銀環，使年青的生命裝點得更其風采！這些衣飾，都是她們親自縫製的，她們從小就學會了刺繡和縫紉的技能，每個人在未出嫁之前就把一生服用的衣裳（連壽衣在內）都預先縫好，出嫁時一併帶去，除了死後的一口棺材由婆家置備之外，幾乎一切都由其本人的雙手去創造。她們的婚姻大事，偶然也有憑媒撮合的，但是在苗胞社會裏，男女的社交比較公開，大部份都是自由結合的，他們藉着情歌來傳遞愛慕，等到戀情成熟的時候，便舉行結婚儀式，不過婚後女的仍舊留在娘家參加生產工作，直到生了孩子之後，才能算是婆家的人。這時，她們需要分出一部份時間來料理孩子，其他工作便只好由她們的丈夫去分担了！

像這形形色色，一般人看來，自然難免感到新奇，甚至拿來作談笑的資料。但是處在他們這種社會形態下面，勞動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中心，也是每個人最高的天職，又有什麼值得苛責的地方呢？

我們來回觀望，東拉西扯，不知不覺間，日影已經西斜，市場上的擾攘情形雖未衰歇，但我們却不能再事流連了。因此便匆匆地搭上三點鐘的公共汽車回到貴陽。此行雖屬走馬看花，未免淪於膚淺！但多少也有點收獲。在這「萬方多難」的年頭，個人的行踪飄忽難定，誠如Loti說的：「能將生命的最好部份從虛無中奪取下來，」該不是沒有意義的罷！

（註一）棒老二——貴州俗語，指土匪。

（註二）討——貴州俗語，即「摘」的意思。

（註三）「聽夜聲寂寞打孤城」之句，恍惚係薩都拉所作，但因手頭無書，未能查攷，確否待證。



作者在邠州花果山

白的梨花・藍的涇水

古邠州幽賞記

何正璜

如果說旅行中的缺陷也是可愛的話，那就要推拋錨最可愛了。因爲長途旅行，非乘汽車不可，而坐汽車簡直是走馬看花，毫無道理，想歇一下欣賞欣賞風景，除了希望恰到好處的拋錨外，別無他策。

不淺不深的春天，我們乘西蘭公路汽車到邠州，在玻璃帶似的涇水邊，一望無涯的梨花林下，汽車驀地停了下來，拋了錨。

這漂亮的花與水，眞是雅俗共賞的美景，因此一車人都毫無怨意，甚至司機宣佈要後天上午才能開車時，乘客都沒有反對，只打聽了這明媚的所在，原來是陝甘交界處的「邠州」。

邠州雖是小小的邊城，可是風姿綽約，婉秀可親，眞像一個家世清華，而今衰微了的大家閨秀，高貴的出身，使一草一木都呈現古香古色，天然風景的清麗，更是西北黃沙中珍罕的綠洲，它位置在平原上，涇水環流城下，無邊無涯的梨樹、桃樹、棗樹，成了它一層層的屛風。

風水當然是最好的，姬周八百年的天下，就發源在這裏。周太王由豳逾梁山而遷岐，「豳」即是邠州的古名。

我們先將行李安置在城外的招待所，然後去逛邠州城，城內市面蕭條，工業以織羊毛地氈爲大宗，商業殊無可稱，雖然公路經此，引起一些城外站邊的繁榮，但對邠州整個民生是無補的。

城內外古蹟很多，我們首先拜訪的是「隘巷」，傳即古代周之先祖「后稷」生後被棄之處，現在看來，到是一名符其實的隘巷，但是否即四五千年以前的隘巷，則很難相信了。

城內西南隅有小山，名紫薇，上有宋金時屯兵故砦，現尚餘廢址，據說乃楊延昭當年的居處。

西北隅有范文正公眉壽堂故址，址濱小水一泓，據說名西湖，湖上址邊題有范公勸農詩：「烹葵剝棗古年豐，莫管時殊俗自同。太守觀農農勉聽，從今再賦咏邠風」。

城外東南郊有岩層山，名邠山，一名鳳凰山，據說乃周初鳳凰所稜地，山頗高而頂廣平，十分別緻，上有居民，且有竹林花樹之勝，詩經：「瞻彼溥原」傳即指此，亦傳即當年公劉最初立國處，我們高立山上，得見梨花半開，粉白新綠，幽素一片。極目不知里數，堪稱梨花林，涇水蜿蜒林下，清碧潺湲，如藍玻璃，這種一塵不染的景色，却是初見。

下山轉過城南門外，有廢寺，一碑猶存，據說原爲周姜嫄公劉祠，乃唐建，今已無存、碑上前半字迹猶能辨識。讀之，知係述后稷之事蹟，文爲：「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姜嫄嘗出遊見巨人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冰皆有以全度者即而收之遂名曰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稼之勤法施于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詩厥初生人時維姜嫄……」由此可知后稷和耶穌一樣，是聖母姜嫄靈召而生，並無父親，超人們爲何偏都無父，實堪尋味，耶穌出生遠在后稷後二千餘年，也是這種說法，到頗有抄襲之嫌。

寺旁有一土崗，高陡危立，今名履跡坪，據說姜嫄卽在此崗上履的巨人跡而得孕的，村人並指點此崗上現尚有巨大足印可資佐證，我們笑着向他道了謝，但並未上去，因覺得保留一點，更有些餘味，看

樣，上這土崗，很要有點勇氣，姜嫄一人爬上去遊玩，眞是非常活潑的姑娘，她生了后稷，怎麼說也是功臣，中國以農立國至今已五千年，「后稷教稼」總算是農業的始祖，不得不感謝姜嫄這出遊的一念。

姜嫄墓及公劉墓都在城東十里，並據說大音樂家師曠也葬在那附近，我們不能去很抱憾，默誒那片土地眞是很幸運的。

下午，托招待所雇了三四小毛驢，載我們到十里外的花果山去，本來今天已經倦了。但被西遊記的印象所鼓勵，少年時代的興趣復活了。覺得在這咫尺之間的美猴王故居，眞是對我們有異樣的誘惑。

春日的薄陽，閃照在涇水的清流上，像一彎藍色的水晶，湛碧清澄，沁人心脾，兩岸全是梨花、棗花，又美又香，間或有幾株深紅的桃花，和淺紅的杏花，夾在梨林裏，麗而不俗，樹下則是一畦連一畦的淡黃色菜花，它們交融着鮮艷，盡量的在加染一張「春」的畫面，我們小驢的脚，就踏走在這畫面上，時時驚起花中的小蝶，也時時打擾水邊的翠鳥，就這樣一路抱歉而悠閑的，走過了十里花徑。

花果山在邠州的西郊，涇水的左岸，是石質的山岩，由地面矗然危起，尤其臨水的這面，全是峻削的懸壁，壁上鑿有小大石窟，宛如蜂房，各窟間有危墜之木梯，可以互相通行，但那只限於膽大的人。

花果山一名明坦山，州志：「其麓有水簾洞，深不可測，唐貞觀中鑿山爲連珠小竅，形肖飛閣，每歲元宵，民率張燈於此祈年。」驢伕也說元宵時，每一小窟都燃燈通宵，遠遠望去，萬千盞燈光，層層列起，如浮空際。

由崖石小隙，我們尋路入山，毛驢走在有苔的山徑上，本就不穩，並因滿山盡是花樹，時時掛我頭髮，所以我決交驢與雇伕，步行入內，山隙漸行漸寬，雖不是豁然開朗，却也越來越奇，風吹梨香陣陣，助興特多。極目粉白黛綠，無邊無際，眞不愧是「花果山」。

南行山徑約二里，抵水簾洞，洞在林間土山之下，水潺潺由洞內細流而出，前面匯成一小溪，洞口有人工加築痕迹，洞內漆黑幽深，水聲淙淙，不知其深淺，偶一咳嗽，遍谷傳來幾重清脆的回音，遇一樵夫，說這洞遠通潼關，語自不可信，可是相信水盛時，水源定甚深遠，據記載說這是南北朝時土人所鑿，以避亂世的，或可信。俗傳則謂孫悟空率羣猴修道於此，雖是神話，却是中國最通俗最可愛的神話，在這幽深無人的荒谷中，有這美麗的傳說存在，無寧是最識趣的，何況玄奘當日僕僕西行時，這裏正是他必經之地，爲了紀念這位崇高的殉道者，我深爲此山此洞與其有關而代之驕傲自豪。

我們休息在溪邊花樹下，大家見此地果樹之盛，都歎爲少見，並羨慕當年猴大王的口福，在今天水果成爲奢侈品的市價中，這茫無邊際的果林，簡直就是遍地黃金。

偶見樹下有白骨一堆，詢及樵夫，知因樹密山深，易藏野獸，每當黃昏後，常有豺狼出來覓食，此白骨即它們所食之小獸，我們聞後，嚇掉雅興不少。看看日將西墜，不覺同時立起，尋路出山，直到山口，才緩下步來，回望山谷深處的小溪叢村，戀戀中又騎上了驢背。

返招待所，已經上燈，在街頭晚餐後，購有名的邠州梨多枚，大家分喫，此梨外貌並不甚佳，而入口甘脆清香，水分尤多，令人有食仙果之感，據云乃因涇水清甘，梨林盡在涇水兩岸，故能有此異味，花果山下的果品，畢竟不凡。

昨夜問過司機，知今日尚不能成行，於是仍雇了毛驢，準備去離此西二十里之大佛寺。

途中景色瑰麗，一如昨日所見，行十五里向南望有一高塚，志記爲前秦苻堅墓，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及萇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於二堡之間。」以不順路，前去，不知二堡尚餘遺址否，苻堅爲我所喜歡的古人之一，今能一見其墓，頗欣喜此意外之收獲。

行行重行行，二十里不覺即到達大佛寺門前，毛驢被牽到涇水邊飲水，我們則跳上寺址的前階。

大佛寺是邠州著名的名勝，也是國內有數的大佛，建於唐貞觀初年，傳爲尉遲敬德監修，原名慶壽寺，寺依山建成，並無院室，僅一四層高樓，覆護一巨佛而已，各層可拾級而登，最高處已超過山崖而危立，格式頗爲雄偉，我們由右邊石級上去，第一層僅能見大佛之足部與蓮座，第二層可見大佛腰部衣飾及瓔珞，第三層可望見手部及胸飾，直至第四層樓上才得見此著名巨佛之頭部，看髻式知爲釋迦佛，彫塑偉大而精緻，尤爲唐代遺物，遍身金光眩耀，知香火至今猶盛，大佛之外，兩旁尚立有二菩薩。上身半裸，頭戴花冠，溫柔美麗，令人起親和之感，且身段婀娜，瓔珞華麗，已不復是泥塑的佛像，而是有生命的天使，唐代藝術造詣之深，實在令人歎慕，聞崖上尚遺有唐宋元明各代題名甚多，但今不一見，想均已被風雨侵蝕了。

在四樓頂端，有迴廊，可資憑眺，立在上面，可望見涇水清瑩如玉帶，原野上梨林叢密，梨花半放，朝陽射在萬株梨樹中，像一片隙朧的白霧，景色之素潔雅淨，與日本之櫻花林相比，大有雅俗之分。

若非汽車拋錨，我們那能有這安閑的清福可享？邠州二字，在我記憶中是美好的，現在又到春天了，涇水清藍如昔，梨花幽白如舊，但誰願去專程欣賞？

長·江·行

〔下篇〕

徐蔭祥

在郝穴過夜

停泊在沙市，第二天上午使把柴油機用買來的汽車另件配修好了，决定十二時半開船；不意水手·大車們還在鎮上逍遙，引起了旅客們的紛擾，因爲地方不靖，昨夜十時在附近也起了槍聲，當時我幸好在夢中，未受驚駭，但誰也不知道這槍聲的來歷，更躭心的是：如果再停一夜，今晚可能有歹徒來光顧，所以一直紛擾到一點多鐘，水手還沒有齊全，却被迫着開船了，查點一下，水手被拋剩在沙市的有三員。

原來昨天泊岸時，領江和大車就發生意見，今天開船，使水手又發生不歡，於是包藏了許多惡劣的不幸的意見，例如水手不起勁做事，甚至於作梗，今天到郝穴，（是一個相當大的鎮市）泊岸後機器又在試車修理，不愼另一機車又被爆炸了，（據說是大車有意的，但爲和事起見，終於作爲他們不小心加以責問。）這件事的發生，正在大家到鎮上去了的時候，及至十時始有人提出來，於是旅客又喧嘩起來，甚至於有羣人在呼叫，要打大車和大副，空氣緊張而嚴重，鬧了多時，爲了在這小鎮上無法修理這破碎了的機器，爲了大家安全逃過不靖的地域，决定仍用一架柴油機的馬力，假借江流水力，繼續前進，當晚也無有比此更好的辦法了。

但七日早上，又起了爭執，一部份旅客擁護着昨晚的决定，喊着要開船，爲的此一帶地近洞庭湖，土匪出沒無常；另一部份人却別有道理，他們不願開船，都上岸去叫囂，甚至於漫罵，他們怕的是馬力太小，挑不起這個重担，萬一天黑下來，找不到宿頭怎麼辦？到了宿頭，又像在沙市一樣泊不到岸又怎麼辦？要是這一架機器因爲馬力不能勝任以至過份用力而致再壞了，又是怎麼辦？如果開船，就要求保障！實際上大家爲了安全，意見分歧，而目的則完全相同。後來有一個和事佬出來排解，同時再派人去機器間裏督察，再四叮囑小心從事，終於到七時開船了。

郝穴岸上，一大排一大排的木材，都是又長又粗又直的棟樑之材，數以萬計，都在此集散。

江中魚舟如葉，用長繩繫勾，拋下水底去，他們的釣魚成績很好，每天能夠釣到十多斤，至少也得幾斤，每斤約四百元至一千元不等，着眼在供求多寡而定價的，魚很鮮嫩，旅客都爭購了自已做菜吃。

美麗的雲和兇險的風浪

一路順風順水，上半天走得很好，成績不差，仍能以每小時三十華里的速度過石首。那知過了石首就拐灣，風是斜刺裏吹來了，以下的路程更是灣灣曲曲的，而至使風力，忽而來自背後，前駛順利；忽而來自左右；忽而來自頂頭，那就水波成浪，泡沫撲來，航行十分困難，而且江面很闊，一邊沿岸行，另一邊的地平只成了一條線，在一個口子上幾次被頂風掀起來的浪濤冲回身，幾乎轉灣不成，終於像關雲長拖刀計似的，改轉船頭，向水源處旋一個身，使船頭衝上對岸去，再改沿那一邊的岸，順勢灣進狹口，這在不識水性不懂行舟的人看來，自然又是虛驚一場。

在這遼闊的江上，遠看青山如峨嵋，初還以爲是洞庭湖的君山，但這地段實在離君山太遠了，自然是猜度的不能自信，昂首雲天，天上的雲幕或塊或朵，或片片如輕紗，或縷縷似細絲；其形不一，或人或物，或禽獸，或山叢，或海物，如飛如走，如泳如游，忽然看去像無窮盡的玄虛幻境，猛抬頭又是一幅活的水晶宮的機關佈景，又如海底龍宮的電影妙片。我以看雲作消遣，復以看雲爲娛樂，也以看雲而幻想，呵，美麗的雲！太陽西沉了，西邊紫灰雲山蔽了太陽的嫣紅的臉，東邊却反映出金黃色的彩霞。月兒已餓滿了地掛在空際，記得這是陰曆八月十二日的晚上了。

大風迎面括來，浪濤冲擊着船頭，暮色蒼茫，波浪氣勢可不小，使船前進很困難，同時常常衝離岸去，水手中隔進許多客人幫着推拉前槳，使船倚傍到岸邊去，杭育之聲，在大風浪中衝破了寂寞的村莊。這村莊也在暮色中發現的，當發見的時候，旅客們像哥倫布在海洋中發見新大陸一般的情緒，喚呼起來。總算找到了宿泊之處，一時都在猜測，該是監利縣了，可是上了岸一經探詢，却是調弦，是石首縣屬的一個鎮市，是監利和石首兩縣之間的中分地點。

泊了岸之後，風漸漸的停止了，烏雲向四面散去，星和月都掛滿了天空，江浪也平伏了下去。月色分外的明亮，水波閃起銀光，片片絲絲，白光萬道。鎮市上還在做生意，鎮邊人家已入了睡鄉，只聽得四野裏啾啾嚁嚁，嘰嘰織織，秋蟲在雜奏着夜曲。

開倒車，逃避了覆舟之危

後半夜風又起了，八日就因爲風浪太大，汽輪馬力小不能相抗，只好停在這小鎮上等風，誠然是人力不能勝過天的地方，在科學不發達的中國，水路英雄無用武之處。

二時許，忽然說是要開船了，汽笛嗚嗚，旅客紛紛上船，啓碇時，風浪並未見消煞，直到變了一個航行的方向才好。以後的風浪也逐漸小了，這大約是水手們識得風的來踪去跡吧！柴油機馬力雖小，每小時以十五華里的速度，當晚泊到了塔市，這地方是湖南省份華容縣屬的市鎮，市面不大，一個短短的曲尺式的街道，不數百步便到了盡頭。

記得三國時代關雲長在華容道上放走了奸雄曹操，幾乎輸了腦袋，這實在是仁俠之風，但不知這個古蹟在這裏否？向鄉下人探問，不啻是問道於盲。

夜，明月已經皎潔無此，坐在船上艙頂大推開蓬蓋，銀光如洗，星星燦爛，岸間楊柳三五，軟絲飄截，不勝依依情思之感。

夜半，忽然烏雲四合，西風緊，灑雨如珠，蓬頂

淅瀝如碎玉，一回以後雨加急了，篷才漏，外面大雨淋漓，裏面滴水飛沫，被褥和一切物件都溼透，一時又無地方搬移，下面過道上也溼得厲害，水珠濺進兩邊臥處，上下人等都起身設法遮蔽，我趕忙用油布鑲上篷下去，自作一個小天地，船中旅客，狼狽不堪的情景，雖有生花妙筆，也難形容。

九日早晨，雨還是一陣急一陣緩的，過了監利，雨才停止。天有晴意。下午則陽光時現時隱，然而斜風仍緊，波浪很大，所以在一個不知名的拐角處，衝了幾次才轉過去，但是再前進時，忽然被一陣前呼後湧的浪濤打得船頭掉過來，這時船身橫在江中，左邊是波濤攻打，右邊的水流開去，弄得船身顛簸上下，互相擊撞，而且發生很大角度的傾斜，看樣子就要翻身了，大家伏在船中，神色慘白，有人還在警告別人勿動，警告上的人快下來，好幾個小孩子駭哭了。

領江設法和水力風力掙扎，水手們沉着應戰，只得把船頭順勢倒過去，立刻開倒車，讓船沿着岸以退爲進。總算逃避過了覆舟的危險，直等走了六十多里的樣子，在轉變方向時，才掉過頭來。

六點多鐘，到達了一個小村莊，這兒是湖北省屬監利縣白螺磯鄉的一個小村，名叫觀音渣，江對面便是湖南省了。這兒離城陵磯才三十里，斜離白螺磯却有六十里呀。

城陵磯屬湘境，地近岳陽，那兒有火車，可去漢口，只須一夜的時間，旅客方面，有些人不耐煩坐這船了，同時今天的一幕險象，使他們駭怕了，所以有些人帶了行李，夜晚走了，有些人在第二天早上走的，都是坐划子去的。第二天早上，船過城陵磯，又走了幾個人，這情形，使人起慌，我也決定到了漢口就設法改乘大輪船東行，爲的是壞了的一個輪機無法修好，公司方面怕無錢再買一架；其次木船也漏了，再往東航，可能發生泡水的事，實在是很危險的，而且船走得太慢，到漢口以後，不定是什麼時日才能開行，船上的隨行人員都含糊其詞，沒有決斷。

觀音渣眞像地方上的一灘渣子，沿江邊三五成羣地立着一長列的棚戶，炊茶賣酒賣香烟，除了棚戶後面還有一片逗人留戀的荷池外，簡直叫人不能相信這是人烟之所。

荷池綿延到很遠的地方，片片綠蓋，滿塘蓮花，蓮實纍纍，價錢很便宜，每百元可以買到八九個乃至十幾個連蓬的。

十時後雲才開朗，月兒珊珊來遲，泡壺茶賞月，輕風帶來了荷香，無詩無酒，中秋近來了，只有一肚子說不出的感慨。

中秋夜航

十日晨，天氣晴朗，過城陵磯，斜刺裏便是洞庭湖的入口處，（按長江流入洞庭湖者，計有石首，調弦，城陵磯等三處）岳陽即在口內，有由范仲淹岳陽樓記而得名的岳陽樓名勝，所謂「橫無際涯，一碧萬頃，」「朝晦夕陰，氣象萬千」是多麼引人入勝的描寫！遙望君山，蒼翠欲滴，尖塔高聳，傲然鶴立。江面風帆片片，灰白相映，桅檣參差林立，小舟梭行往來，眞是美麗的圖畫（圖十三）午刻過新堤，這是沔陽縣屬的一個大鎭，屋宇稠密。從此下行赤壁，其間爲三國諸葛武侯借了東風，助周瑜火攻曹操兵艦的地帶，附近有祭風台的古蹟，此外在左近還有黃蓋湖，右近有呂蒙口等等紀念東吳名將的地方，但在江中看不到它們。

讀蘇軾前後赤壁賦，這位宋代文學家西遊的地方却在黃岡城外，那兒地方叫做赤鼻磯，他完全認錯了，却大做其詩賦哩！

天氣很好，可以說是重慶出發以來最好的天氣，秋高氣爽，青天白雲，潔陽蹈空，無風無浪，水面只起了小小魚鱗似的縐紋。不意黃昏時分，烏雲起於西方，領江水手們都識得牠的來歷，齊聲呼嘯：「大風來啦！靠岸啦，杭育！嘿育！大風來啦，杭育！快靠岸呀，嘿唷！」

於是用力蹬足，把船橈撥着，使船靠上了荒郊，馬上巨風果然到了，緊跟着大點的暴雨來了，篷上好像在急打板鼓，篷下彷彿，彷彿在洒淋浴，大家在恐怖之下，又忙着遮風蔽雨的工作，幸好爲時很短，一回兒就過去了，夫船頭上看看，大有水路英雄夜泊梁山之概。野草中飛起的蚊陣，趁機襲來，咬得人滿身發擴，無法抵擋，一位旅客幽默地說，這是當年赤壁火燒死的曹兵，在此變了蚊蚋，出來吸血的。

時候已九點鐘了。在此荒野裏，不由得大家心驚肉跳，幻想出許多可怕的故事來。直等到雲退月出，風過浪平時分，才離岸續航，這還得感謝天公最後的賜予。

這正是中秋佳節的夜晚，月亮像被狂風暴雨洗過的一樣，像個水晶體，格外的皎潔而且明亮。

船在作長途以來第一次的夜航，月兒在空中伴着我們，我們坐在篷頂上賞月，彷彿互相之間，都發生了依戀不捨的情感，我吹着口哨，又唱着「棠棣之花」劇中的歌：「明月何皎皎，……」這樣的消受中秋夜月，却有意想不到的幽靜，和超然塵上的意趣。

夜深了，露下了，才回舖位上去尋求香甜的夢。一覺醒來，已是四時半了，船却停在另一個荒郊畔，原來機件壞了，在修理啦，人們都帶着恐怖的心情紛亂着，坐着走着，從船頭到船尾，又從船尾到船頭，從船上到岸上，又從岸上到船上，同一個心思，怕的是盜匪，這時月兒還在西邊，臉兒嬌嫩了，她將藏起來，但還在偷瞧着在發光的東邊；東邊天際由青而黃，黃而橙地撒上光來，這是晨曦將發的光輝，這時又河裏漁人在擺魚網。一回兒牧童騎牛來水畔放牛了，問詢之下，知道昨夜已過嘉魚縣，這個地方名叫金口，離漢口只八十四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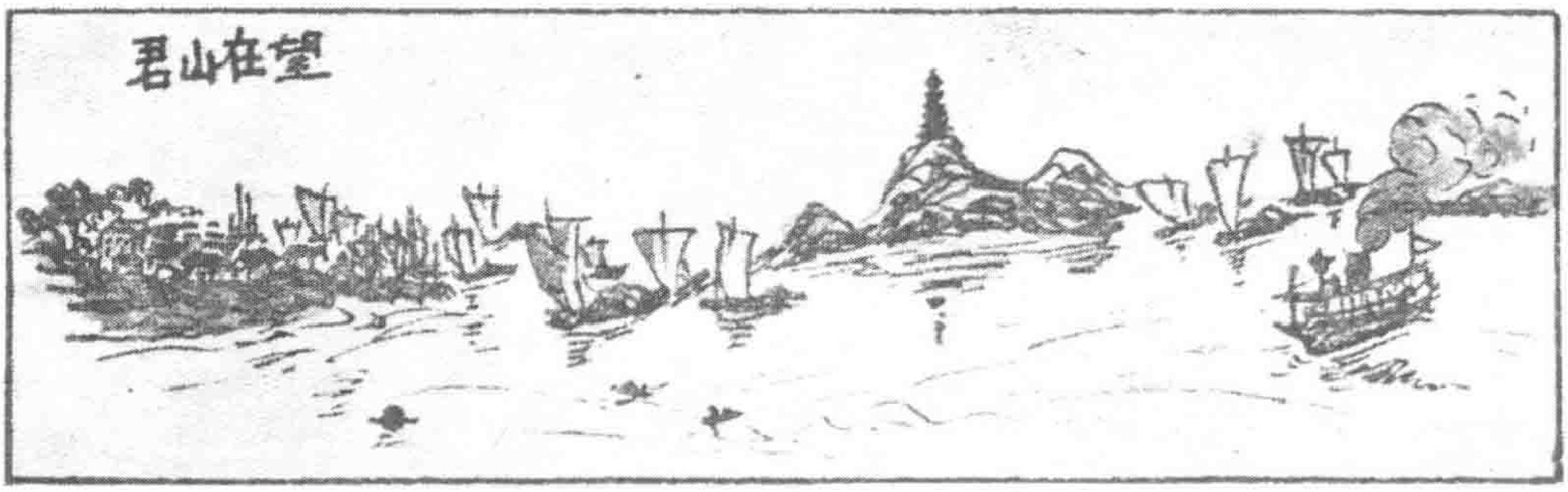
十一日的七時許，機件修好了，大家歡躍異常，當天就可以到漢口了。

天氣很好，江面越加遼闊了，但見許多帆船競向東歸。（圖十四）

飯後，遠見漢陽龜山，武昌蛇山，隔江對峙，三鎭之中先入眼簾的是漢陽，其次是武昌，最後是漢口，廣闊的大平原，高挺的西式建築物，彷彿已到了上海，三時泊了岸。

三鎭風光

三鎭像一個品字，被長江和漢水隔了開來，漢陽多工廠，紅廈爭立，雖然戰時遭敵人轟炸甚烈，但是還有許多烟囱高插雲霄哩。龜山的東麓，有座晴川閣



•圖十三•君山在望

，面臨大江，是明朝知府治之箴建築的，他取了唐崔顥的「晴川歷歷漢陽樹」的詩意爲名；可惜早已倒塌了，現在仍未重建。西南江心中還有鸚鵡洲，洲上有漢禰衡墓。龜山的西麓還有個歸元寺，是武漢三鎮上名列第一的禪院，內有五百尊金身羅漢，雕鏤精緻，栩栩如生。

武昌雖然是個縣分，但受到都市的煊染很大，馬路也一樣的寬廣，而用柏油建成的，屋宇都歐化了，再之近處有蛇上黃鶴樓之勝，附廓珞迦山武漢大學又是名校，這些都爲遊人所必到，而留戀不忍卽去的地方，最近武昌正在籌改設市哩。

漢口是很大又很輝煌的都市，柏油馬路很整齊，洋樓幢幢，都很雄偉，尤其是濱江路許多大廈，並以江海關爲最，江海關上的大鐘樓，和上海外灘的一樣，上面可以鳥瞰三鎮。

可憐許多大洋房遭刼過甚，大都數只剩了屋壳子了，裏面破敗不堪，蕪草叢生，連屋主也不知去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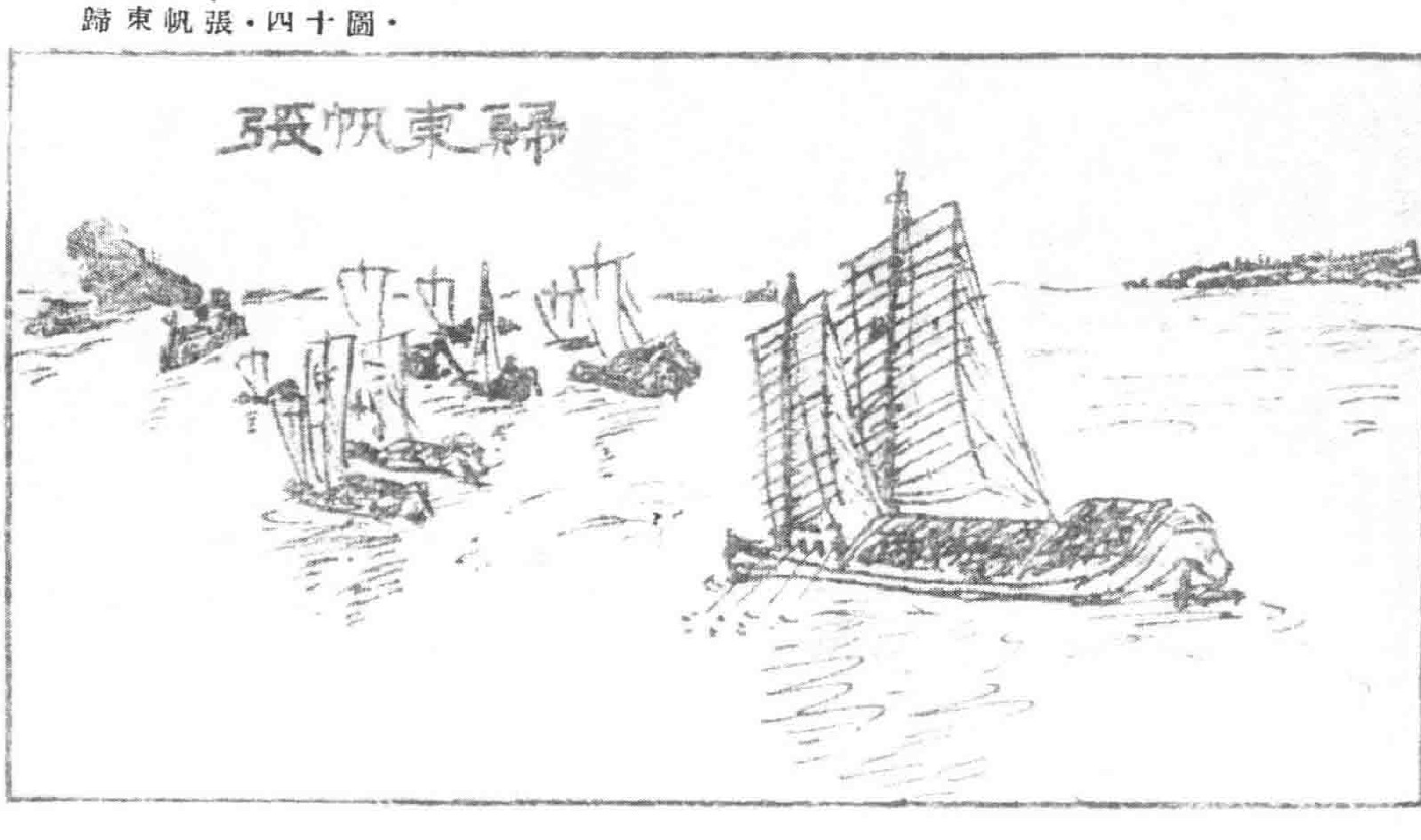
中山大道貫穿了全市的東西，長至十多里，西端直達礄口，路面很壞，窟窿處處，正在舖修中。公共汽車也陳舊而簡陋，乘客也得列隊，這是戰後的頂好的新規矩。行駛向郊外去，都是利用馬車，路線有規定，價錢很便宜，可惜路面太壞，小馬力弱，而車伕貪利，常常發生覆車的慘劇，馬受鞭策而力不勝任，奔跑長途，也常致倒地，有一次和車伕閒談，知道他們的馬是從軍隊裏買來的，價錢很便宜，幾萬元可買到一匹。原來軍隊裏在謊報戰馬損失以及淘汰弱馬等情形之下，造成軍人暗中資賣馬匹的流弊。

漢口市上，戰後人口激增，超過戰前幾倍，加之過境人民總得幾萬在來來去去，所以馬路上擁擠異常，摩肩擦臂，倍形熱鬧，物價比宜昌又高出許多，百貨公司的無線電收音機傳播着古今各色的音樂雜調，晚來霓虹燈，千紅萬紫，耀人眼睛，電影院劇戲場生意興隆，很多茶社裏還請了說書的和清唱的在營業．民衆娛樂場正如上海的大世界一樣，裏面的玩意兒，包羅萬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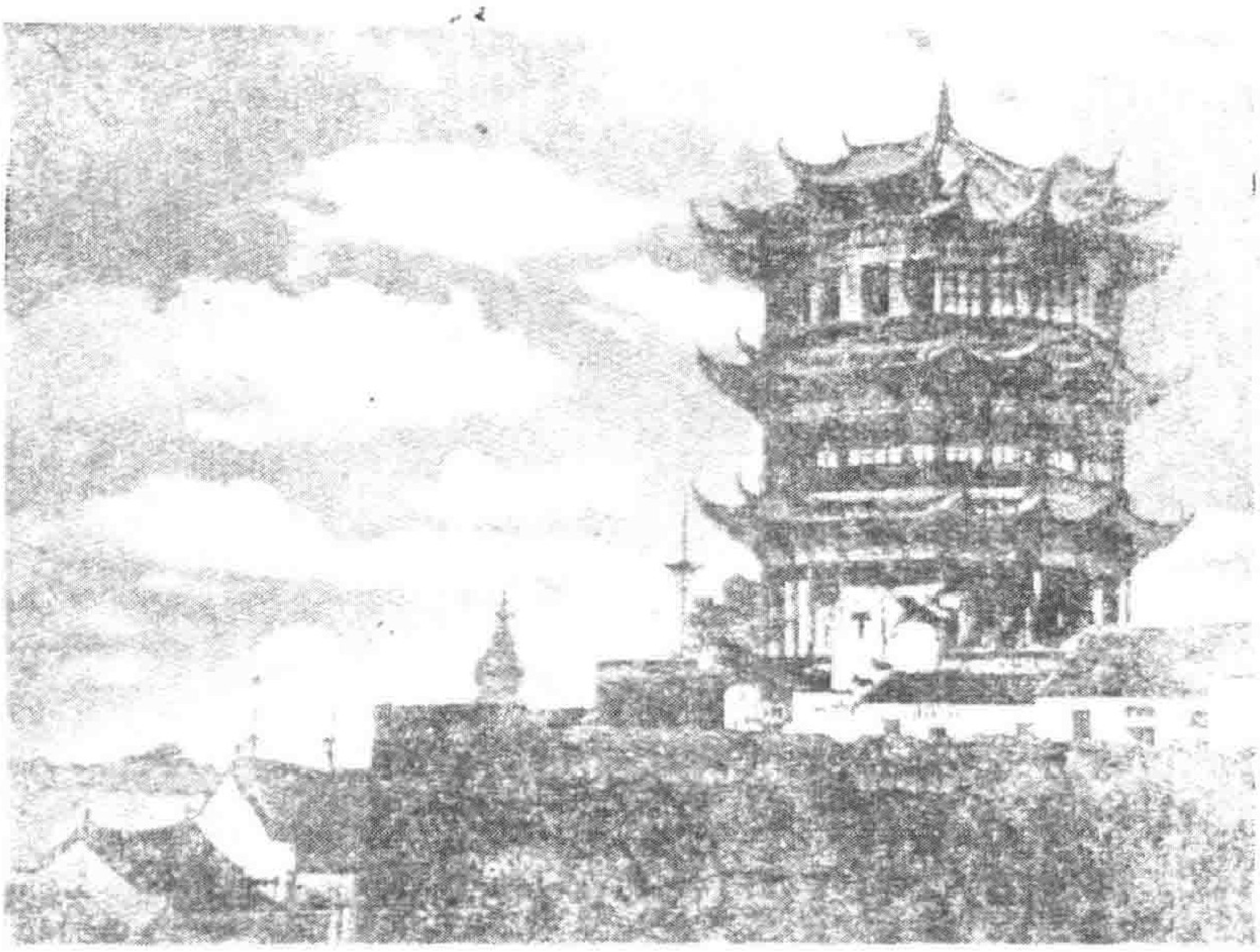
一位熟朋友同我去吃麵，那要稱讚老四季美的麵點了，那眞是味爲上品，價錢公道了，店堂地方雖小，可是老四季美的招牌在漢口市上出了名。

從漢口到南京的小輪船也很多，每天總有好幾班，價目高出官價的一倍，牠們幫助復員還鄉的運輸力量，也足讚揚的。我們分頭打聽東下的大輪船的消息，設法走門路，暫把原來的拖駁當做水上旅館。

•圖十四•張帆東歸



果然這隻拖駁續航的消息無期了。第一天就有許多走到門路的旅客登岸，改乘招商局的江慶輪走了，第二天又有一批走上了江安輪的門路。我和幾位新朋友也趕上了招商局的登記，於是帶了證件辦好了手續，次一日買票，就可以上輪船，輪船就停泊在招商局第二碼頭，黑白殼子的寶豐號，是一隻商營輪船，參加復員客貨運輸的工作，由招商局代理登記配號售票等事宜。這公開的登記，我們拖駁上的乘客數百人，大都數改志了，連兵工廠人員也棄拖駁而上大輪船了。



古黃鶴樓

渡江遊蛇山

傀俄地乘輪渡過江，便到了武昌。

武昌古名江夏縣，地之西南角有黃鵠山，一名黃鶴山，臨江有磯曰黃鵠磯。

上岸後，直向那高隆的蛇山走去，沿江不數十步便到了蛇山前面的黃鵠磯。相傳是費文禕登仙，每乘黃鶴稅駕於此而得名，這自然是神話，磯上舊有黃鶴樓，三國時的勝地，千古不朽；但樓早燬，現在改建了半西式的築物，除了補風景之遺缺外，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孔明燈就在樓前，當磯之麓，彷彿是佛教的墓塔一般，也是具有歷史的古蹟。

繞過黃鶴樓，便是蛇山公園，山面上建築了平坦的大路，兩傍或立建築，或樹花木，地臨江滸，聳附城廓，右盼大江之東去，左顧爽氣之西來，昂看雲天：俯視全境，蛇山開端之湧月臺，是砌大石而成，如果當月夜在此誦詩，超絕人環矣。柱上鐫有聯句，都是佳作：

「遙看兎影滾中流非同承露；
恍聽鶴聲來上界豈是歌風。」

「月色無玷
江流有聲」

以及同治八年七月江夏劉廷禧題：

「曾是當年觴月地
而今又作上臺人」

向後走去，先到禹碑亭，亭則半座，壁中嵌碑很多自然以久傳遠近的禹碑為精彩，但是許多蝌蚪文字不能識，只有遼陽文官題云：

「禹碑天寶地為藏，隨時隱顯勝光芒，鬼斧神工雖，測量，石靑字赤蘊天章，鸞棲鳳泊跡渺茫，山纏河護懸崖旁，蝌蚪文字世莫詳，王函命簡鎮衡湘，厤同九鼎日月光，體追×（字毀）書法羲皇，琅玕七十七字香，滔滔洪水開八荒。」

由此可知禹碑之被發見是在衡陽某山的崖旁，因為保存歷史遺蹟，何是移此，則不知，以下又有楊愼的釋文，但也殘不能卒讀了。此外還有禍福碑，一筆大「虎」字碑補筆，「虎」字碑有二，一為成俞卿所書，一為王裕春所書：

拾級上，便到張公祠，建築純西式，是張之洞的祭祠，祠內附有胡文忠公林翼的神主牌。祠頂有樓一層，樓上設了民衆圖書館，樓梯竟如上海大洋樓的水磨洋灰式樣，莊嚴而堂煌。

其後便是奧略樓，因為危危欲倒的樣子，並且禁止遊人近去，因此也未曾去問這樓是何來歷。

再進後去沒多路，路旁有先烈黃克强先生的銅像，正可以和蛇山下孫總理銅像一樣地令人追念中國革命的精神，和先烈的賜予。

從此上階二三十級，便到了抱膝亭。亭處蛇山中段高點，牠本身就是一個風景的點綴物，同時也可以在此瀏覽風景，地方非常的古雅，在此盛暑時分，遊山人仕大都在此品茗解渴，促膝談心，正合抱膝之意。

蛇山中斷處，建有大洋橋一座跨接起來、橋下便是武昌的馬路，這蛇山橋無論從那一面看去，都覺得偉大而美觀。

過橋到後山，那一個玲瓏的山峯側面，有紅磚紅瓦的建築，這是交通部電訊局址，後面還有大角形的高高的警鐘樓，像半截紅塔。

岳飛的遺像亭，便在蛇山後半山，亭為民國二十六年以石建造的，柱上孔庚題有長聯曰：

「撼山抑何易撼軍抑何難願忠魂常鎮荊湖護持江漢雄風大業先從三戶起；
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奉讜論復興家國留得乾坤正氣新猷端自四維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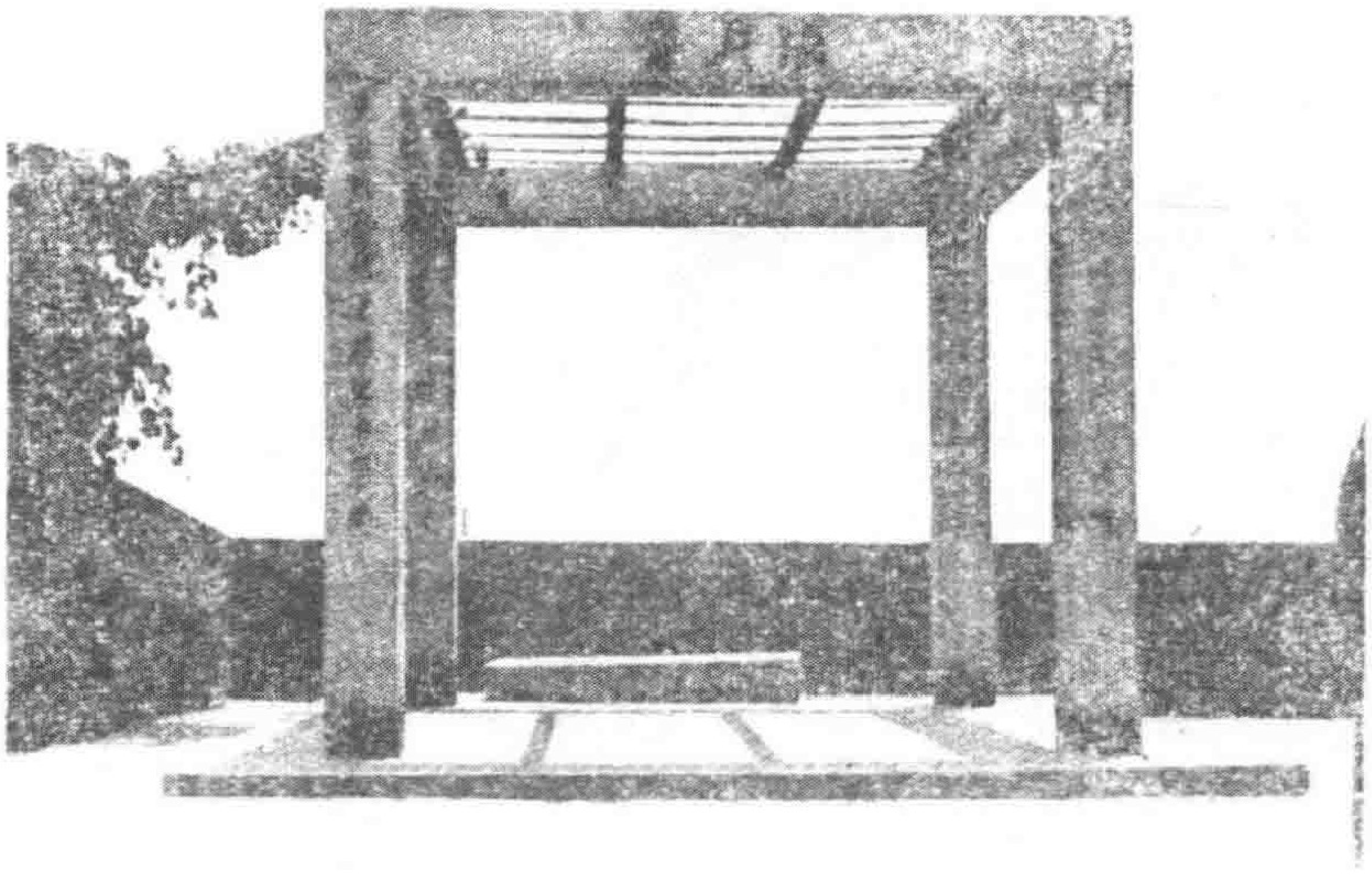
額曰：「岳武穆遺像亭。」

亭中石碑屹立，色赤，上鐫岳飛遺像、萬曆壬午孟夏滇太和張翼先頌祠曰：

「於赫維王，英風萬古，穆穆其文，桓桓其武，壯志吞朝，精忠報主，瞻睠遺像，如熊如虎，浩氣堂堂，八荒按堵，翊我邦家，有秩斯祜。」

張之洞督兩湖時所建的抱冰堂却在蛇山末尾，墓

名而往，冒着炎天流着汗，跑了多少路，總算找到了，堂在山坳中，相當有氣派，但內中空空，而爲砲兵團所佔駐，遠看壁間，只有些碑記，但也看不清楚，去拜訪一趟不容易，又掃興而回，眞是冰未抱着，却帶間來一身臭汗！



湧月臺

登輪前後

十三日的早晨，便去招商局辦手續，這手續是先到上一日的登記處，憑登記證換取換票證，於是又排了一早上的隊伍，取到了換票證又去購票處再排一次隊伍，一直到下午一時才買到船票，肚子已餓得咕嚕地叫了，但是無門路可走的旅客，只配購到活統艙，還得帶着行李上船去搶位置。

這幾部手續，可以說是完全多餘的，無論登記，換證，購票都要列隊，其列隊的意義，本來是取其秩序，取其先後，但各類證上的號碼幾乎可說是兒戲，幾次列隊都是搶和擠，卽使取到客票，也未能按照票號來決定上船的先後或船上的艙位，因此列隊等於欺騙，因此艙裏的水手們都在舞弊，比如說把自己的房間或舖位在兜售，漢口到南京只須兩夜一天半，每舖賣到幾萬元至十幾萬元，然而只購到活統票的婦孺和搶不到地位的弱者，以及愛舒適的人，化錢聽候他們敲竹槓，同時統艙中的地位也有水手用破蓆子佔了，當你入艙時幾乎沒有插足的地方了，但是化上些錢，水手會讓個地方給你，甚至於連放大堆行李的地位也不成問題，這實在是當局管理上的疏忽，旅客受到這種 精神上的痛苦 和經濟上的損失 太大了。

本來購票時要查驗防疫注射證件，我一時趕不及預備，急中生智，就把在重慶加入紅十字會時的會員證，在背後加注本年月日在本分會業已注射過防疫針等字樣，下面蓋上幾個英文字表示醫師某某某（假造個姓名）作爲證明，這東西居然也混了過去，心中不覺暗自好笑了。

船上可容幾千人，但活統的旅客超過船的容量，因此艙內艙外，篷頂，露天，扶梯過道，都是行李和旅客，眞擠得水洩不通，秩序雜亂得很。

中山公園之勝

在船上遇着了熟人很多，行李舖位託了朋友招應了，便捉空兒同了一位送行的 朋友，傚傚騶車東北行，出郊區，到中山公園去一遊。

中山公園包括地畝很大，假山樹木，天成人造，極盡園林之勝，比上海的兆豐公園緊湊，此半淞園幽雅，其中有「四顧樓」「張公亭」以及許多抗戰陣亡將士的紀念碑，都是那麼莊嚴遺永，游泳池，溜冰場，球場等等，各顯其活躍的精神，尤其盤盤繞繞，彎彎曲曲的小湖，可以盪槳，可以欣賞，一切的山呀水呀，橋呀，艇呀，高樹呀，花塢呀，……都令人徘徊不忍去，但爲時傚傚，只坐在湖濱柳蔭下，湖菜小坐片刻，就乘馬車趕回碼頭上船了，這時天色黑將下來，碼頭浮塢上還在熙來攘去，小販喚雜叫囂之聲，不下於盛會中趕場的熱鬧。

日夜航行奔海口

夜半，大家都從睡夢中被喚醒，原來是查票啦。查完了票就開船，離開漢口時，是午夜已過的兩點鐘了，天氣還很熱，雖然晚來氣候很涼，江風也大，但統艙裏不大通風，像悶在蒸籠裏一樣，一直使人流汗不止，連枕褥都染溼了。

一覺醒來，擠出統艙，到過道上僅有的一片空地上去，那裏大木桶中有熱水可以取用洗面，這是在小船上從未有過的事，其次，就開來了熱騰騰的稀飯，並且能夠取到開水作飲料。大輪設備，還算差可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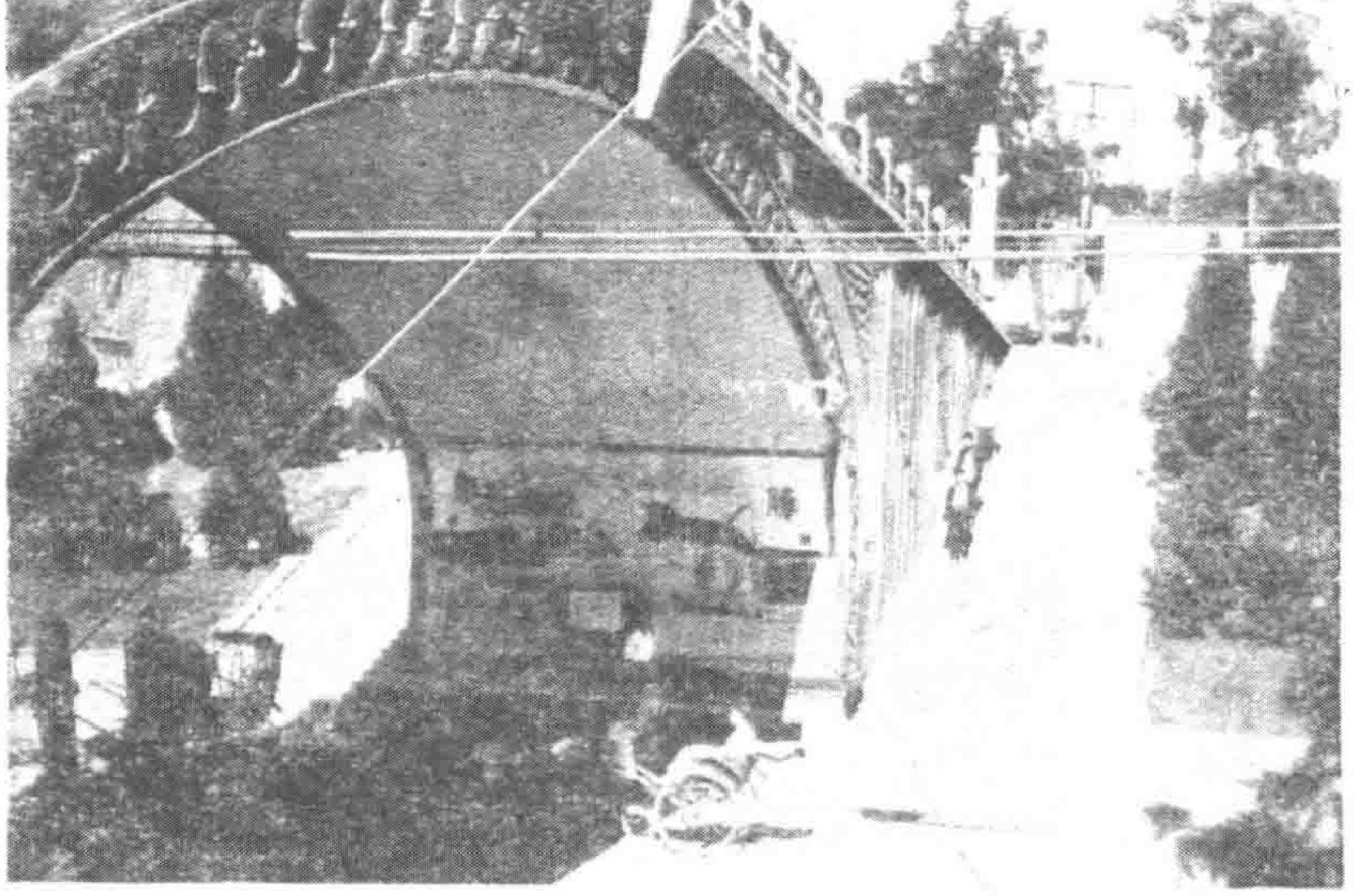
到走廊下去向外瀏覽，已是八點鐘了，地段到了黃石港，江面更加闊了，涼風吹來，心神爲之一暢，和統艙裏氣候，相差幾乎是深秋和悶暑的比擬。

蘇軾誤認爲赤壁之地的黃岡，據說宋時王禹偁和蘇東坡先後謫居於此，有快哉亭，月波樓等許多名勝，其西三江口，崢嶸洲，兀時中流，就是晉劉裕大破桓玄之處。同時又叫人默誦起王禹偁的「黃岡竹樓記」來，但這些却都在夜中偷偷地閃過去了，連黃岡的輪廓也沒有看到。

不久，經過蘄春縣東南的田家鎭，對江便是半壁山，石壁間鐫有「長江鎖鑰」四個大字，因爲船離岸太遠，無法看清楚，只能揣摩而已。這地方却是江險

，抗戰中我軍也曾在此給予敵人嚴重的打擊過的。

午刻，大雨忽然降臨了，坐在篷頂的活統旅客，都透下過道來。前面擠個水洩不通，後面還有人在露天裏淋雨，行李舖蓋更是只好抛在腦後，無法顧及，形狀實在狼狽不堪，天公也何必再叫苦人受此活罪？



武昌之蛇山路

他們在頂上又已經受盡了風和露的吹打，烟囱和煤灰的燻染啦。

一時半過九江，只在浮碼頭旁停泊一刻鐘，只給上下旅客一些倉促的時間，賣瓷器的小販們就擠在碼頭上大做生意，據說定價比店市高出一倍，這自然是他們敲竹槓的機會，況且，江西瓷器名聞中外，兼之貨色的確精美可愛而且實用，過往旅客無不爭買。

如果旅行家到此遊覽的話，從九江可以上廬山，這是避暑的勝地，廬山牯嶺以及附屬諸多名勝，聲揚歐美，就是古潯陽江頭名地的九江城，其南有甘棠湖，湖上唐李渤所築的長堤，宋代的煙水亭；城西因白居易作琵琶行而得名的琵琶亭；城北江邊磯上有晉庾亮鎮江州時所建的庾樓等等，都足一遊，但都早已聞名，未獲一遊，此次作爲傜傜的過客，又錯過了一次機緣，可嘆！

不一時，過湖口，這個地方也在一瞥之間就過去了，那裏有小山斜立在江湖會流處，相傳是由於蘇東坡作記而得名的石鐘山，風濤擊拂石罅，能作鐘鼓的鳴聲，從那兒又道就是鄱陽湖的入口處，所以地名叫做湖口。

五時左右過彭澤，晉陶淵明的故鄉，江中小孤山（亦稱小姑山）孤峯挺立，上有小姑廟，層樓高聳，風景秀麗，清彭玉麟率水師和石達開曾在此酣戰。有：「彭郎奪得小姑回」的得意吟咏。

隨着又過馬當要塞，那裏有像雄獅一樣的馬當山橫枕在大江上，北對磨盤洲，正和小孤山成立犄角之勢，這一帶在抗戰中，曾幾次力挫敵寇進犯的鋒芒，古今歷史上都佔有重大的一頁的。

夜過安徽省城的懷寧，雖有意遠眺，也爲種種實情所不許，這時也許只有我們的船在航行，陸地上一切動物都在休息了吧。

十五日早晨過蕪湖，遠看陸地建築物很整齊而現代化，尤其是新修的浮碼頭，彷彿是水上大廈一般。從此處並有鐵路通到南京的，戰後交通恐怕還沒有恢復吧。縣城西北，平地擁起，小山重疊，山石蒼赤，同行中也有好遊山水者陸君，而且是蕪湖人，告訴我，那就是蕪湖有名的赭山，山北廣濟寺有個滴翠軒，宋時黃山谷曾在那兒讀書過。蕪湖對岸雖闊不能看清岸堤，但在隱約間，還認得出有塊巨石臨江兀立，陸君又指着那個黑點說，相傳是孫夫人祭江殉節處名蟂磯，上面還有個沙磯廟，內供孫夫人像，旁懸彭玉麟的聯句，正好他的小手冊上有此抄着，這是太巧妙了。聯曰：

「思親淚落吳江冷
望帝魂歸蜀道難」

想當年孫權要相稱霸，一回兒連絡蜀國，一回兒哄騙劉備，反把一位妹子的青春和懷戀哄騙了，性命也犧牲了，這是何等的傻事！

九時許，過當塗，東西梁山隔江對峙，也是長江中的一重天險門戶，併稱爲天門山，遠看如門戶緊閉，當大輪衝到近前，牠又豁然闢開了，一瞬間被拋在後面，但是他又逐漸地闔攏來了，再過一回兒，就在後面消逝了。忽焉到了國都南京，當時聽說本輪船直駛上海，而且下午就開船，於是我也就不再登陸，等到下午開船時補票，省去許多麻煩，這時船裏已剩着不到二十個客人了，乃嬉喻爲我們的專輪。

啊，上海依然是繁華之都！

南京以下江面，更加遼闊了，而且風浪因江面闊，又近海，所以黃波逐浪格外湍滾不停，即大輪船也顛簸起來，天黑了多時才到鎮江，於是拋錨在江心，除了遠看鎮江燈火閃閃外，漆黑黑的江面，也不知道金山焦山在何處，北固山又是怎樣個面目了。記得十幾歲時曾去一遊，到現在相隔已二十年了，既是已經記不起當年遊覽所見的情形，更不知敵僞盤駐時何等樣的蹂躪，深沉的江面上，給我許多憶念和留戀。

及至十六日醒來時，已經又在航程中了，窗外已看不見邊際，只有江陰的黃山，天牛港的江岸，以及南通的狼山，都像曇花一樣，一現即逝之外，彷彿已到了大上海之中，但聽風吹劈浪，嘩啦個不停，輪船震盪得前昂後翻，有如搖籃，旅客中有些暈船了，睡着連飯都不吃了。

下午航近崇明島，拋錨下碇，停泊在江面上的各式大輪很多，而且屬於海軍用的，和平時所見的大輪船

不同，江中因爲沙磧很多，都用了浮標，以爲航行者的指示，看去好像拋在水中的大葫蘆，隨水浪浮動，但是不會變易位置，夜間頂上的電燈還放出紅光來。

在寶山縣境旁，轉入了吳淞口，風浪頓時消失了，兩岸忽而合近了，在陸地上的建築物也一幢一幢迎來，一矗一矗的多起來了。航行不久，看到成排列隊的大輪船，停在江上，有那麼幾十里路的長，數目多到數不清，但都是外國輪船。還有許多小划子跟着波浪在飄在泳。

暮色的網漸漸籠罩下來，五顏六色的電燈，霓紅燈閃得人眼睛也睜不開，上海，一別十年的上海，依然如此的繁華，依然如此的偉壯。我像一個從大家庭裏被踢出去的孩子，在山林中飽受了十年的風霜，又回到高大的簷下來了，萬千的情緒，霎那間全襲擊上心來，我不知道哭了好？還是笑了好？可是一個字的音調也發不出！

航近外灘，夜遊人們在外灘公園中稀移漫步，銀行大廈挺立江岸，江海關的鐘在打了六下，電車，汽車，三輪車，人力車，脚踏車……以及各式人等，在馬路上擠來擁去，……

我忙着登陸，忙着招顧行李，忙着僱車子，預備去和朋友的門借宿，我坐上離別上海十年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三輪車，我噓一口氣，離開了大江，移入倘漨熟識的都市的懷抱。

路程的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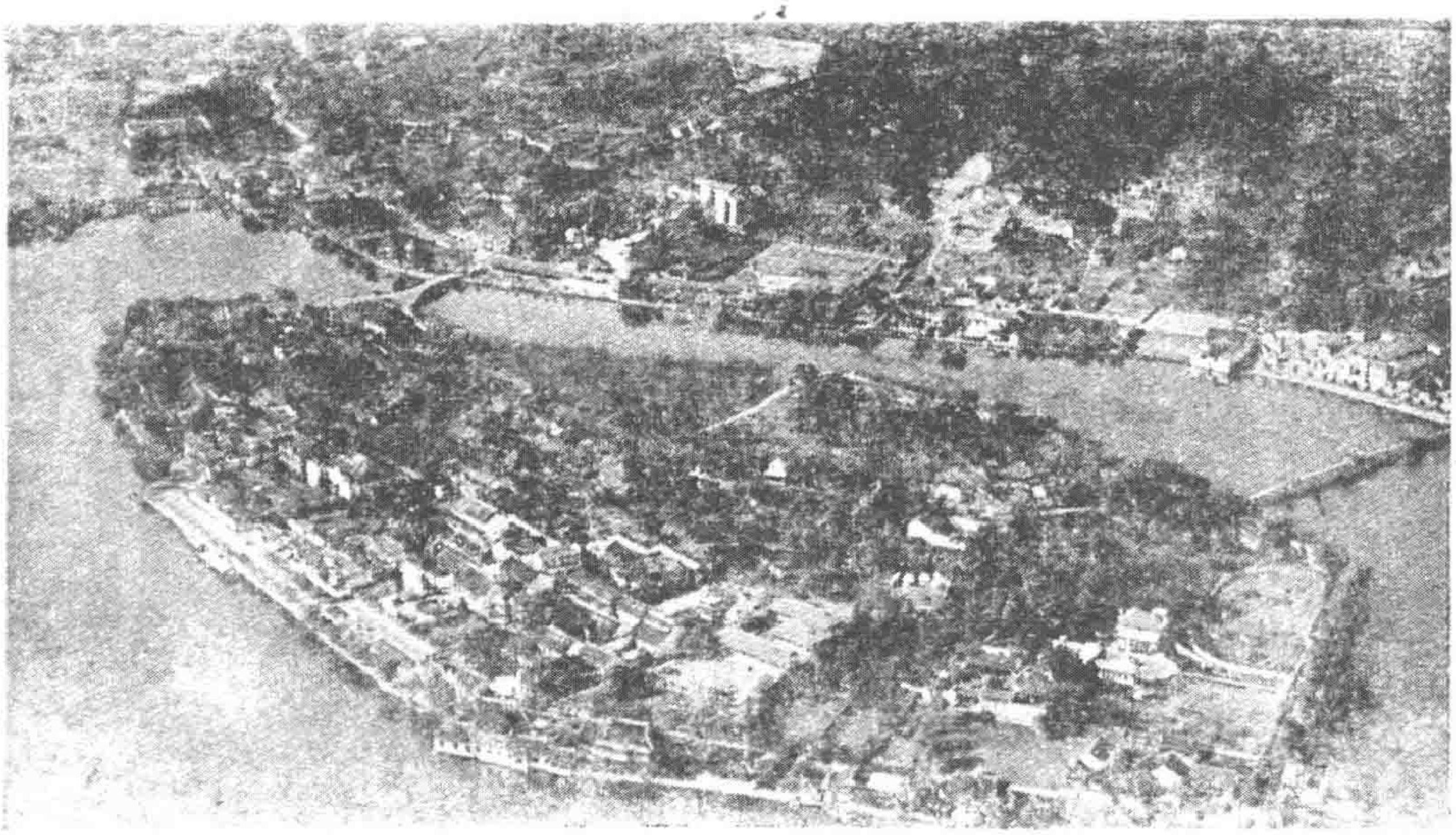
回憶起，在路上費了二十多天的時候，航走了四千四百六十九華里的長程，所經過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六個省份，以及各省的通都大邑，大小縣城和鄉鎮僻村，長江所跨到這許多地方，各有地形，地勢，環境等等的不同，奉節以上的一段，便是四川盆地，地多邱陵；奉節到宜昌的一段，是三峽山地，以下到蕪湖這二千多里路程，便是大湖區域，大平原中間有邱陵；蕪湖以下，才算是長江的三角洲，全部是平原了。

長江之水，除正流外，附近各水都爭相來歸，尤其二千多里大湖區域，兩旁大小湖水數不清，有的流入長江，有的注入漢水，有的知自成獨立。從石首到城陵磯的一段，忽而湖南，忽而湖北，南邊就是三仙湖，洞庭湖，北邊還有長湖，三湖，白鷺湖。在湖北境內更有洪湖，黃蓄湖，沉湖，排湖，大沙湖，黃塘湖，晉湖，汈汊湖，白水湖，西湖，梁子湖，武湖，張渡湖，漳源湖等等左右倚傍，入了江西境，鄱陽湖首當其衝，在安徽又有大官湖，龍官湖，泊湖，大南湖，白兎湖等撫附江之西北。此外恐怕還有許多無名的小湖哩。

長江，橫貫六省，接通首都和陪都就適於勝利復員運輸方面，它貢獻了整個的生命，貢獻了最大的力量，啊，偉大的長江！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於上海





西湖孤山

蘇隄二月春如水

朱偰

水光瀲灩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
——蘇軾

西子湖之名，膾炙人口久矣。方志紀游之作，汗牛充棟，任何正面描寫，皆屬不必；茲但就印象所及，側面描寫西子之姿態如左：

輪廓素描

西湖圍可三十里，天目之山，龍飛鳳舞而至於錢塘，環其三面。其間泉澗谿壑，千百道渟豬爲湖，湖水澄碧見底，山影盡可照人。蘇隄十里徑其西，分湖爲表裏，隄之橋有六：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隄，五曰東浦，六曰跨虹：所謂『六橋煙柳』是也。湖之南列玉岑靈石諸山，而南屏爲最秀；湖北諸山之秀者，寶石爲最；而崖穴幽異，石骨磷砌，則靈鷲峯其西山之最秀者也。孤山橫絕湖西，獨峙水心，背引西泠橋，右接蘇隄，與斷橋相屬。其間樓閣參差，松篁掩映，爲全湖最饒勝景之處。

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馳譽海內。顧十景內容，有新舊之分。元人已有『錢塘十景』，其命意題辭，對仗工絕，非後之十景所可比擬，其名稱如下：

六橋煙柳　九里雲松
靈石樵歌　冷泉猿嘯
葛嶺朝暾　西湖夜月
孤山霽雪　兩峯白雲
北關夜市　浙江秋濤

至今之西湖十景，則爲清康熙帝所品題，不及元人十景遠矣，其名稱如下：

蘇隄春曉　平湖秋月
雙峯插雲　南屏晚鐘
柳浪聞鶯　三潭印月
花港觀魚　雷峯夕照
曲院風荷　斷橋殘雪

蘇隄二月春如水

西湖風景，以春二三月爲最佳。余到西湖，正柳絲乍青，花枝將放之時，湖上由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遠望湖光染翠，山色橫黛，極明媚之致。過斷橋，行於白沙隄上，夾道植緋桃垂柳，湖水空明，蘋藻可數，已覺心曠神怡，與山水眞靈契合。既

至孤山，更從垂楊影裏，遙望湖濱，樓閣亭榭，倒影水中；湖上艇子點點，波光蕩漾，西子湖之濃媚，蔚然畢現。『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艸纔能沒馬蹄。』白香山之詩句，亦能描寫入神。

葛嶺朝暾

西湖最盛，爲春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袁中郞所謂『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故游湖者，必臨葛嶺觀日出，必過雷峯看夕照；尤以朝暾初上，海光曈曨，雲蒸霞蔚，氣象萬千，誠爲巨觀。余嘗登葛嶺初陽台，以觀日出，有聯云：

跨鶴登臨　看日出扶桑　潮來龕赭
捫雲顧盼　正天心月上　水面風來

時曉日未出，宿霧猶斂，東望滄海，曉光曈曨。須臾紫氣東昇，朝暾欲上，但見赤日一彎，湧起沉沉霧氣間。須臾日上半規，光芒萬丈，回首南北雙峯，盡巳浴日，草木山川，都作淡金色。頃刻亭亭一輪，紅光飛射，令人不能正視；而一湖煙靄，反覺茫昧，蓋晨炊巳起，而朝霧作矣。

雷峯夕照

雷峯古塔，余幼時嘗見之，祇覺古色斑剝，籐蘿纏繞，年老歲深，搖搖欲墜。二十二年重來，巳不見塔影，但覩荒草離離，蒼涼滿目，圮址圍以短垣，儼如丘墳，蕪木叢雜，高與人齊。徘徊憑弔，不勝今昔之感。近人詩云：『殘陽不掛雷峯塔，回首南屏一惘然』，良足發人慨歎！

韜光觀海

自靈隱寺左而上，石磴數百級，幽篁夾道，古木婆娑，竹徑窈窅，似不復人間世。峯高百盤，流泉數十折，山僧剖竹引泉，隨磴曲折，達於山廚，水聲琤琤，有若絃索，因名日韜光泉。捫蘿附葛，可三四里，乃達韜光庵。庵懸巖結屋，勢若凌虛，臨欄而望，湖山懸嵌檻外，障畫排空；庵後小軒數楹，山窗澗戶，明淨無塵。泉涓石隙，匯爲深池，泉水泠泠，夏不覺暑。更上一層，居韜光絕頂，有石樓方丈，正對滄海。駱賓王續宋之問詩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即指此也。俯瞰西湖，波光蕩漾，湖外錢塘江，浪紋可數；江外煙波浩渺，茫無涯涘，蓋海門矣。僧言破曉登此觀日出，景色殊奇，世稱韜光觀海者以此。

湖心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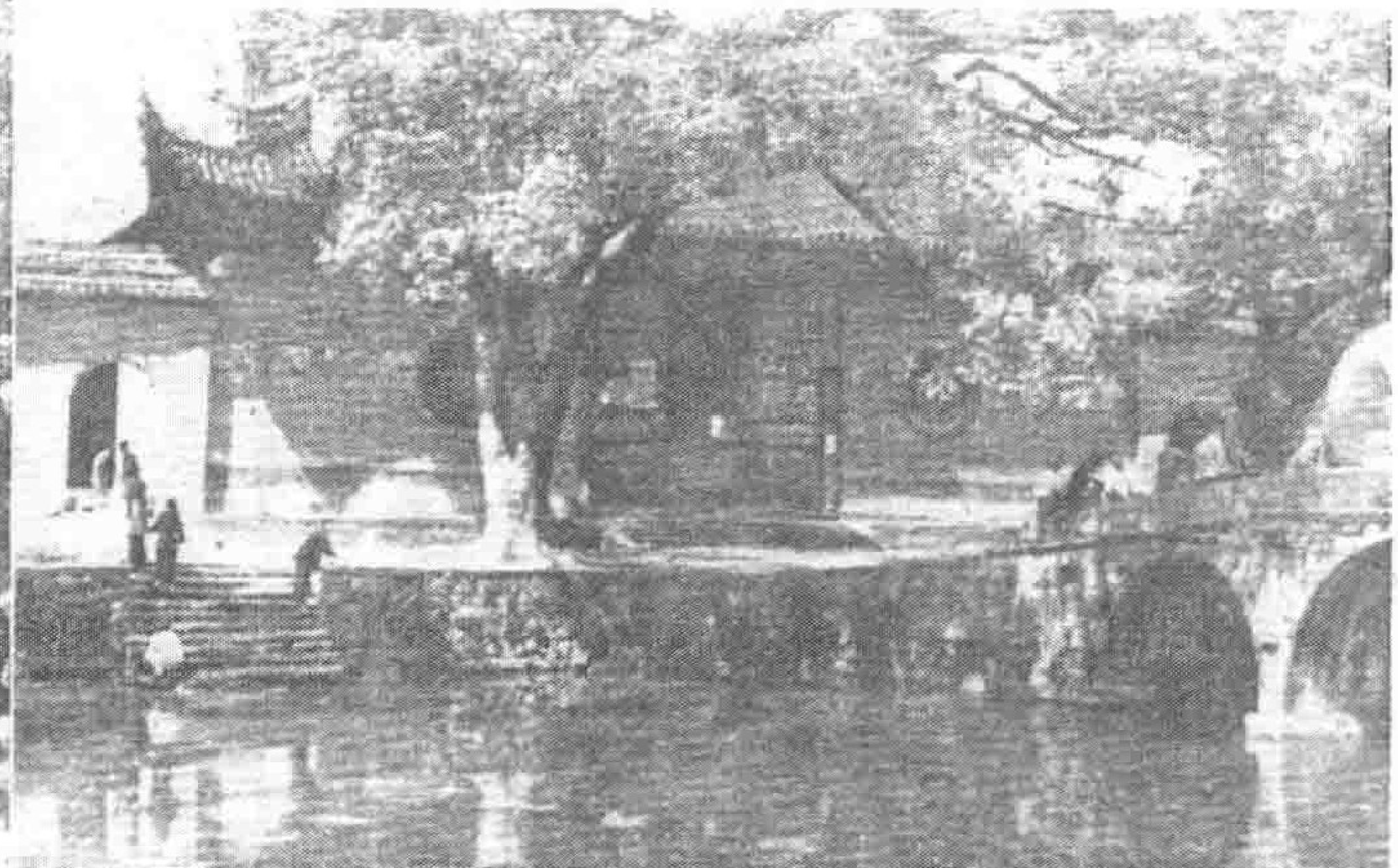
湖心亭孤懸湖中，綠楊掩映，別有天地。舊有層樓，憑欄四望，羣山環列如屏。余放舟湖心亭，已近黃昏，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造物者美景，眞無盡藏，亦在人如何領會之耳。

友隆行
Bacon Zung & Co.
專營進出口業務
進口：紙張 棉花 羊毛 化工 原料 其他
出口：猪鬃 桐油 地毯 其他
地址：外灘七號四樓
電話 一一九一五號
歡迎賜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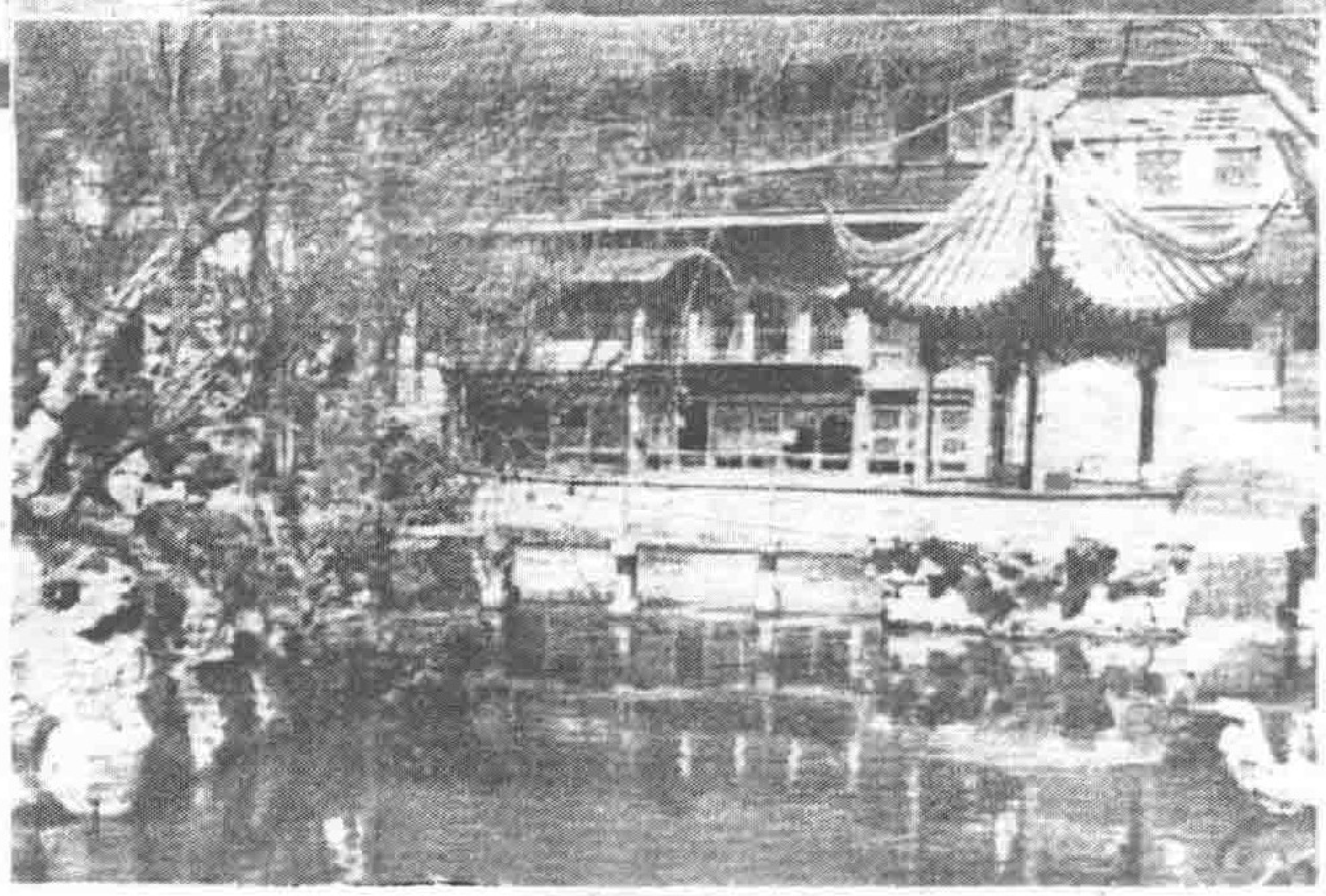
吳門雅游剪影



獅子林內之獅子峯



西園爲蘇州最大寺觀寺旁有放生池。



獅子林湖石玲瓏洞壑宛轉



虎邱又名海湧峯，相傳白虎踞其上，故稱虎邱山。有古塔、虎阜禪林、劍池、眞孃墓、點石頭等勝蹟。

瑞光塔爲蘇州有名古塔之一，惟年久失修，現已搖搖欲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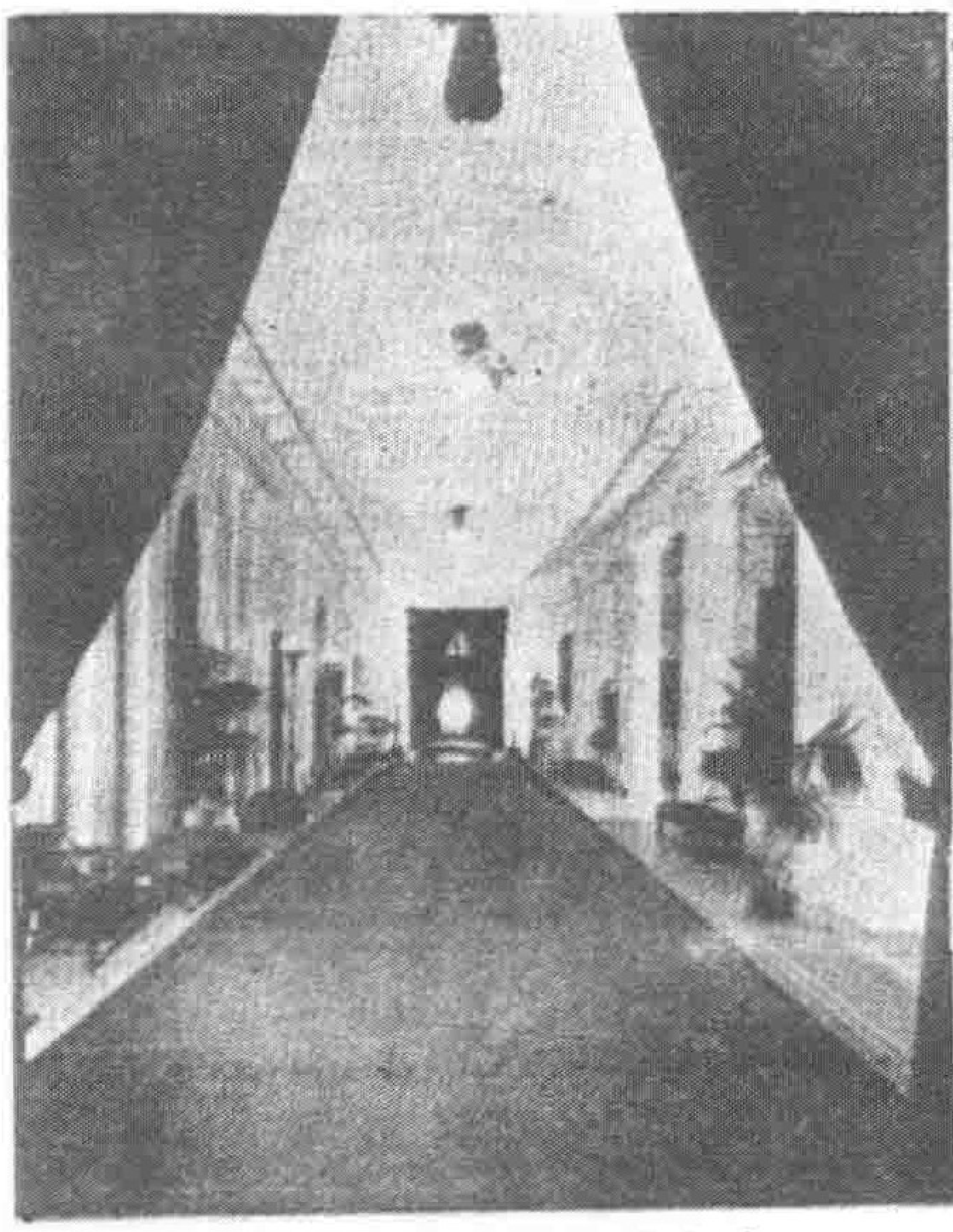


蘇州是水鄉，郊外野橋流水，極具幽靜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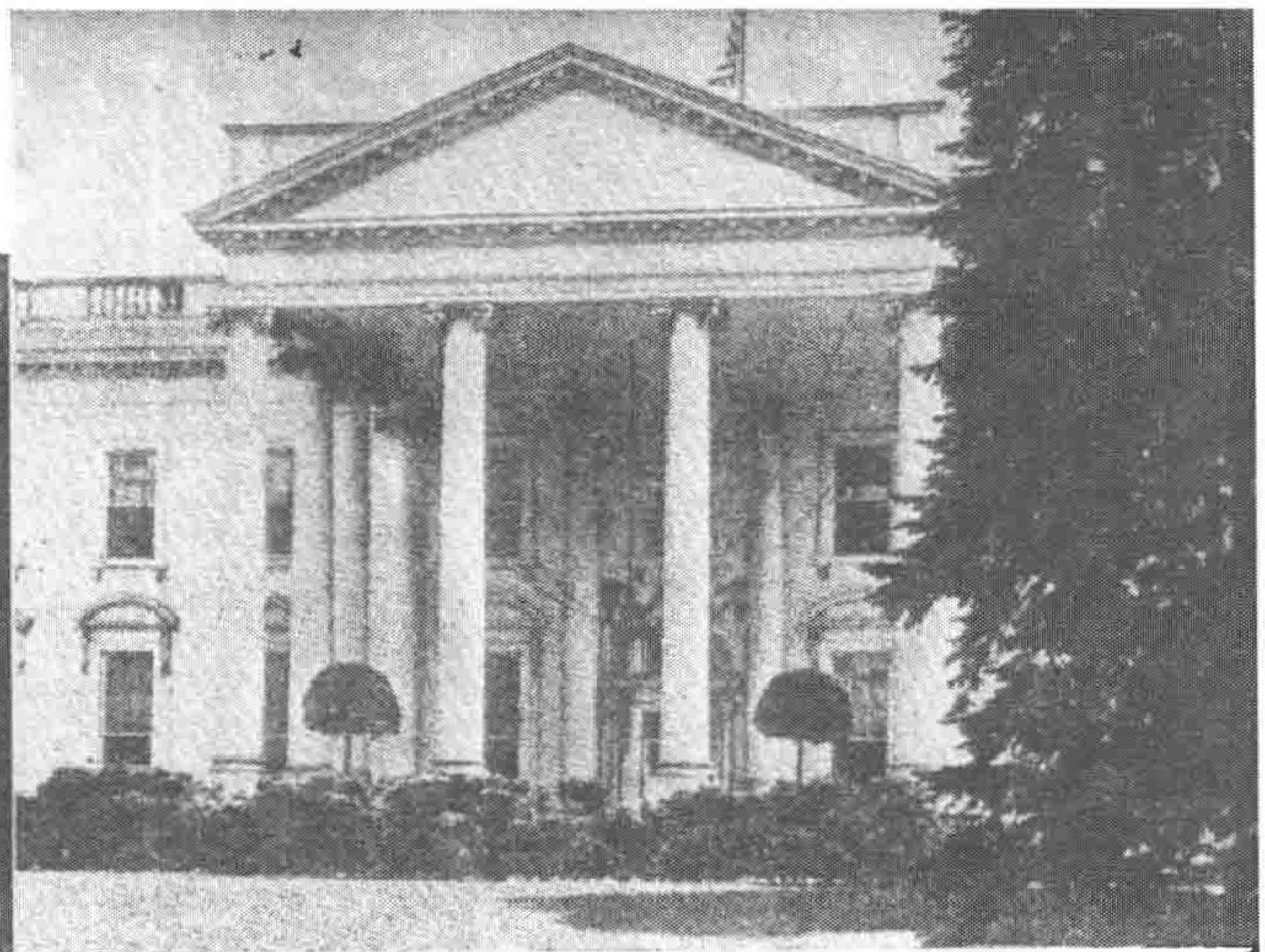


白宮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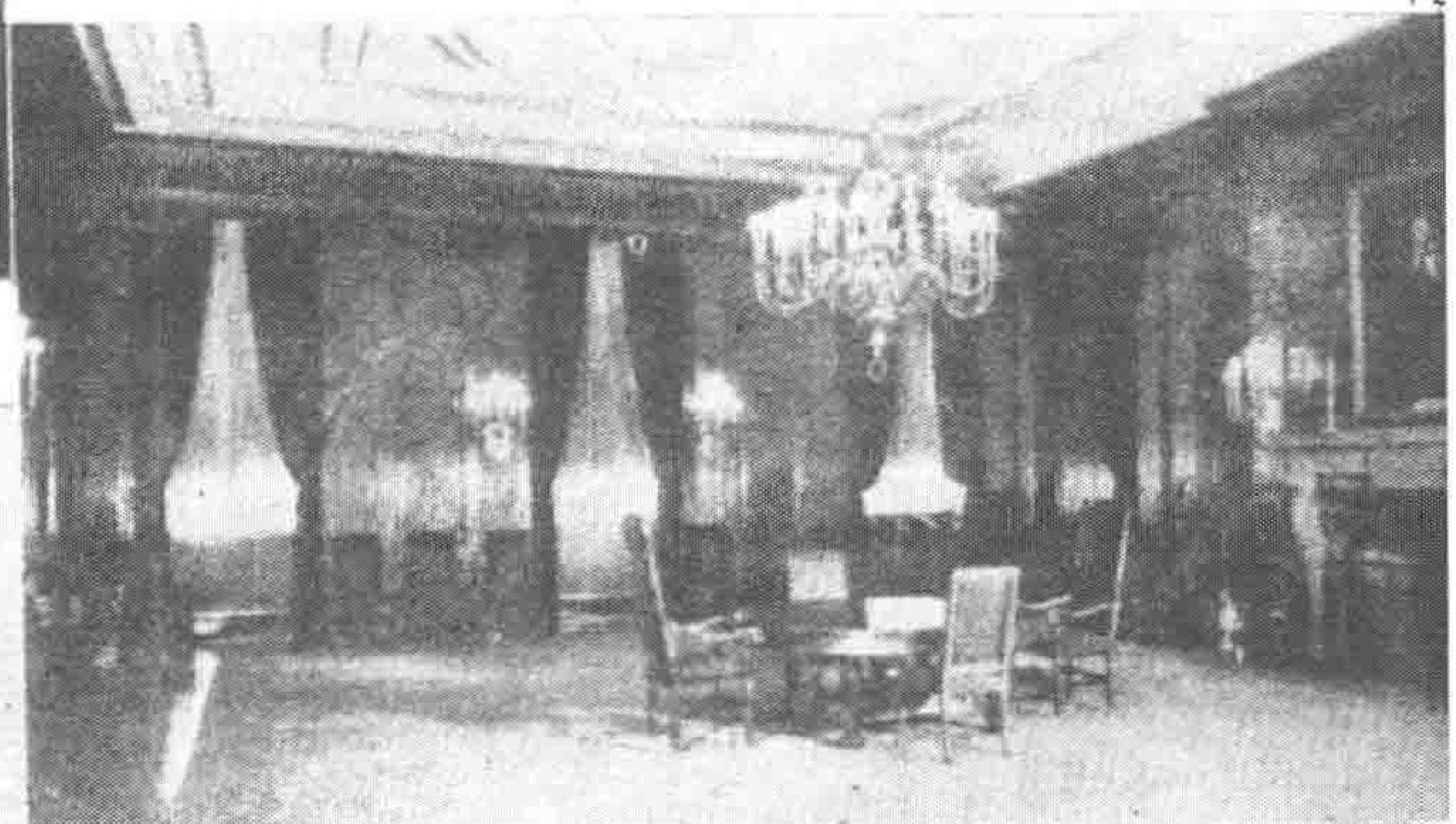
本誌駐美記者張延祥寄



△自此長廊可直達宴廳



△美國大總統府白宮之北面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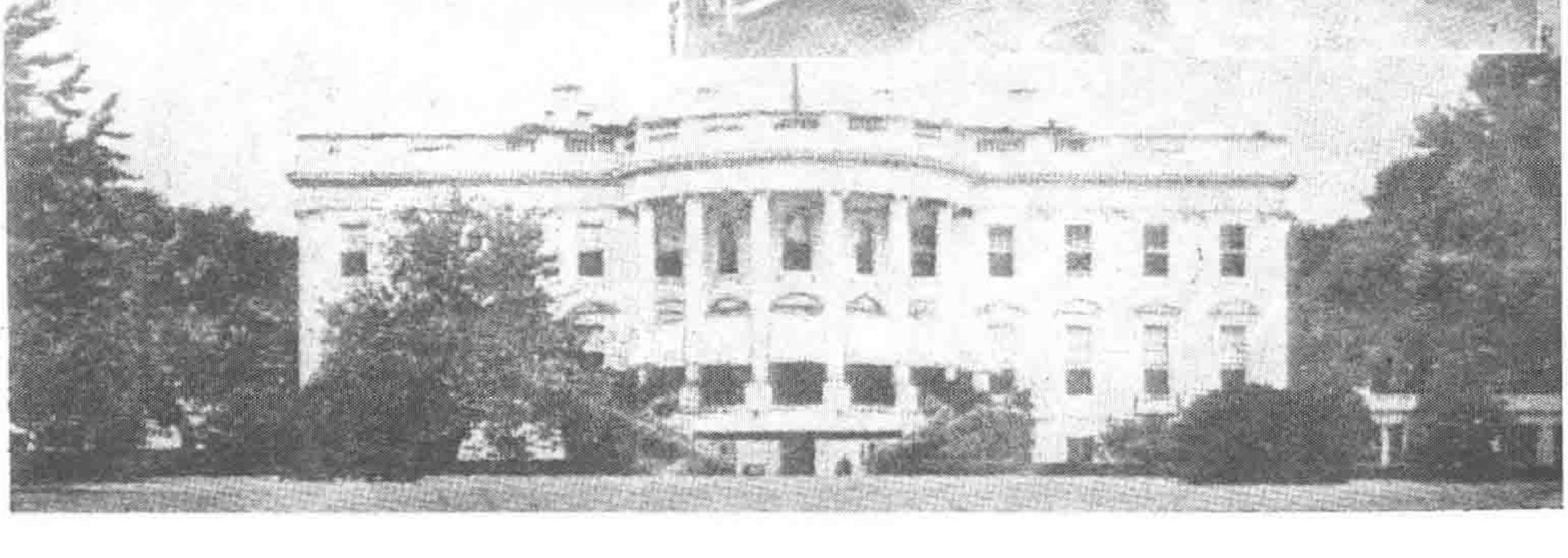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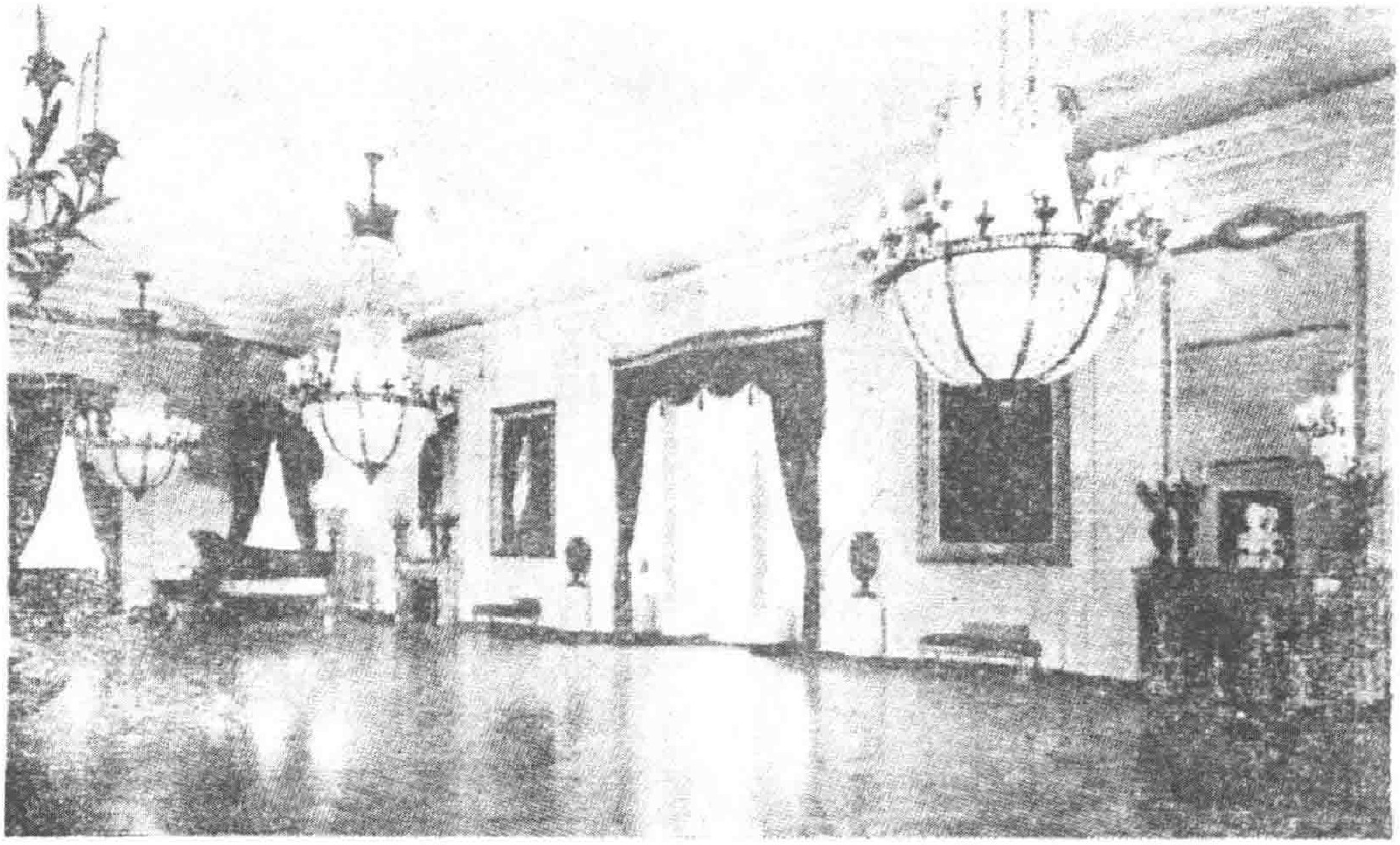
△杜魯門總統夫人之請束



△白宮藍廳內景



△白宮南面之壯觀



美國白宮之西廳

會見杜魯門總統夫人

本誌駐美記者 張延祥

余渡美，或見詢曰，留學乎？應曰，將聽夜課而已。曰，遊歷乎？曰，公費出洋，豈敢曰遊歷，惟旅中見聞，固不禁也。曰，然則考察乎？余惶然曰，工作而已。余到美已半年，工作有定時，生活舒適，氣候溫和，實可稱休養耳。余自離校後，工作二十餘年，今獲此機會，來美休養數月，固足自慰，不僅解嘲已也。

公餘乃入夜校聽講。余未老先白頭，然美國白髮老學生固不希罕。夜校亦有學分，亦能積學分以換取碩士博士頭銜。因之余重取得大學生之資格。不意一登龍門，身價百倍，竟接到白宮之請柬，杜魯門總統夫人『在家』請去吃茶！說明是杜夫人招待各大學讀書之外國留學生，並附入宮證一張寫上姓名，註明『不准轉讓』，日期爲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十三日星期五原爲西俗不吉之日，今乃得邀殊榮，何不吉之有。

屆時整裝前往。吃茶毋須穿禮服或燕尾，(現在美國穿禮服或燕尾之場合極少)，但至少要穿深色服裝，上下一色，白襯衫，黑皮鞋。由東門入宮，武官左右招待，繳驗證卡，步入走廊，因在冬日，暮色已深，宮內燈光輝煌，金碧耀目，卸衣帽，拾級登二樓。白宮自去年十一月起，已重行開放（戰時停止開放），民衆可自由入內參觀，時間爲每星期二三四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惟參觀僅限于樓下各室，若欲登二樓必須先取得國會議員之介紹證，此亦美國會議特權之一也。白宮建築于一八〇〇年，佈置堂皇，年加修葺，看不出是一百五十年前之建築物，如有王母之駐顏術焉。

時已有二三百人，魚貫列隊前行，先入東廳，穿入綠廳，再入藍廳，此爲總統延見使節之處。再入紅廳，此則爲總統夫人接待嘉賓之處。即望見杜夫人立室之中央，與列隊行經之嘉賓，一一握手爲禮。總統夫人左站武官一人，先詢嘉賓姓氏，轉告夫人，故夫人于握手時，能致詞 How do you do, Mr. Chang? 這句客套話，美國人每天見面，隨口說出，余實不知何解，不能找出適當之中文字句。當時亦同樣的回答她一句。應答，握手，行經，歷時約五秒鐘，即向前行進，後面一位亦同樣一握手，一聲 How do you do, Mr……? 隨着同進大宴廳。是日到者約四百人，每人一握手，一聲 How do you do? 平均五秒鐘，則杜夫人實站立半小時以上，亦難爲總統夫人矣。

進宴廳，長桌置點心蛋糕，糖菓餅乾，桌一端置咖啡壺，另一端置茶壺，隨意請用。有 American University 教授 Dr. Ernst Correll 等與各學生寒暄談話。宴廳中之侍役均黑衣白衫，無女性者。宮中陳設，不暇述，介紹照片數幀，藉供參閱。

進白宮，此爲第一次，然余受柬往白宮，祇吃一杯茶，不比嘉禮舞會盛宴之可記，更非受使命晉謁元首之可誇耀，曷足道？不外學美國大孩子之習氣拾得一雞毛當令箭。（假使果眞身爲白宮上賓，早有記者報道，何必在旅舍深夜，自寫文章？一笑）遠旅者多歡喜找尋紀念品，甚至竊取織有旅館名字之浴巾，或隨手牽羊帶走刻有餐館標記之刀叉，相沿成風，決不犯法，則杜總統夫人之請柬，安可不記茲亦彙刋于上頁插圖中。

一個美國人旅行德奧管制區

J. Frank Dobie原著
伍必熙譯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由巴黎首途前往德國。在德國的幾個月中我來往各地担任美軍教育機構中的講員。這裏所寫的完全是我個人所見聞和感覺的一切，或許可以代表許多在軍隊中服務的美國人民的意見。

我坐夜車離開巴黎到法朗克福，車上大多是駐在巴黎的美軍前往德國消磨假期的。每到一站，駐在車上的巡邏隊便下車守望，以防有人潛入行李車中行竊。抵達萊茵河時天剛破曉，火車在一座臨時築成的橋上通過，那德國人引以爲豪的梅玆大橋已破壞得不能使用了。車抵法朗克福後換乘吉普，經過無數斷垣殘壁到達郊外的霍斯脫鎭。這裏有一宅笨大牢固的房屋矗立在瓦礫中未受到轟炸，這房屋是「法本」公司所建，現在被美軍佔用作爲辦公處。教育機構，報紙，電台和攝影人員都在這裏，還貯着行裝和宣傳品。一哩之外另有許多房屋被劃作軍隊中工作人員的宿舍，我便住在那裏。據我所知，一般駐德的美軍都住在被徵用的德人房屋中。



法朗克福的車站，是德國最大車站之一，玻璃等皆已震毀，鐵架則猶存在。

收香烟頭是肥缺

這些房屋的四周都圍着電網，出入處有兵士駐守。我所居住的兩層內兩個中年的德國婦人爲我們料理一切，其中一個是這房屋的主人，她自己現在却住在親戚家裏。她常常問我美軍要住到多久，她說：「假使再過一年我還不能收回這房子，那我決定自盡了。」她們替我們洗衣和擦鞋，我們則以PX買來的糖果點心作報酬，有了這些東西她們便可以很容易地換到現錢了。洗衣時我們另給她們肥皂，這些肥皂在替我們洗衣之外還足够她們自己一家之用。據我看來，這班德國婦女一個月拿得的糖果和肥皂比四十個法國婦女一年中所得的還要多。

我們的餐堂在當地的俱樂部裏，這也是一所笨大的「法本」公司的建築，門口有武裝的兵士站着，以防外人混入，獲得便宜精美的菜肴。侍者都是被遣散的各國戰俘，尤以波蘭人爲最多。在德國各地進餐給侍者一兩支美國香煙作小賬，已能使他們很滿足了，在這裏收集煙灰盤是一個「肥缺」。

法朗克福的美軍總部亦在一所「法本」公司的建築裏。當地人民謠傳這些巨大的房屋都是預先被指定不予轟炸以供佔領軍辦公之用的。法朗克福亦有一個兼作餐廳的俱樂部，裏面還有一個樂隊在進餐時演奏美好的音樂，倘若你有興請他們飲一杯的話，便更賣力。

拾煤塊和伐樹枝

一九四五年冬天，除佔領軍外人民無煤可用，所以常常可見衣冠楚楚的人們爭拾卡車上落下來的煤塊，一離開城市便可看見人民騎着自由車或推着小車，上面載着林中取來的樹木，普通都是細枝，因為他們祇取當局準許採伐的那些樹枝，並不任意亂伐，守法的精神確令人敬慕。

把法朗克福全城商店中所出售的貨物堆積起來，恐怕也祇能裝幾輛卡車，在德國各地我從未見過一所完整的傢具店，但若是多出幾枝香煙的話，便有人會替你覓得整套的傢具。我曾看見一個箱店老闆將一隻全新的旅行皮箱易取四條香煙，他說有了香煙他可以有購買限價肉的優先權。

戰前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法朗克福現在竟沒有一家完好的百貨公司，商店大都已被炸毀，霍斯脫鎭所剩的唯一的大百貨公司却被紅十字會所徵用。

到法朗克福後，我便開始講解工作。我的講題是「現代化的公民」和「思想的重要」之類，按照當局的計劃，每一士兵每週必需受此種「强迫教育」二小時，所以有時候我在上面講解，下面的兵士却在做甜蜜的美夢，我的政策是祇要他不發鼾聲我總不加以干涉。除講解外，大半時間我在紅十字會的俱樂部中與兵士們談話，這是自由參加的，所以有時候到了指定的時間仍祇有我自己，有時候却滔滔不絕的與他們談到半夜。

後來我被派到慕尼黑和巴透茲，在慕尼黑時我好奇地去看昔日納粹主義發源地的霍夫博勞大廈，那知已成為紅十字會分發多福餅的場所了。

德國人思想如此

從我在慕尼黑所經歷的幾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德國人的思想和他們對



維也納少女與美國兵士在『圓舞曲之王』的石像下

佔領軍的反應：

在慕尼黑一所紅十字會主辦的俱樂部裏，我詢問一個藝術展覽會的地址，一位管事的德國女子告訴我說：「在那邊一個有翅膀的金色女神的地方便是了。」「哦，是的，」我說，「我曾見過這女神，但不知她代表什麼？」「這是和平之神。」她說，臉上和語調中充分顯示出她虔誠地在告訴我德國人的愛好和平。「那一次的和平呢？」我問。「一八七一年的。」這時她臉上敬虔的表情已消失了一半。我沒有再問了，原來這是紀念第一次德國向法國進攻獲勝，奪得亞爾塞斯勞萊兩地的「和平」，無怪今日三色的法國國旗要傲踞在她上面隨風招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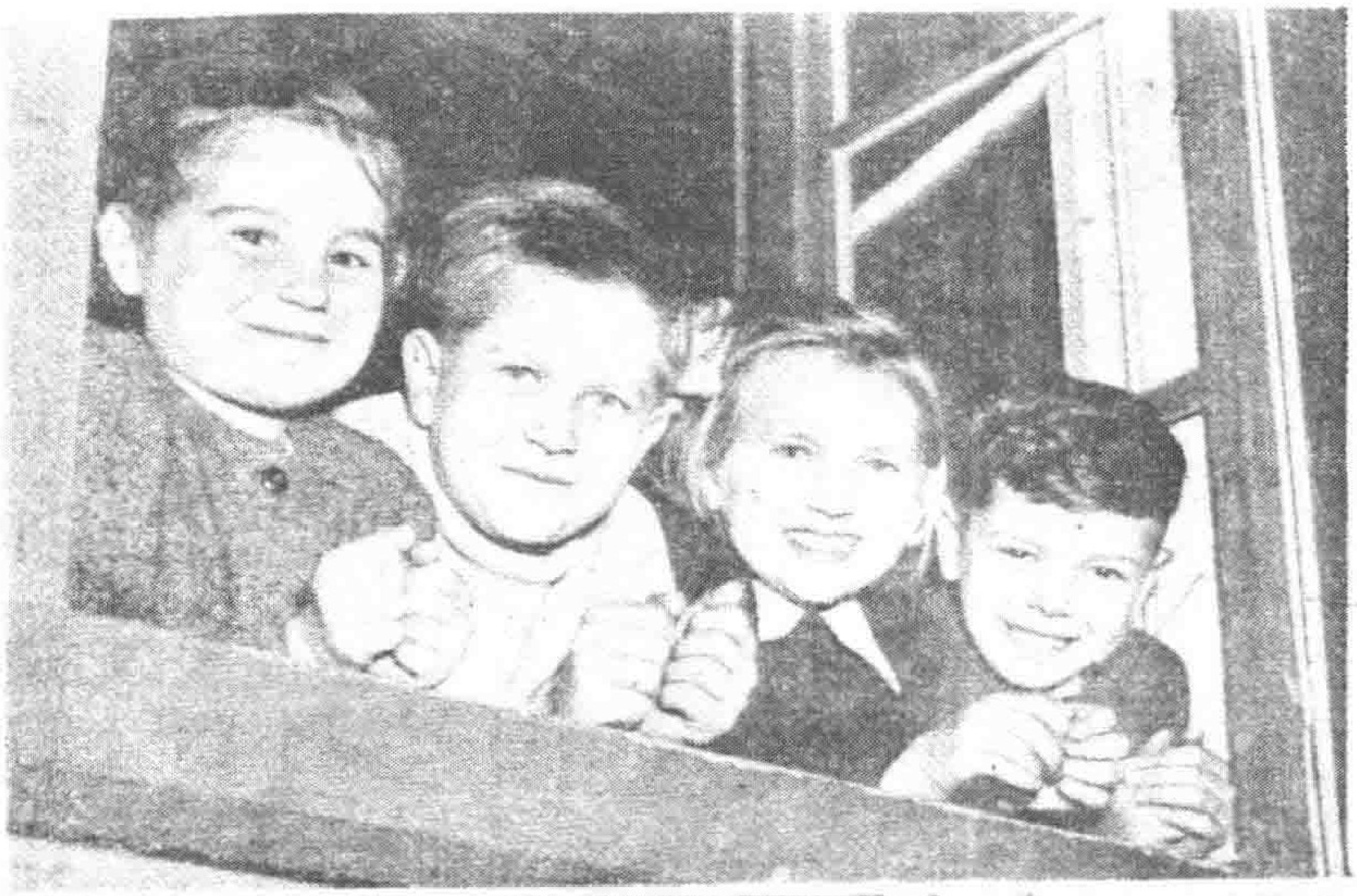
每天上午十一點鐘以前總有一大羣人站在新市政廳對面的一塊廣場上，等着看十一點時大鐘下面的一齣默劇。那天我也站着等候，要看一下，站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大鐘開始打第一下時兩個小鉄人打着小鈴出來了，接着兩隊兵士從兩旁出來，這時身旁的小孩打着流利的英語告訴我說：「騎馬的兵要來了。」果然，後面又轉出來了兩個武士在馬上比武。「有一個要被殺死了。」立刻，一個武士從馬上被挑了下來。「現在兵士下面的人們要跳舞慶祝了。」當然正如他所說一般，許多人開始跳舞了。他又加上一句道：「這是巴伐利亞和奧地利的一個戰爭故事。」我很歡喜這孩子，但我歎息這一齣代表中世紀時比武和舞蹈的默劇，用來供市民娛樂的，却在德國小孩的頭腦中構成一幅戰爭的圖畫，倘若他受的不是軍事化的侵略教育，我想他決不會把所有的事情都染上戰爭的色彩的。

對盟軍憎恨冷淡

在慕尼黑時我住在愛克塞爾錫飯店裏。這是專供盟國官員居住的，

在附近一帶是一所碩果僅存的大廈，與慕尼黑火車站僅隔一條長街，每天有大批搭火車的德國人都要從這裏經過。無疑的，每一個慕尼黑居民都知道這是全市最舒服的地點之一，寬大的房間，熱的食物和飲料，熱水，暖氣，浴室，種種物質的享受無不具備，在德人心目中，它代表了征服者的舒適和高傲。那天我正在等一輛汽車，所以便站在進門處的大玻璃窗後面，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觀察每一個過路者的面部表情。在德國人看來，我這穿着制服站在大廈裏面的美國人十足地顯出統治者的氣味。所有見到我的過路者都對我望一眼後立即掉頭他顧，有些表示出憂鬱或冷淡，更有些臉上顯露出憎恨。一對正談得很投機的男女走來了，忽然那男子的視綫向我站的地方射來，頃刻間他那充滿着笑容的臉好像觸了電流一般變成了忌恨與狠毒，簡直無法形容，他身旁的女子也跟着改變了態度，這是德國人內心對我們的反應最好的顯示，而不是我們普通所見戴着假面具的態度。祇有一個人對着我開口大笑，且招呼我出去和他一同歡娛，那是一個醉漢。

離開慕尼黑後到巴透茲，這裏沒有受到一點破壞，商店中放着不少奶酪和肉類，人民亦少憂鬱忌恨的態度。雖然有許多無家可歸的德人被安插在這裏各家庭中，但就一般說來情緒較為樂觀。這裏有不少美國兵士跟德人學習滑雪，而以教他們打捧球為交換。





（上圖）四個無家可歸的波蘭孤兒由聯合救濟總署收養着

（下圖）德國人的家擁擠情形

四國兵一同出巡

接着我前往維也納。維也納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三點：第一是那個稱為「市政廳」的美國紅十字會俱樂部，第二是維也納居民憧憬昔日榮華的態度，第三是蘇軍在當地的跋扈。

維也納的「市政廳」可算全歐最進步最有意義的一個紅十字會俱樂部，除了以美國人為中心外，各國人民都有。這裏是維也納的聯合巡邏隊隊員的休憩談天之所。聯合巡邏隊是由四國的兵士組成的，英美法蘇各一，（維也納雖然在蘇軍管制區內，但當地是四國共管的）他們一同出巡，雖然大多數隊員祇懂得本國語言，但相處甚融洽，且能順利合作。在四國共管的城市中，此種聯合巡邏隊是很需要的，因為語言不通的兵士常易發生誤會和爭執。主持這裏俱樂部的海倫貝柯女士常常鼓勵兵士們研究和討論國際問題，各國兵士的互相談話與交往使彼此間更能瞭解與合作。假使今日協商國際大事的幾位巨頭也能像他們那樣的誠摯相處，那末各項問題或者能較易解決了。

維也納的繁華夢

在維也納的街道上耳中常聞手拉風琴伴



德國人又回復到以物易物的時代一個少女正在用絲圍巾易取一只鋼絲琴

奏着「維也納，我心愛的維也納」這種歌聲。每晚的音樂會和歌劇會使人回憶到奧匈帝國時代維也納的豪華。房屋雖巳殘破，人民雖然頹唐，但「藍色的多瑙河」仍尤滿着維也納的街道，間或可聞暢懷的大笑，但那也像是昔日歡樂的回響。市內無數紀念物和人像更加重了夢想已往的情緒。和這些古老失色的紀念碑相對照的是蘇軍所建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中間立着一個兵士，兩旁有兩個砲兵和兩個機槍手，他們精神奕奕，顯出緊張機警和向前的神氣，表示他們雖然經歷了千萬種艱苦，但還是不斷的向前，絕不返顧，正是今日蘇聯兵士一幅絕好的寫照。

離維也納後到薩爾茲堡，再到奧葛斯堡，這裏我聽到美國女子和男子講述各國人民向他們求婚的事情，希望可以因此進入美國，然後再解除婚約，甚至肯出五百美元作此種「掛名夫妻」的代價。

納粹獰惡的樣子

會有二十餘萬無辜人民被納粹活活燒死的達巧是我其次的目的。這裏囚禁着最狠毒的納粹衝鋒隊隊員。我仔細看了其中約二百個人的臉，其險詐獰惡的樣子令人髮指。當日納粹用來摧殘人民的刑具和活地獄似的刑房都被保存着供大衆參觀。一位空軍上校特地帶着一班新從美國調來的兵士來這裏觀光，使他們有所警惕，不致過分與德人親善。

未受轟炸的海德堡很少破壞，店舖中陳列着許多衣服和鞋襪，雖然都受到統制，但在德國已屬少有的現象了。店舖櫥窗外面觀衆最多的是一家專製美國軍官制服的商店。美軍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學中設立了一個規模頗大的英語書籍圖書館，專供軍人閱覽，德人是不得借閱的。但他們對英美雜誌的興趣並不因此減少，甚至有人願出一百馬克（合十塊美金）的高價購買一本美國雜誌。我送了一本關於民主政治和一本關於華盛頓的小册子給一位教授，他那感激的態度是我在德國第一次見到的。

審戰犯嚴重緊張

舉世聞名的紐倫堡是我下一個目的地。當然我趁這難得的機會去參觀一次納粹戰犯的審訊。這次參觀給我的印象很深，我認爲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法院外面來往巡邏的美國憲兵，其衣飾的挺直，和舉止的齊整，可與著名的白金漢宮門口帶黑皮高帽的衛兵媲美。法院旁有幾個兵士站在坦克車上面守望，法院的每一個進出口都有兵士把守，查閱每一個進出者的證件。在二行戰犯的後面又有一隊兵士靜靜地站着，此外有兩個兵士目不轉睛地分別注視着旁聽席和記者席裏面的每一動作，法院頂上還有一個兵士站着向下觀察，使審訊戰犯的工作不致受到一點阻礙和擾亂。嚴肅的法官，緊張的辯護律師，忙碌的譯員，使法院中沒有一絲鬆懈的氣氛。出法院一看，四面的房屋幾巳全被炸毀，幽暗的路燈照着堆滿瓦礫的街道，象徵那班戰犯的命運。

到伍茲堡後我去參觀許多獲得解放的戰俘們所居住的地點，他們大多是拉脫維亞人。在交談之後知道他們大都不願回到在蘇聯控制下的祖國去，而希望被遣送到美國，加拿大，或澳洲。

希特勒的辦公處

到德國的美國人都想一看她的首都柏林，我也不能例外。漸近柏林時火車駛過一個矮樹的森林，據說柏林的土地全靠這些樹木，因爲那裏的土地是沙質的，若無樹木遮掩，一陣大風把沙粒括去便可以使柏林的

地面立刻下陷數吋。

我坐着吉普作第一次的觀光柏林，替我駕駛的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德國青年，以前是德國空軍中的一員。他帶我去參觀在蘇聯管制區內的希特勒辦公處。路上我們載了兩個同行者，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他們都帶着攝影機，當我們看見希魔最後藏身的避彈窟時，他們兩人便取出攝影機來拍攝，那德國嚮導立刻警告他們說：「當心，裏面駐着蘇聯兵士呢，拍攝他的照片是違禁的！」果然，當他們向前行了幾步瞄準鏡頭時，窟中走出一個蘇聯兵士，他並未開口，祇搖了一下頭，兩位朋友也知趣地將照相機收了起來。



德國婦女的時裝表演以節省衣料為主

離德國議會不遠處的通衞口蘇軍樹立了一個軍事紀念碑，有一個兵士在那裏駐守着。我懷疑一且沒有蘇軍駐守時，這紀念碑是否會繼續存在。

英國區逐漸繁榮

柏林西南部的住宅區屬於美國管制區，包括受害最輕的商業區。英國管制區已逐漸恢復繁榮，聞名於世的奧令匹克大運動場即設在此區內。法國人最會顯露他們的情感，他們在德人所立的勝利銅像上懸着法國國旗。柏林市中許多著名的大旅館已沒有一個仍舊存在，店舖中放着的貨品以眼鏡和麵包為最多，德國眼鏡店之多，恐怕是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的了。

一個教美國兵士德語的德國青年傷感地告訴我，蘇軍進攻柏林時把他所有的錢財都燒光了，所以他不能達到進大學念書的願望。另一個在紅十字會俱樂部中任圖書管理員的德國女子，自稱她在納粹德國時代會拒絕在郭培爾手下工作的，告訴我蘇軍圍攻柏林時將她所有的一切都打光了。他們兩人先後伏在我肩膀上痛哭，但沒有一個會想到造成他們傾家蕩產究竟是誰的過失？

竟然罵美國猪玀

美國兵士對德國人的看法各個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一個軍曹告訴我，他遇見兩個剛從美國調來的新兵，拉住他說：「來吧，讓我們給這班德國鬼子看一點辣手，對待他們非用辣手不可！」一個吉普駕駛員則對我說：「這班新來的兵士都不行，略受了幾句甘言蜜語便軟綿綿了，他們還沒有知道德國人的狡壞呢，我自己就從沒有遇見到一個誠實可信的德國人。不多幾天前，我在街上遇見一個德國女子帶了個孩子向我要糖吃，我便給了她一包，她拿了糖謝了我走了，當我離開不遠時，祇聽見那女子用德語在對孩子說：『哼！謝謝那美國猪玀，看他們在這裏能住上多久！』我幼時就學德文，當然懂得她的咒語，所以忍不住趕過去給她一個巴掌。那班新來的兵士們若是多有點經驗的話，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仁慈的。

到法國感覺輕鬆

離柏林後到白利門，再乘火車回巴黎。當我一覺醒來發現已離開德國而進入法國時，我心中充滿了輕快的感覺。路旁的樹木和田地雖然和德國的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在德國時即連樹木也令人想到軍隊和紀律。在德國我所見到的是幽鬱，陰沉，和憤恨，一切都籠罩着灰色。法國在物質上並不比德國好，但一切都充滿着活力和希望，連空氣也是輕快的。即使他們喝白開水，但他們也帶着笑容喝。使我深信在年深月久之後，不同的民族性甚至可以在他們的土地中顯露出來。

澳·門·剪·影

程志政

到香港快四個月了，朋友們常常談起近在咫尺的澳門，他們說：澳門是一個別饒風趣的去處，從它那「東方蒙德卡羅」的外號上，便可想像一二了。他們又說：澳門和香港的氣息完全不同，香港是動的，澳門是靜的，香港彷彿是個摩登少婦，整日沉浸在紙醉金迷的氛圍裏，十足顯示着它的雍容華貴；澳門呢，却彷彿是個小家碧玉，外貌是動人的，內心是包含着無限神祕的。它的獨特風格，吸引了無數的遊客。

上年聖誕節的前夜，香港正在一片狂歡之中，那時可巧上海東成企業公司董事長孫受百先生也在香港，同在鄭俊人先生家裏吃晚飯，孫先生生平最愛旅行，國內的名山大川，差不多全遊過了，那晚從旅行閒談起，忽然觸動了他遊澳門的念頭，他堅邀記者同行，於是我們决定在十二月廿六日上午動身，如果時間趕得及，當晚再乘輪船回來。

從香港到澳門，交通便利極了！每天經常有兩隻輪船往返行駛，一隻是生昌輪船公司經理的「廣西」號，一隻是福建省農林公司經理的「美華」號，農林公司的主持人陳時雨先生，兼任海外通訊社的社長，和記者有一面之雅，當我電話告訴他，我們要在廿六日到澳門去觀光，他便堅請我們坐他們的「美華」，並且答應在百忙之中，親自陪我們同去，他的熱忱，多麼可感呀！

踏上美華

廿六日清晨六時，我便起了身，七時孫先生也準備好了，我們在曉色朦朧之中坐了街車，趕到干諾道上環元安碼頭，「美華」規定在八時啓椗，我們到時，已經七時三刻了，它那高聳瘦削的烟囱裏正吐着一縷濃烟，似乎告訴旅客，它是升火待發了。我到船上去尋陳時雨先生，他却沒有來，心想大概陳先生臨時有事不能來了，我們便自己先找了位置坐着，正在船將解纜的時候，陳先生匆匆的趕到了，他一再向我們抱歉，原因是他所住的地方，離元安碼頭很遠很遠，他雖然爲了我們特別早起，然而街車却誤了他不少的時間。

「美華」是一艘很小的船，主要的營業是載客，內分西餐房，西餐樓，唐餐房，尾艙四等，票價自八元起至廿五元止，每次可載百餘人，載貨的地位很小，每次最多也祇能裝上四十噸，尾艙有帆布床，西餐房有臥舖，西餐樓便是普通散座，唐餐房也有臥舖，但設備差些，好似長江輪船的統艙。美華雖然船身不大，載客載貨不多，然而內部却是十分清潔，和長江輪上的污穢零亂，不可同日而語，船長是英國人，所以管理方面，也充份表現出「英國精神。」

山城遠眺

八時正船離了岸，陳時雨先生邀我們到西餐樓去坐，同喝了一杯咖啡，陳先生是非列賓華僑，在抗戰期內，拋棄了辛苦經營的家業，到內地去參加抗戰，他告訴我們關于海外華僑的許多情形，並且分析他們的派系，源源本本，如數家珍，對于抗戰勝利後的中國現狀，自然也有無限的感喟。我們知道華僑是愛國的，是熱忱的，如果能因勢利導，政府可以得到他們無限的幫助，但是過去華僑的熱忱，遭遇了無數的失望，無數的打擊，從陳先生的言談之中，可以知道華僑內心的苦悶了！

東成企業公司是勝利以後在上海創立的，去年九月，在香港成立了分公司，目的是在樹立對英貿易的基礎，作國際和國內商場的橋樑，自從港公司成立以後，進行十分順利，孫受百先生此番南來，也是來督導業務的，我們的華南業務重心，雖然在香港，但澳門和港粵成犄角之勢，在商業上也有考察的必要。孫先生和陳先生不久就由華僑問題談到商業問題，陳先生表示澳門大有可爲，他願意來協助我們，擴展我們的業務。

美華輪向着大洋駛去，香港漸漸在迷霧中消失了！船身開始有些顚盪，我也漸漸的感覺頭暈了，便走到空的舖位上休息，一覺醒來，已是十一時了。急忙上去找孫先生，看見孫先生和陳先生正憑欄遠眺，原來已快到澳門了！不一會，澳門全景歷歷在目。但見洋樓聳峙，氣象萬千，澳門和香港同樣是一個山城，可是澳門的山上，樹木蓊翳，蒼翠欲流，和香港的牛山濯濯，迥不相同。許許多多的美麗建築物，襯在叢密的樹林裏，更是嫵媚動人！山頂上的教堂，偉大莊嚴，矗立雲表，吸引了遊客們不少的視線！

慢慢地船愈行愈近了，澳門的一切，也逐漸更清晰的呈露目前了！海濱一帶，道路修整

，林木蔚然，恍如世外桃源，葡萄牙人對于澳門的建設，確是煞費經營的，船在港灣裏繞了一圈，終于在一號碼頭停下了！葡萄牙的警察，站在碼頭上維持秩序，這是我破題兒第一遭踏上葡萄牙屬地，所以看到葡警，也有異樣的感覺，他們對于遊客彬彬有禮，也不檢查行李，比較香港的空氣緩和多了！

陳先生吩咐人先領我們到國際飯店去休息，國際飯店是一座七層巨廈，離碼頭不過五十碼，是澳門最大的旅館，我們先到七樓，因為房間不合式，又到六樓，差不多每間房都是空着的，比起香港和上海旅館的擁擠情形，更顯出它的荒涼寂寞！從走進國際飯店的第一個印象來說，澳門是衰落了！過去的繁榮是消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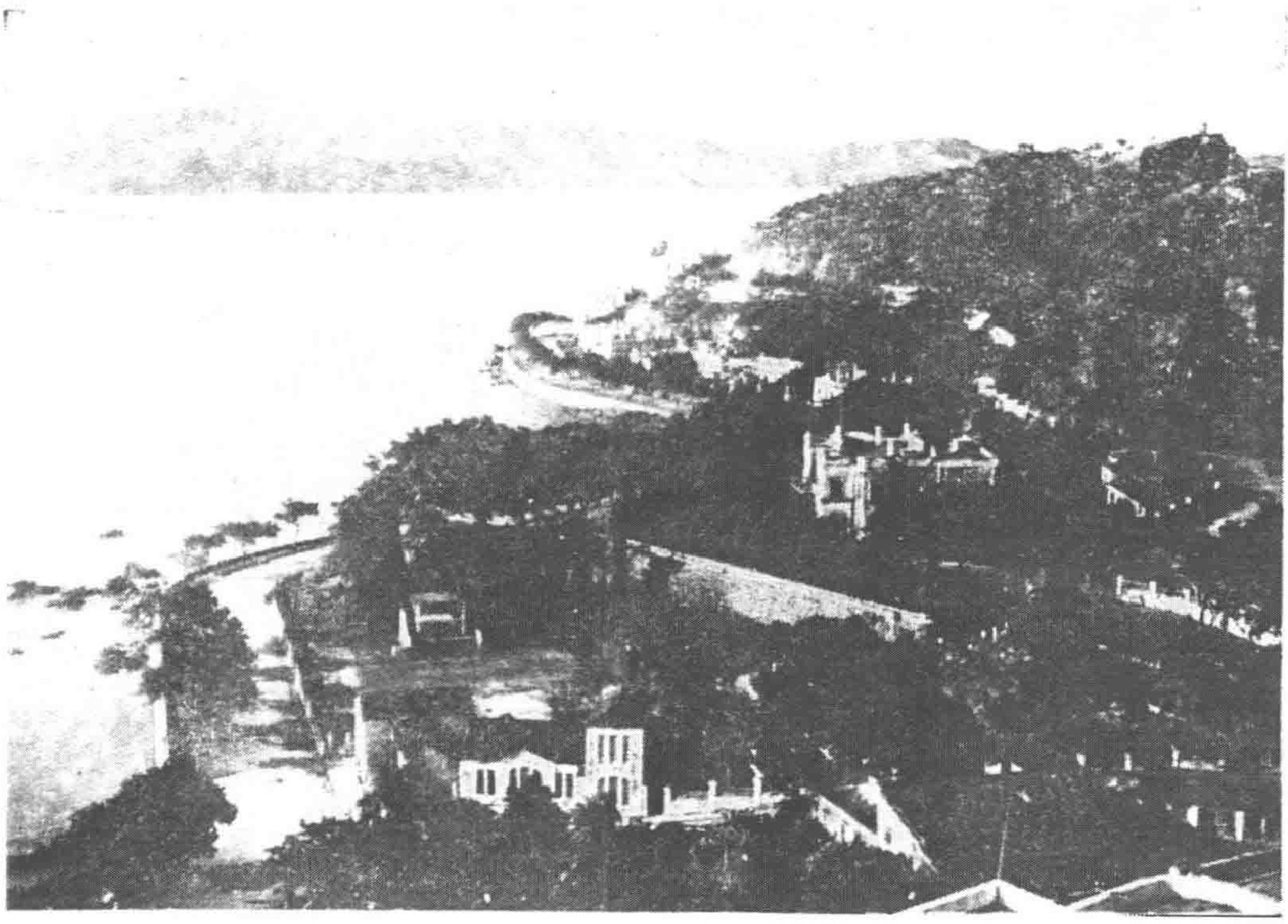
旅館裏既然十室九空，當然也十分遷就住客，每房十元，還可以打八折，招待也特別顯示着殷勤，照同樣的房間，在香港非十六元不辦，而且有時還要出小費纔能定到，由澳門的衰頹，更顯出香港的繁榮了！陳先生一會兒也來了，他約我們到餐廳去茶敍，餐廳裏地位寬廣，至少可容三百人，可是那天顧客，寥寥不足廿人，偌大一座餐廳，寂寞得可憐，原有的音樂台，也廢棄了，侍役們在無聊中睡中覺。

陳先生介紹他的朋友勞渭佳先生和我們見面，他在澳門經商九年，對于當地商情，極為熟悉。我們得到不少珍貴的材料。餐後陳先生忽然接到香港的電報，必須原船回港，他祇得向我們道歉，請勞先生來做嚮導，下午一時半，美華啓椗，陳先生和我們告別了。

環島獨遊

到澳門後的第一件事是換用葡幣，澳門一元合香港為一元〇六分，所以葡幣比港幣要價值高些。輔幣用角票，另有中國銅元，每十七枚合一角，這些銅元，已經多年不看見了，想不到葡萄牙人會用來做他們的輔幣。我們先在最熱鬧的新馬路閒逛，一般物價，比香港為昂，原因是洋貨都從香港販運來的，到處是大減價的招貼，深刻的描畫着市面的不景氣！據勞渭佳先生告訴我們，現在是澳門最衰落的時期，戰時香港淪陷後，澳門變成盈千盈萬富翁們的安樂窩，曾經一度繁榮，也鬧過嚴重的房荒。勝利以後，澳門市面盛極而衰，轉變極快，高樓大廈現時空無人居，華貴住宅，五千元至一萬元就可以買一幢，店房每月租金，祇消三十元，人工也跟着下跌，弄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澳門的市政，辦理得井井有條，馬路完全用洋灰鋼筋建築，堅固平滑，清潔異常。路名完全用葡文

風景如畫之澳門西灣



，翻譯了的中文名稱也是光怪陸離，不易記憶，比較合理的是把AY AL RIBEIRO譯成新馬路，也就是澳門的唯一繁榮街市。

回到旅館，孫先生要睡午覺，我便獨自一人作環遊澳門的巡禮，先沿碼頭向東行，看到不少的舊式商店，以及貧民的住宅區，澳門原是鄰近中山縣的一個島嶼，和石岐很近，對岸可以看到中山縣的農村，竹籬茅舍和澳門的高樓巨廈相映成趣，慢慢地走盡了碼頭區，沿着海岸轉而向南，看見一座紅色大廈，最初以為是市立小學，豈知走近一看，卻是一所中央菜場，裏面攤位林立，秩序厘然，但同樣的顧客寥寥，空氣十分沉寂。

再向南走，便是運動場，有看台，有跑道，以前是專為跑狗用的，現在受了市面衰落的影響，不再跑狗了，偌大一片運動場，改作為市民的遊憩所，裏面闃無一人，淒清極了。在運動場南邊，又是島的盡頭了。葡萄牙人正與海爭地，圍起了一大片漲灘。我回到中央菜場，向西走，看見對面一座小山，山麓洋樓櫛比，彩色絢爛，我知道這一定是澳門的高等住宅區了，便沿着闊廣的馬路前行，果然看見許多葡萄牙婦女和小孩，還有一個葡萄牙人和一個中國女子攜手同行，男的手裏提着一籃魚，好似夫婦模樣，葡萄牙人在澳門多娶華女為妻，所以澳門的中葡混血兒特別多。在許多洋房裏我看到有很多是空着的，門口貼着招租出賣的小紙條，平均起來，十間洋房，祇有半數住着人，無怪乎澳門的房價要下落了。山麓有條橫馬路，兩邊房屋，更是美觀，可惜住戶太少，淒涼萬分！附近有一所何東花園，是何東爵士的產業，裏面繁花似錦，疏落有致，葡萄牙水兵數人，正和女友們在一起拍照，寂寞的空氣中，意外的得到可貴的點綴。除此而外，祇有名花吐艷，別無聲息了。

這一帶高貴住宅區，風景如畫，雅靜宜人，可惜我們奔走衣食，不遑寧處，否則來此住家，何等理想，何等舒適呢？由住宅區下山向西，便到了另一個方向的海濱，這裏比較熱鬧些，有小公園、醫院、營房和學校，由此漫步，又回到新馬路的另一端，看見郵政局電報局的大廈，以及當年首先奪得澳門那位「英雄」的銅像，這像是誰，我也不用去考據了，但看那銅像，怒目持刀的表情，真把他的本性完全暴露了。葡萄牙以蕞爾小國，也居然割據了我國的領土，在抗戰勝利的今天，我政府竟無法收回，說起來是何等慚愧的一回事。

賭場巡禮

我看到西端的風景，似乎更好些，於是雇了一輛人力車再



澳門南灣鳥瞰

沿着海濱向「西灣」閒逛，果然，馬路愈加清潔，屋宇愈加偉麗，大有西湖白堤的意味。這一帶的住宅，完全是葡萄牙人的勢力範圍，中國人縱有錢也不能在此置產，正和香港一樣，山上的房屋是不准屬于中國人的。他們的民族優越感，徒然給人們一種不愉快的印象，在高談民主聲中，偏偏老牌民主國家的作風不民主！

在西灣繞了一圈，正自遊目騁懷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一輛人力車，上面坐着的便是孫受百先生，他午睡以後，也動了遊興，便獨自乘車觀光，不料竟在此相遇，彼此分道揚鑣，繼續去欣賞大自然的景色！晚間，我和孫先生遇到了，詳細一問，知道他獨遊的路綫，和我大體相同，有些地方，我還沒走到，他的遊興，眞值得欽佩了。

晚餐時，我們約了勞渭佳先生去吃唐餐（即中餐），餐後，他帶我們到中央飯店去，原來澳門最大的賭場便設在中央二樓，這公開的大賭場，聞名已久，自然值得觀光一次。賭場內的賭台計有五處，賭的方法分爲番攤，銀牌二種，每只賭台的前面設有座椅，專供賭客休息，檯面上繪着各種方格和號碼，作爲下注的標的。裏面正中坐着一位搖骰手，兩邊是收賠賭欵的助手，當各人下注以前，搖骰手便輕輕的搖動那碗裏的骰子，下注以後，一會兒他揭開碗蓋，報告點子的數目，如果係番攤，在十點以內的爲「小」，十點以外的「大」，押着的加倍賠還，這是最簡單的賭法，我們見獵心喜，也用五角錢下了幾次注，結果勝少負多，白送了三四元，後來我們仔細研究，覺得那搖骰子的人，本領很大，他完全能控制點數的多少，而且利用羣衆的心理，使賭客們愈賭愈輸，愈輸愈賭，最後都要傾囊而出，所以那搖骰子的人，正襟危坐，凝神攝氣，好似船上的舵夫。就我們的冷靜觀察，賭客十人九輸，可見他們設局騙錢的週密了。

銀牌和番攤大體相同，但手續繁複，所以賭客寥寥，中央賭場過去盛極一時，賭客非有熟人領帶，不得入內，裏面有美麗的女侍招待，免費供給西餐雅片，晚間萬頭攢動，出入動輒數百萬。現在任何人可以入內，而賭台上的顧客，不到半數，所下注的，多屬一元五角之類，當年豪華氣派，已不可復覩了，我參觀了一間華貴休憩室，大概從前是供人食雅片烟之用，另外也有餐廳，但完全是營業性質，不再免費供應了！

最妙的，是一處番攤賭台，由樓上的圓形欄杆，可以看到下面，賭客坐在欄邊，由侍者將錢用小盤吊下去，放在他所指定的地位，倘使贏了，便由下面將錢再由小盤吊上來，賭客憑欄下注，到也別有風味，賭欵不限於澳門紙幣，國幣港幣美鈔無一不可，他們也以同樣的紙幣來賠你，設想的週到，可說是無微不至了。

據勞先生告訴我，葡萄牙人靠賭稅來維持澳門市政開支，中央賭場現在每月捐稅是六十萬，其餘大大小小的賭場，有六十多家，照目前的不景氣狀況，賭場要家家虧本，恐怕不易維持下去，看到中央賭場的冷落，我相信一個月六十萬元的捐稅是不容易籌措的呢！

歸途觀感

出了中央賭場，又到橫街去巡禮，澳門是以烟賭娼來吸引遊客的，現在對于雅片烟，聽說表面已經禁止，但賭娼還在提倡之列，葡萄牙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太不敢恭維了！夜在澳門，充滿着神秘，在我們閒步的時候，祇聽見爵士的音樂聲，和番攤內的叫賣聲，「東方蒙特卡羅」是衰落了，它還在衰落中間掙扎。

烟、賭、娼，在文明國家都是懸爲厲禁的，現在澳門市政府竟靠這些來作爲正當稅源，實在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而受害最大的，自然是中國人，我看到許多小番攤，污穢湫溢，裏面的賭客，全是中國的苦力，他們辛勤所得在賭場裏輸光了，毀家自殺，何可勝計。澳門政府如果要繁榮市面，儘可以正當的方式來提倡商人投資，何苦作此害人不利已的勾當？況且這種收入，並不可恃，今日澳門悽涼滿目，未嘗不是自食其果。中國政府如果一時不能收回澳門，對于澳門所採的毒化政策，便應該竭力交涉糾正，以免危害我國人民才是。

第二天早晨，我們乘廣西輪返港，那天風勢極大，廣西輪比美華約大兩倍，顚盪得還是十分利害，我在風急浪高之中，向着澳門揮手，山頂上的敎堂塔尖，似乎在向着我微笑！澳門是美麗的，但是它是沒有靈魂的，希望在它歸到祖國懷抱以後，再開始它的新的生命。那時，舊地重遊，一定使我們更加興奮了！

浪花不斷的打上船頭，乘客們都暈船了，我勉强站在船舷，看着海裏的汹湧浪花，一艘葡國兵艦，在巨浪裏停着，這是終年停泊澳門海口來象徵着帝國主義的暴力的。一會兒遠遠看見「美華」駛來，它在風濤裏奮進，顚盪得幾乎要傾覆了！直到快進香港海面，方纔風停浪息，乘客們如逢大赦，紛紛到船面上活動，孫受百先生也走到欄旁，一同眺海，他和我閒談了許多關于國事的觀感，他的思想很犀利，很前進，從他的言論中，我獲得了不少的啓示。

當我們踏上香港的街頭時，已經下午二時了！

西行到迪化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三——

陳澄之

過了大泉，至頭工，便入了原名濟木薩，今名孚遠的縣境。按孚遠乃是古城孚遠驛的名字，這縣城是在西元一七七一（乾隆三十六）年，平山北準噶爾之後建的。初名愷安（當時濟木薩猶屬阜康），至西元一九〇〇（光緒二十八）年才用今名的。

孚遠有三處名叫「唐朝城」的地方，一在縣城裏，一在縣南七十里小西溝；一在五道橋；這所謂的「唐朝城」，當然是指唐代傅奭西征時，建都護府，在此城築的城，但究竟那一處是眞正唐城的遺址，未敢斷言。

今日的孚遠，也是跟異邦接壤的一個縣份。牠所接壤的一塊大好河山，原先也是中國的，現在却被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境內了。這邊外的大好河山乃是科布多，蘊藏極富的科布多！

在孚遠雙岔河東約十公里處，也有一個千佛洞。這千佛洞當然遠不及敦煌千佛洞的偉大，然而倒也是佛教文化古跡匯萃之地。這千佛洞在沙山上，這山高三百六十餘丈，周圍也有近十公里的大小，山上有座佛像，高達三丈許。由此東行五公里半，便是柳樹河的河源。



當年（其實也未必祇是當年，才有此需要！）為了防禦哈薩克的騷擾，特地在縣北三十一公里處設過豐盛渠卡倫；在縣西四十九公里處設過西地卡倫。可惜這兩處卡倫如今都被撤廢了。祇落得一片荒涼，眞的在今日，邊地上一切皆可無虞乎？誰敢誇此海口？

孚遠西邊的無量山（博克達山的分脈）東，有三工河的河源（河東有一重地，名營馬台），此河向北流四十二三公里，便到了老三台。這才是天山北路眞正要隘所在！在老三台北鄰草湖，南依柳樹河龍口。地形內寬外狹，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此地果不善加防守，他日外患或將無窮。附近小西溝（此地盛產磁鐵）有唐朝城，所以我說，唐代建城可斷言必是在此，其所以建城在老三台，完全是為了此處在軍事上的險要！

「平地磚屋」

由孚遠去阜康，必經小倉湖，雙岔河，三台，老三台，四十里舖，破城子。所以任何人經此，皆可看出山北此一帶邊防的重要，而今日呢，似乎毫無防守可言，入破城子，就進了阜康縣界。我人到阜康一看，就看出守阜康就不宜用清野法，而宜乎在九運街，紫泥泉一帶經常駐防。阜康也跟外蒙科布多接壤，一百七十公里之北便是科布多

，以沙山爲界。

我由破城子經二通河，到石棚溝（又名「八戶溝」），覺得這一路上險要奇多，所以行軍至此，最要當心的便是此處可以伏兵。再往前走是柏楊。所謂柏楊者就是邊地上古今聞名的好戰場。這地方四方遼闊，沒有絲毫的蔭蔽，在平時行至此，覺得是一路平坦；苟在戰時，卻會認爲此正廝殺之場！



哈薩克男女在馬背上之勇猛

、世人盡知天山北路的美酒是古城燒酒！殊不知山北眞正的好酒產在紫泥泉。今日鎭上的酒坊猶多，但最好的佳釀爲一維吾爾族人世代開設的老坊所造。路過此地，承餽一罇，奈我不善飲，因此對酒家亦不介意，竟把此酒坊主人的名姓忘記了，對善飲之讀者，誠感愧焉。

到阜康已是深夜時份，寒冷澈骨，縣政府和警察局都料到我在一兩天裏會得到此，但未料在半夜三更裏趕來，害得縣長，局長睡眼矇矓的起來招待我，實在令人有點兒不安。

阜康的土名字是「特納格爾」，這是音譯，其原義乃是「平地磚屋」。——新疆地名多音譯，讀之生硬，實在費解。所以很有些人初入新疆，因爲不通各宗族語文，頗有行入異邦之感。這誠是中國史地上的一大問題，我們固然改了不少地名，例如阜康便是漢名，但這漢名也祇有官廳用，也祇有少數漢人知道，其他族人祇知道特納格爾，而不知道特納格爾就是阜康，祇知道固勒札，而不知道就是伊寧，也就是寧遠。

關於此一問題，請讀新中華雜誌所發表的拙作「新疆人地淵源考釋」。

三子四元

當時阜康的這位縣太爺，是東干人。這「東干」二字，考其原義，實應寫着「東甘」。就是新疆十幾宗族之一的回回族；可是新疆的回回（內地人對凡是信奉回敎者，皆一概稱之爲「回回」）多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族和柯爾克孜族，都是信奉回敎的，都可以一概稱之爲回回。因此把內地去的回回，稱之爲「東甘」，因爲這一羣信仰回敎的漢人，十九是由新疆的東邊甘肅去的，所以名之曰「東干」，實際上要寫成「東甘」方算得名符其實；亦復有人名之曰「漢回」，而把維吾爾族人名之曰「纏回」。

這位東甘族的縣長，跟我談了好些關乎回敎的學理和經典。回敎誠有其獨特的不滅的哲理，所以在回敎寺裏，當一個阿洪，非但要飽學，而且對於經典要能解釋得透切，理會至深處，方足以爲信徒的表率。這天夜裏，阜康縣長告訴我，他們每天要做五次祈禱，這五次祈禱的經文是不同的，但在每一次祈禱之初，必定先必朗誦下面的一句（音譯）：——

——比司們倆．席賴赫爾嗎．賦賴赫爾米。

『縣長，我要請敎你，』我很嚴肅地問。『這一句頌詞是什麼意思？』

『這是對我們宗敎的眞主的敬意；可以說是相當於基督敎裏的「阿門」；也可以說相當於論語裏的「子曰」，無非在祈禱之初，先對眞主表示崇敬。』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說，『這是一句阿剌伯文，照原義翻譯起來，乃是「憑着眞主的尊名起」。——還有，在內地的一般人講究五行，金、木、水、火、土，……』

『怎麼樣？回敎也講究這些麼？』我緊接着問了一句。

『我們不講五行，卻也有和五行類似的原理——我們回敎講究三子四元。所謂三子者，金、木、和天地間一切活類；四元者，氣、火、水、土是也。』

辨唐代眞蹟

縣長毫無睡意，他眞是越談越起勁。害得局長直在旁邊打呵欠，結果他終於倒在坑上睡着了。我已經是很疲倦了，可是我願意多向他領敎一些，因爲明天一早我要往迪化趕，所以寧願不休息，而與此公作通宵達旦之長談。最

後，他把爐火弄得旺旺地，剖了一隻哈密瓜；一面吃，一面問我，喜歡不喜歡看看唐代的眞蹟？

「求之不得，你有麼？」我很高興地表示我的熱望，他微點了點頭，然後擦乾了手上的瓜汁，打開書箱，取出一幅裱製得很精緻的短軸。展開來看，紙心子已經呈烟黃色了。我很想爲這幅古物拍一張照，可惜我沒有鎂光的設備，等到次晨匆匆登程時，又把這一件事忘了，至今懊悔不迭！歸至內地，我寫了封信，請他把原文按原來格式抄一份給我。他寄來了：

阿摩支師子口胡書典阿施捺胡書典口
口口口口
牒思略去年五月與上件二人驢准作錢六
阡
思略放丁經今十個月丁不得驢不還伏望
口追徵處分謹牒
抄口抄人
大歷十六年二月 六城傑謝口姓思口

「老兄，這是假的，」我絲毫不加思索而且很率直地說：「一看就是假的，唐代宗大曆止於西元七七九（大曆十四）年，至西元七八〇年便是唐德宗建中的開始了。這上面寫「大曆十六年」，大曆根本就沒有到「十六年」。假的，假的！」

「且不論我這件東西的眞假，」他很心平氣和地問我：「你到過敦煌沒有？」

「到過，而且住過很久。」

「你到過敦煌，這問題也許就不難解決了！——我告訴你：這幅東西在當年牒發時，決不止一份。據我知道，英國的斯坦因也有像我的這一份。你如果眞能斷定這牒文是假的，那也決不是今代人僞造的，那麼你說是何年何代人僞造的？爲什麼僞造牠？」

他這一問把我問得面紅耳赤。

知之苦晚

「那麼，請你先說出不是假的道理來？」我把那幅手寫的唐代文牘，在燈下端詳了好一會兒，這才放在桌上，望着這位阜康的縣長。

「你知道不？後漢隱帝乾佑元年是那一年？」他微嗽了一聲。

「西元九四八年，」我翻開了隨身的小型的參考書，又把歲次讀了出來，「戊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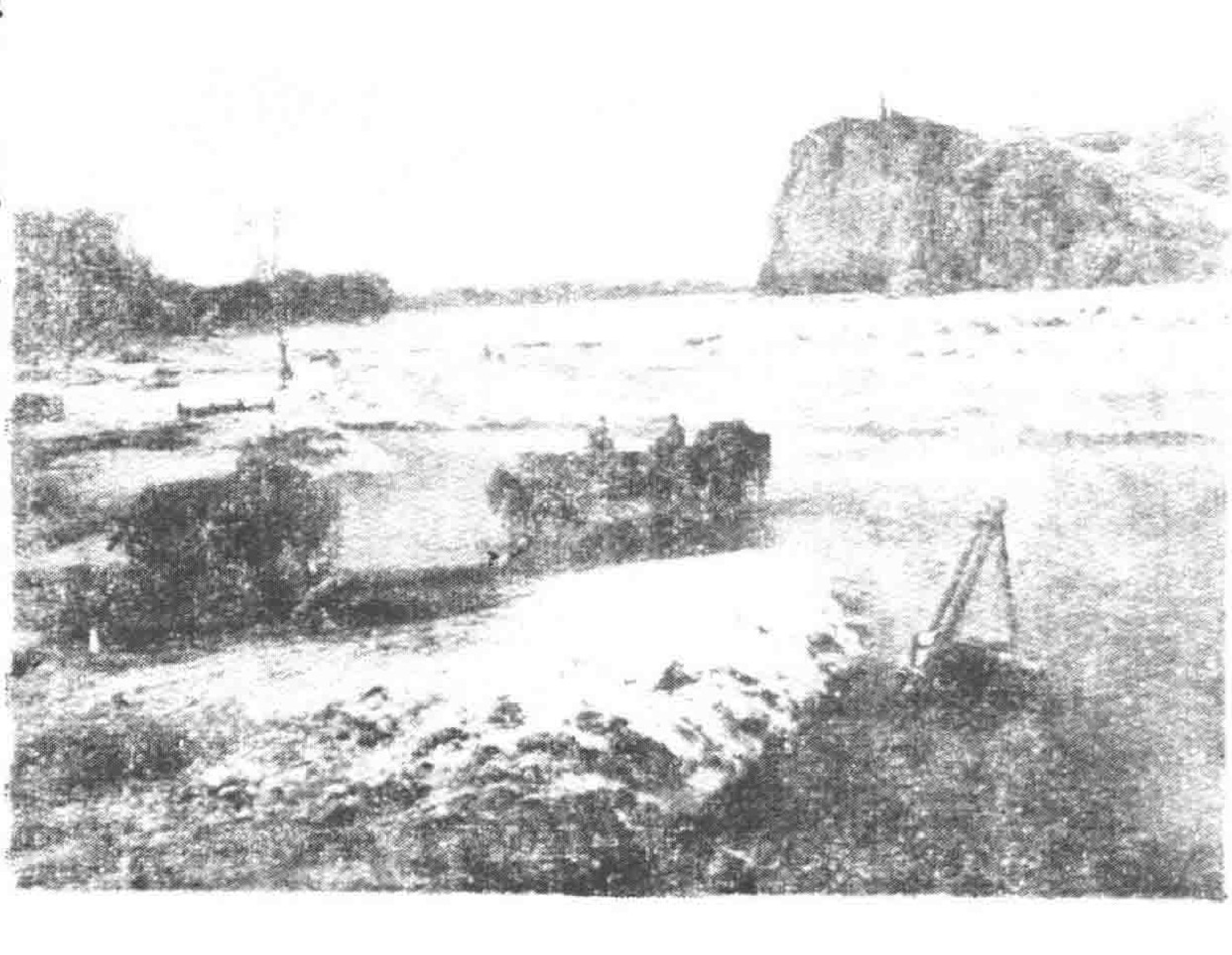
「對的，戊申；戊申的前一年是丁未，當然是西元九四七年嘍，」他似乎有了把握，便追問了一句，「這一年是誰的年代？」

「漢高祖天福元年！」我又翻了一翻小册子，很氣壯，覺得他的問題都是不關本題的。

「你在敦煌當然看到過五代刻的「大聖毗沙門大王象趺題記」嘍，那上面刋刻的年份是那一代那一年？」

「這個——」他這一問題，又把我問住了。我並不覺得難堪，祇是深感自己的膚淺，祇得老着臉皮說，「這倒沒有注意。」

「也難怪你沒有注意到，我也是爲了我的這幅珍藏，才下此一番工夫的。」他很耐煩地告訴我：「那部五代刻本的「大聖毗沙門大王象趺題記」上，刋刻着「天福十五年」——「天福」有十五年麼？你不用再查對你的法寶了，就根本沒有！那麼，我們就一口咬定牠是假的麼？要是到西北來研究史料古籍的話，這倒是值得注意的一點。當然，我們每遇西北各地的古籍文物，千萬不可祇在年月上下工夫，要知道，邊地很早就採用了漢制的元號，可是邊陲僻遠，尤其古代由於交通不便的隔閡，音悉難傳，往往內地已經改了元，而他們不知道，仍舊沿用前元。這一類的情形在西北古代文物中層出不窮。像我的這幅唐人文牒確實是唐代人的，我已經下過工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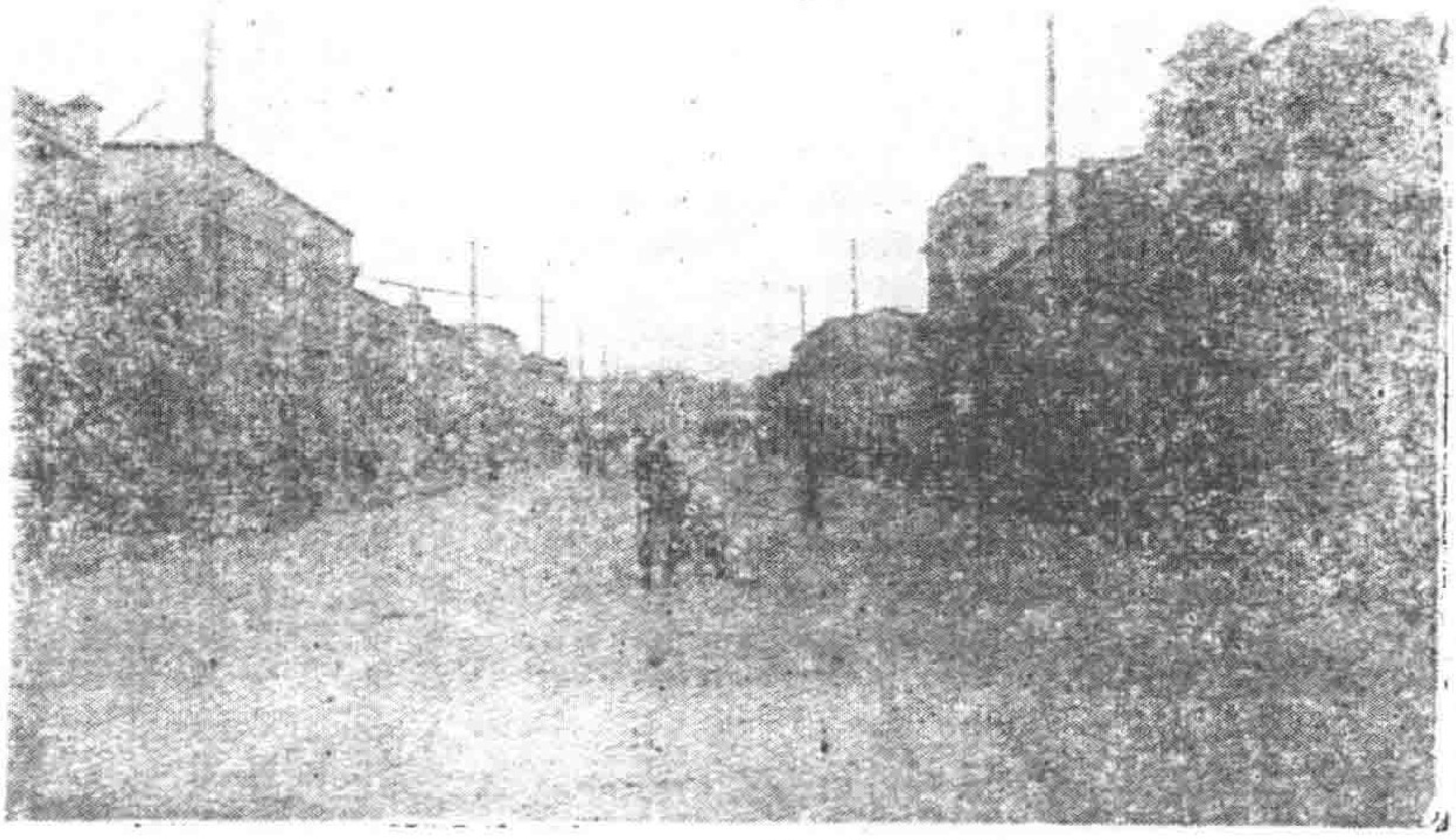


迪化紅山嘴子

我沒有可說的，惟有知之苦晚之嘆而已。

談唐人寫經

現在我看到英國斯坦因所藏的唐代公文契約的寫本，方知阜康縣長所談之不謬！如斯坦因藏本中，也有以唐德宗建中三年壬戌（西元七八二）年，在邊地仍不知早已改元，而相沿以爲大曆十七年的古蹟：



迪化東大街之柏油馬路

大曆十七年

口粮用交無口口口於護國寺僧虔英邊便粟壹拾柒口其粟霍昕悅自立限至九月內還如違限口口由僧虔英掣霍昕悅家資牛畜將充粟直有剩不追恐人無信故立私契兩共對兩平章畫指爲記

粟主

便粟人行官霍昕悅年卅七

同便人妻馬三娘年卅五

同取人女霍大娘年十五

這時，我便把奇台張先生，送給我作爲紀念的一頁唐人寫經的殘頁，就敎於這位對西北文物深有研究的縣太爺。

「這是奇台張先生送我的，」我展開了那殘頁道：「你評評。」

「奇台張家的麼？東西是絕對不會假的，他家很有些珍貴的東西。」他把這殘經細細地端詳着。「按紙質，色澤，筆調，字畫，不用斷，一看就知道是唐代的。不過……」

「不過，不過什麼吓？」我看到玻璃窗外天色已亮，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呵欠。

「不過沒有多大的價值。」他淡淡說了這麼一句，然後兩眼望着我道：「這在新疆就有不少，這是唐代人的抄經。當時抄起來都是全部經典，或是一套經文。他們抄經的目的很簡單，不是爲長輩延壽，便是爲自己增福。以爲抄經可以延壽增福，這是唐代民間的風氣，到處流行。你想，這類抄經既多，那麼今日找起來也不難，牠的價值當然就不高了。不過倒底是唐代的文物，也實在有保存的必要。現代的中國人注意到這些的能有多少？」他說着嘆了一口長氣，把那盞點燃通宵，煤油殆盡的燈，就此嘆氣嘆了熄掉了，黎明的微光跟着闖了進來。

一場打手勢的買賣

微明中，冒着可怕的寒風，在冰天雪地裏，往迪化趕去。趕到甘泉舖，晨曦也祇不過才爬上大地的水平線。

當我們憩下來，吃點饢餅和瓜果時，有一個打扮得很古怪的人，挑了一担東西，走近來兜售。

「迷黑伴——」他對我招呼了一聲，然後指着他担子裏的各式貨色，說：「唱戰，薩借，滅奪吉本罷，麻兒？……」

他接着又說了好多，我也凝神地聽着，知道這不是新疆通用的語文；我聽到他說「麻兒」，才明白了一點兒，再看他的裝束和容貌，乃是一個西藏的番子。他怎麼會到新疆來的吓？我不懂藏語，却知道極其少數的名詞，因爲我知道「麻兒」是藏語的「酥油」，所以才敢決定他說的是藏語。他已經看出我們之間的言語不通，便指着一隻玉質的酒盞說「唱戰」；捧出一隻指着一把蘇聯造的小鎖說「薩借」；忽然打着手中國的古花瓶說「滅奪吉本罷」。我搖了搖頭，他便從担子裏勢，問我要不要？我搖了搖頭，他便從担子裏拿出一隻很精緻的小匣子，打了開來，裏面竟是很珍貴的東西，寶光奪目，令人愛羨。

「看播兒奪林播轍？」他說着拿出一粒鮮髗的紅寶石，在我的面前晃了一晃，又放我的衣襟上端詳一陣。他看我沒有表情，便重行取出一粒翠玉，他說「舍耳思萬播」。我很高興，很想買，便打着手勢問價。

「遜思凍錯（他伸了三個指頭）剌本兒甲炭吧（伸了五個指頭）。」

我掏了新疆幣三十五元給他，他大搖其頭，又打了一陣手勢，我掏了三百五十元出來。他仍是搖頭。打了半天啞謎，才知道他要三千五百元。太貴了，我便把鈔票重行收起來。這時他發現我的行囊裏有銀質的硬幣，他指了指，然後伸出了五個手指，反復擺動了三次。我

便給他十五塊銀幣，結果他把那塊「舍耳思萬播」賣給了我。因爲這一場買賣，在甘泉舖足足地多就擱了半個鐘點。

西域古幣

過了甘泉舖，便算是踏進了乾德縣境，一路上儘管依然是一片冰天雪地，但村落逐漸地多起來，公路上的牲口蹄跡也多了起來。辛卯侍行記裏的庭州莫賀城，當距此不遠，或在乾德與布倫托淖爾之間，此間曾置瑤池都督府，就是以布倫托淖爾視爲瑤池的。

今乾德乃當年若干著籍中所謂的古牧地。中午至此，想一天趕到迪化，沒有敢多躭擱，在縣府匆匆地吃了一頓飯。席間一位老者給我看了不少的古錢。這位老者是很富有的人，有收藏錢幣的嗜好，其中的一個「蒙城古刀」和「漢刀」錢，我很願出高價收買，他始終不肯答應。

關於西域的古錢，他也有不少，可是他反對我摹搨，經過一再的情商，他祇許我隨手臨摹。有一個罽賓的金錢，在前漢西域傳上也有紀載，煞是可愛，金光燦亮，即在新疆藏有之者，也很難得有此一金質硬幣，我看到的這一枚金質罽賓幣，幕是人面，文是騎士。

另一枚安息的銀質錢，較罽賓錢小，只有一面鑄有人面。現在我翻了翻史記大宛傳，方知有這麼一段紀載：

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鑄，效王面焉。

大月氏的錢也是銀質的，文是王面，幕是夫人面，人面形式很多，也是立一位新王，鑄一批新幣。

大食的金幣，小巧玲瓏，據收藏的老者說，他的這一枚大食金幣乃是宋眞宗大中祥符（西元十一世紀初葉）年間的貢品。面製一象，鑄工未必精巧，然而已有將近千年的悠久，也眞是難能可貴的了。

他所藏的疏勒龜玆二地的貨幣，實際上就是西涼張軌的五銖錢；至於高昌國錢，于闐國錢都是形圓，中有一方孔，像我們常見的小錢，但幕面都沒有文圖。他們最初鑄錢的目的一則是爲了賦稅納田粮；再則據唐書西域傳載：「葱嶺以東，俗喜淫，龜玆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在迪化見到的溜冰表演

邊外詩抄

乾德老者在我臨行時，送給我一抄本，這抄本裏完全是古代邊外各邦人士所製的詩，但既未註明國別，又未說明作者，由此可見中國文學傳遍至亞洲頗遠的地帶，今日反而不及當年，得不令人興嘆乎？玆先披錄一部份，容日後有暇再加考據，諒讀者好此道者，必有先知者矣。

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
君看日輪上，何處最先紅？
——送人之金山

北塞歸遠途，千里度陵谷。
日暮投口口，館宇半茅屋。
輕風吹枯枝，短垣依斷麓，
雨嶽行雲低，山深聽鳴鹿。
——館驛

君好堤邊柳，妾好嶺頭松。
柳絮忽飄盪，隨風無定蹤。
不如歲寒姿，青青傲窮冬；
好惡苦不定，憂心徒忡忡。
——感遇

人間萬事不如意，得失悠悠看塞翁。好月樓台還有病，落花時節每多風。倘來軒冕虛無裏，過去英雄癡寞中；五十之年何所在，一聲長嘯望遙空！
——書懷

夜久織未休，戛戛鳴寒機；
機中一疋練，終作阿誰衣？
——貧女吟

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
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爲客路三千。
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
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在途有感

初履新疆省會

馳過了七道灣，紅山嘴在望，這已算是到

達了迪化。黃昏時份，車子在積了一二尺深的冰雪的道路上，駛進了新疆的省會——迪化——烏魯木齊。

滿街上馬車熱鬧地往來着，維吾爾馬伕的鬍髭上，頭髮上，眉睫毛上，雪花簇簇；馬匹的週身一面冒着熱氣，一面結成了冰，馬的肚皮下掛滿了冰棒。這一種自然而又美麗的景色，決不是溫帶的城市裏能見得到的。路是那麼寬，建築都是歐式的，兩旁的白楊參天，路上行人穿着全世界所有的各式各樣的服飾，生有各種不同的膚色，他們似乎一點兒也不覺得這寒冷的氣候，對他們有什麼不方便。

我們的車子在城外的警察局門外停了下來。每一個初到迪化的人，都被那和靄可親的維吾爾警察邀進了客廳。在這裏，我體會到世界上任何冷酷的境界裏，總是蘊有溫暖的，客廳的爐子燒得那麼旺，旅客們在被書記官一一盤問登記着的當兒，一路上被凍僵了的血液好似正在這當兒開始和融，每一個人在書記官的面前顯得混身發燒，滿面泛紅。迪化對來往客商稽查得很嚴密，尤其在伊犂事件尚未得到圓滿解決的一個時期裏。

這時，裏間走出來一位魁偉的巡官，呼着我的名字，我就此被邀進了他的辦公室。各族的同伴們頓時顯出驚悸的神色，以爲我出了岔子，都爲我揑了一把汗。

巡官請我喝了一盃極濃的紅酒，頓時我感到世界上爲什麼有酒這件飲料的原故，我也似乎才明白了酒的功用。酒可以增加人類身體和心靈上的「熱」。巡官告訴我：副官處已經來過好幾個電話，問我到達了沒有？

重行上車，往市中心開去之先，我問那巡官：迪化最大的旅館在那條街上？他笑了起來。

「迪化這城裏是沒有私人開設的旅館的——這，你不用操心。……」車子已經走動了，我就沒有聽到他又說了些什麼，祇見滿街雪亮的電燈，在這銀色的城市裏，顯得分外的鮮明。

作客在迪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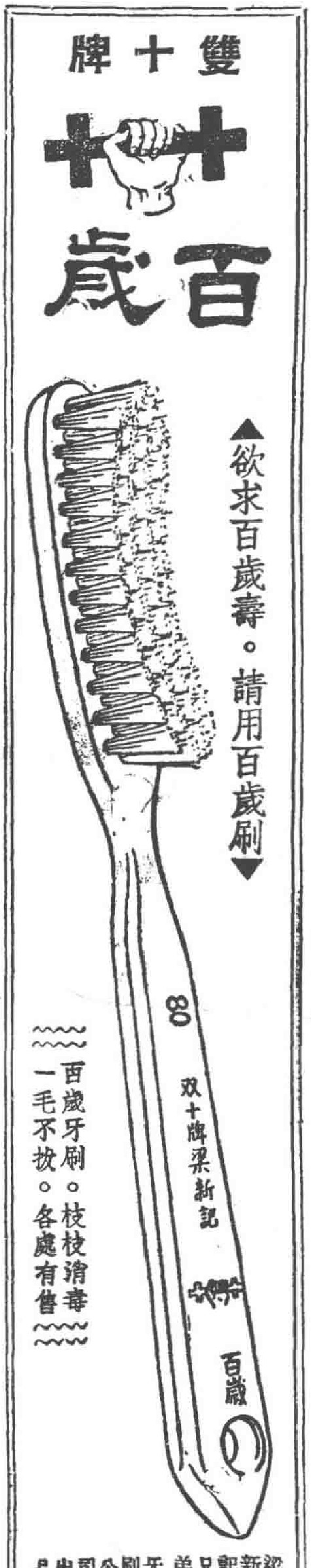
在迪化的南梁，也是迪化最摩登的市區所在，有省黨部主辦的社會服務處，還有中國旅行社主辦的招待所。這招待所原是督辦公署的南花園。

這兩處的設備都很好，服務到週。理髮、沐浴、郵電、食堂的供應周全，我第一次至迪化，南花園猶爲盛氏宅邸，就被招待在社會服務處。我住的一間房很大，光線也很充足，窗子上都是裝着兩層很厚的玻璃，掛着鮮美的窗帘，地板雪亮，牆壁桌椅都是用油漆的，油漆以白色爲主，那白色的桌面油漆得雪亮，亮得可以當鏡子用。但這油漆不是中國內地的，而是蘇聯的。

食堂裏的爐灶在我到達之先，已經熄了火，又特別爲我重行生火做了一頓飯，很合口味，也許由於一路上太缺油水，因而有格外香美的感覺。他們的饅頭做得眞好，除了在平、津、滬、漢、京、杭一帶，內地任何城市限於物質條件，目前還不能吃到很好的饅頭或麵包。迪化的饅頭用的是蘇聯的發酵粉。米飯在邊城裏是被視作珍貴的食料，因爲大米比麵粉珍貴，所以淘洗得格外乾淨，沒有一粒稗子或沙子。侍者穿了一身白，頭上帶着荷葉式的白帽子，這完全是歐式的打扮，由迪化往西去，越西越歐化，越過了國境，你會忘記了祇不過在中亞，已經有身似在歐洲的感覺。

我第一次用膳的當兒，管理的人員走過來很謙遜地問：合不合口味？嫌鹹還是嫌淡？並告訴你每一隻菜他們平時是怎麼烹調的，是不是喜歡他們本來的烹調？否則請你指點，等到下一頓，他們眞的會遵照你的指示去做。我很佩服他們能始終記着每一位客人的口味。

室外遍地都是堅實的冰，這是自然的溜冰場，其實整個的迪化都是！每間房屋都有一個外間，毛爐的進煤洞就開在這外間，所以內室清潔異常，既無灰塵，且無煤氣。外間比室外暖和，比較內間的溫度，却要低得多。



彌渡縣兩勝蹟

天渡橋與天生橋

武夷散人

　　雲南下關天生橋，自滇緬公路幹線通車後，即已膾炙人口，橋距下關市約一公里，爲洱海尾閭出口處，亦即洱河之起源。橋爲兩岸山石所束，在河中亂石錯叠處，似尋常人家之石門，水流湍激，若馳車而過，稍不注意，竟不知橋之所在，以視彌渡縣之天生橋，不啻小巫之見大巫矣。

　　彌渡二字，自三十年滇緬鐵路重行趕築，督辦公署設立於斯，國人始不生疏，現則滇緬公路之彌渡支線，業經通車，爲彌渡段之起點站。余於是年秋，由衡陽調鐵路第二工程處服務，赴署報到，小住數日，未遑遍覽名勝。翌年夏，臘戌轉進，由雲縣撤退至此，舊地重遊，居留較久，公暇輒與二三友，至距西門外里許之天渡橋散步。橋跨毗雄江上，橋墩三四，高僅丈餘，闊亦如之，上蓋水亭，櫺木疏朗，兩旁均可坐人，建築頗爲偉觀。北望江流曲折，清風徐來，兩岸垂楊，飄拂水面，小鳥飛鳴，與蟬聲互作交響樂，小憩其中，至足神怡悅耳，實爲附郭避暑勝地。橋中各柱，遍懸聯額，茲擇其佳者，錄數聯於后：

　清康熙某年扶乩呂純陽莊壇題——

廿四番信風，吹不散天邊鵲羽。

三千界法眼，請來看渡口桃花。

　保安團第十營營長樊士榮題——

江號毗雄，看源遠流長，萬頃波濤含壯氣。

橋名天渡，喜風平浪靜，兩堤煙柳護行人。

　宋振南題——

雁齒接荒江，看兩岸浪滾桃花，波飜柳絮。

虹腰盤古渡，喜一路詩吟驢背，霜印馬蹄。

　孔志章舊聯——

石磴架危梁，水色山光，渾似虹垂天漢外。

長橋宏利濟，煙環柳繞，宛然人在畫圖中。

　李菊村舊句

宛然灞上風光，柳眼青青常送客。

疑是武陵仙境，桃花片片欲迎人。

　　天生橋，在縣城之東，約十華里，路雖羊腸，可騎而至，土人呼爲川廟，沿途泉聲淙淙，田禾茂盛，村隴相間，秧歌互答，野花燦爛，紅上吟鞭，愈近愈覺青葱可愛。峯迴路轉，爽氣迎人，鳩飛雁唳，清脆欲絕。至山麓，溪流之旁，有一小沼，水色澄碧，金鱗數尾，游悠自得，同人投以餅屑，爭來唼食，至可樂也。以天氣甚熱，俱就溪畔洗濯，精神爲之一振。將至山門，小木橋懸跨於綠蔭掩映中，空氣愈涼，沁人心脾，而天生橋巳現於眼前矣。

　　橋在小木橋之上，約百步，因兩山夾谷平行，至此愈偪，而兩山之土石塊，突然連相，架其空間，遂形成天然生成之一大橋，高約十丈，寬亦數丈；且拱爲半月圓形，溪流從橋下穿過，橋上雖不甚平，牧豎樵夫，有時牽牛而過，倘山洪暴發，彷彿如桂林之月牙山。後有石鐘石鼓，在橋右北石壁淺洞內，有石塊二，其一平舖地上，以足踏之，其聲鏧鏧，故名石鼓，其一壁立，以手擊之，其聲鏘鏘，故名石鐘，觀至此，未嘗不嘆天地造化之奇矣。出橋下，則兩山斜坡處，悉係朘地，遍直火把梨，果實累累，（皮色赤黃，於滇省火把節時成熟，，故名。）堪以解渴，竹籬茅舍，幾疑身置桃花源中也。

　　廟依山而建，每年夏曆二月十五日，爲香期，舉凡各鄉各式之遊藝音樂，咸集於斯，成爲臨時會場，極爲熱鬧，歷二三日始散。廟內有觀音殿，關帝樓，同人就樓下路進自備之小點，從左旁出，至靈官殿，則依巉岩而獨立，峭壁千仞，籐蘿附焉，如披舞衣，蒼翠欲滴。殿中滿堆泥塑小猪，不下數千，奚不驚訝，蓋農業國家，以養猪爲副業，土人迷信，深恐猪遭瘟疫，乞靈於神，爭塑小猪，塗以顏色，陳祀殿前，或以數寸見方之小木板承之。同人爭擇其較具藝術者，懷一二以歸，此種風俗，爲旅滇數年所僅見。

　　廟右另有三層大殿，爲近時之建築，殿中塑張飛像，大有頭如巴斗，眼似銅鈴之概。兩旁配以文昌土地各一，惟塑像較小，二樓神龕之上，平列偶像十餘，舉凡觀音大士，至聖先師，老子道君，劉關張等，應有盡有，大有聯合政府之意義。三樓則僅小龕內祀觀音大士，抑如來佛，巳記憶不清，非儒非釋非道，難測高深，抑或合參三位一體之精神，匯三教爲一爐。

　　老君洞在未過小木橋之左邊山上，於老君祠後故名，遊者持手電筒或火炬入，凡數折，約四丈許，忽露微光，再前進，則愈黝黑而愈冷，至此遂止。傳云：洞深四十餘里，可與祥雲縣之清華洞相通，恐係故神其說，揣測之祠耳。

　　觀音洞在老君洞之後，甫入口即須匐伏曲折而下，約二丈餘，有青石如磨盤，石下有石漿，色似乳，浸浸往洞內流，如豆腐渣，當地人士，呼之爲「觀音磨豆腐」云。

　　鐵柱寺距城約十餘華里，位於西北鄉，每年夏曆三月十五日，苗族均往進香，並舉行跳舞大會，正殿內有鐵柱高約二丈，圓徑約一尺，相傳係孔明平蠻時，所收蠻人兵器鑄成者，惜未往遊耳。

龍池

我永遠也忘記不了這美麗的湖泊：當我們坐在她的懷中或是她身旁的時候，我們會爲她所薰醉，連甚麼都會感覺不到，甚麼都記不上心來的！

她偈處在萬山叢中；六七道小小的溪流，匯成了這樣大小的一個美麗的湖泊，修長的身軀，從南到北只有一二里路寬，可是東西兩端却距離得有三十多里路長，湖水不停的慢慢的在流着，從西邊流到東頭，由另一道小小的溪流把它們送出去，緩緩的送出去。就因爲入口那樣的多，而出口的流量又相當的小，所以這湖的深度一天天在增加，面積也一天天的漲大起來。過去千百萬年了，流不盡的水已積成一面瑩瑩碧綠的鏡子；當空中垂着鉛灰般雲塊的時候，她反映着黑色，風送著冰絲連卷的浮動，她又像塗上一抹花粉，在天上一無所有時，她的面孔就變成可怕的蔚藍。

周遭屏障着無數的山巒，湖面倒豎着無數的嵐影。遠遠的最後的那一列山頭，長着滿頂白髮，像老人一般的，終年慈祥的照顧着羅列在他面前的兒孫；這些淘氣孩子們把他們的足都伸入在水裏，老年人又像是注視着不讓他們跌落到水底。只有北岸那一個老公公，他沒有兒孫，雖然他的名字早已震動世界，可是他只有孤獨的靜靜的默念他的聲名。面前是一片已被開墾的沃土，田疇中，散布看竹籬茅舍，間或在一些丘陵上聚着三五棟瓦屋，形成了寥落的村莊。

要是春天到來，這平原上會鋪滿鵝黃色的嫩草，柳條上也會綴滿鵝黃色的嫩芽。近黃昏那一會兒，大片黃菜花的頂上會浮盪着一帶輕煙，它顫動着橫臥的身軀，隨着夜幕的張開而上升，也隨着夜幕的擴展而消逝；先前它橫在那孤獨的高山脚下，忽的它又作了那高山的腰帶，它薄得像蟬翳，當它罩在那老人身上，把他那憂傷的黑服，也顯得更加慘淡了。

山上全是些尖冠針葉樹，它們是與霜雪抗爭的老手，瘦削的枝幹，受得住無比的壓力。到春天來它們是釋去了重負，夏天就更加活躍了：葱綠的枝葉，迎風翻舞，雖然不及柳條那般的柔媚，至少也比山麓那般雜樹要婀娜一些。可憎而臃腫的雜樹，它們苟安的聚居在低地取暖，它們的一生是那樣的缺乏戰鬥性，經不起嚴寒與酷熱，霜霰一爬上它們葉片，它們就紛紛的放棄那些凍得發紅的可憐的小東西；夏季的陽光，偶一照射，它們也會萎縮起來。不過夏季却是它們一年中最快樂的一刻。多情的春天爲它們帶來了生意，慵困的暮春爲它們開放姣艷的花，更爲它們綴滿了果實。殘暴的夏日，偏愛它們的嬰兒，不斷的免費送給無限量的維他命，而且還些維他命是非常的新鮮，是具有非常的活力，不像人送給人的，是些腐壞惡劣的顆粒。

果實有的是壯健的，有的是先天不足：先天不足的同着許多受不了風寒雨濘的是先夭折了。剩下那些壯健的，纍纍的或者孤單單的懸掛在母親的腰腋。秋天的風是那樣的多，那樣的大，大得連衣服都穿不穩身，直把這些小小的可憐的東西，冷得皮膚發青，有些失了血色成了薰臘一樣，最後許多是凍腫了，又經又腫，討人憐愛。體質弱的，早的冷得凍裂了身體；還有因此生了病，周身生滿了黑的綠的灰的白的同黃的瘢疹，慢慢的潰爛、惡臭、跌落。那這果子就算是腐敗了，在我們人看起來，腐爛敗壞是那麼的不幸，生滿瘢點的果子，就像生滿了惡瘡的人一樣，只有從世界得到厭惡的。但植物世界裏的觀念，是與我們有着永不能接近的殊異，它們正樂於及早腐敗的，要那樣，它們纔能把包育在體內的種子——延續它們生命力的微粒，散放到地面上去，讓那些更小更逗人憐愛的可人兒，脫去了束縛，自己去發展它們的機能，去尋求它們的理想，去創建它們的生命歷程。

它們經過空中來到地面，有的倒在軟綿綿的草上，有的碰着憔悴的殘葉，碰得那葉片「嗒」的叫喊了一聲，有的又與石塊親熱了一下，還有的跌到泥土的懷中。被抱得緊緊的，最有趣的還是那般帶着降落傘的，它們是安穩的緩緩的輕飄飄的飄下來。這些飄下來的，有時也不見得十分安全，一股風會把它吹到湖中去；掉在地上的，也有時會遇到無情的水把它們推到湖中去的。一到了湖中，它們就沉了底；沉了底，它們一生就算完事了，再也不要想會隨着春天的呼喚茁出芽來。湖中是水草的世界，淺處生滿了蓴菜，同西湖中生的一樣，還有荷菱也佔據不少的地界。夏季的黃昏，一陣陣微風散佈荷香到湖濱任何一個角落，中間還夾雜着令人銷魂的歌聲，是那些採菱女兒哼出的，你只要把你的小船搖過去，會在一朵潔白的千層蓮，或是一枝紅色的並蒂蓮下面看到一張娟秀的臉兒，有時還泛着紅暈，嫣然的一笑。

好景是不常的，一會兒夜幕就撩蓋了一切，不然霧也可以減淡它，可恥的雨更可以洗去現實同記憶。雨天的山嵐湖光，是變幻莫測的，從東端望不到西頭，就是北岸也看不清楚起伏不定的南山，我們再回頭一看，呵，那孤獨的白髮老人也不知走到那裏躲雨去了，面前是白茫茫一片大湖，雨絲不停的愁苦的毫不自由的灑瀝，交織着悲哀、蕭瑟、淒楚，甚至死亡的氣息。

五七—一八二

之戀

郭祝崧

夏天的風雨就不同了，它們是龍吟，是虎嘯，是鐵馬金戈，是威廉退爾的輕騎兵，它們驟然而來，也驟然而去，是那樣的威武而又捉摸不定；來了會令人嚇怕，也能令人振奮，它能洗淨山林，能驅走熱魘；但有時也為這湖濱帶來了災難：因為它也會攜着雷電，霹靂震動過人的心，閃電眩閉人的雙眼。人們一不經心，那從天上牽下來的一條明亮的繩子，不但會致死人，還會消滅這湖濱中的一切在，密林腐朽的木葉裏，蘊藏着大量的熱，飽和着游離的電，敏感得只要有一星火，就可以燃熾它們，燎原起來，這就是恐怖得連猛獸都會戰慄的燒山。

我是看見過一次燒山的，那不是野火，而是在秋盡冬來滿山紅葉的時候，鄉人為了掘藥方便放火燒的。是在一個黃昏放的火，一整夜燒去了四五座山頭，那是在南岸沒有人家居住的荒山。當太陽攀住山頭不想下去之時，離湖岸不遠的密林中，升起一道炊煙，先是白色的蒸氣，瞬即轉成了黑色的煙柱，隱隱的可見一點一點的火花。西方的陽光已經消却，火也就大了些，兩里外看約有一座茅屋大小，時時有「別剝」「別剝」的音響傳來。午夜，火是燎原了，先前起火那地方只剩下一些餘燼，它上面那山頭已燒得通紅，左右兩側的山頭同山麓正在燃燒，邊另一個山頭近火的一面也已在冒煙。在這些燃燒着的山上，看不到綠色的樹葉了，有的只是紅紅的樹身，同一陣陣奇怪的閃光。聲響是加大得多了，還混着一聲猛獸的哀嗥。

地上是通紅的，天上是通紅的，湖中也是一片火；間或有一個長長的或是一點黑色的東西，掩住那一小方鮮血似的紅光，那是人們駕着船在近火的湖面巡視，岸上離開火頭不遠的地方也有人在作同樣性質的巡視，他們怕的是有野獸會從火中瘋狂的奔竄出來，咬傷人或者嚙死有用的家畜，他們一聽到野獸的咆哮，就對着火影裏睜大了眼睛，一瞥見有動物的形體，不管牠是虎是熊或是野豬，立即放槍射死牠，可憐那不可一世的呵，牠早在火中迷了路，連眼也不能睜開一下，運敵人的方位都不知就中了致命的一彈，倒了下地，連掙扎一下都是無力了，讓火騰上牠的身子。

浸晨，東方纔沾上一抹白灰的時候，我駕着小舟駛向那已經向東西分開得很遠的火林，起火那地方在微弱的反光下，只見到千萬長短不齊的焦幹，地上舖蓋着厚厚一層炭屑，湖邊的水也是黑的，浮起不少黑色半焦的碎木，千百處餘燼未熄，紅色的外層是一堆堆的白灰。熱氣薰蒸得人發汗，當船搖近正在展延的火林，人的臉上像是放了烙鐵，頭上又有燙人的灰屑落下來，一根正發着火焰的木頭也呼嘯着落在船上。火林中還是有猛獸的呼號，只是稀疏得很，「別剝」的音響却沒有減低，火的威勢也不見減小，一直燒到人們要它停止的地方。

這湖水出口的小溪上已掛出一個紅色的燈籠，藍灰色的天空也漸漸加深它的色度，還抹上幾道由金黃到紫紅的燕支。老人頭上的白髮更白了，高一點的孩子依舊穿着綠色，愛玩水的孩子加上了一件紅得發亮的外衣。平疇上是連綿不絕的枯黃的衰草同枯草搭成的房屋，房屋的頂上升起一柱白色的炊煙，裊裊的擺動着腰肢，孤獨的老人回來了，他對着燒焦了的孩子們哭着，淚水像飛泉樣掛在他的胸前。湖水，她還是那樣的平靜，那樣的明潔，那樣的美麗，返映着蔚藍的天，白的雲，紅的樹葉，綠的水草，紫色的山嵐：當我們坐在她的懷中或是她身旁的時候，我們會為她所薰醉。

旅行上海　請嚐　本地名點

喬家柵湯糰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夾沙粽子
麵筋百葉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明星簽名紀念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七二〇六

短篇創作

溫存

阿蘋

他剛從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館中出來，一陣細雨飄在他的面上。是下午五點鐘，無數公畢回家的專車從南向北而去。他因爲還要赴一個約會，在門前的水門汀道上送走了剛剛同喝咖啡的朋友，只說了聲「再會，」也不及再多講些什麼，便匆匆乘車過蘇州河去。

是秋深了，車子平滑地在細雨中前進，車輪間或滑過電車的軌道，帶來了一次突兀的震動。每一次的震動都打斷了他的思索。其實，他坐在車中的思索本來就雜亂無章。他想起了平素愛說的人生的愁思，這幾天來在上海所遇到的許多女人，竟發現不出這裏面一個是具有靈魂，可以使他安慰。

到了飯館，主人與陪客都還沒有齊，他細細地品着茶。又將許多人加以比較和分析。但始終得不到一個結論。

一會兒，人都到齊了，老朋友居多數，即使是新交，也都是性情相投，一見如故的。他這時忽然感到有些空虛，似乎要加以填補。

「爲什麼上海灘上多數的人都沒有靈魂？」他提出了這一個問題，顯然表現得很幼稚。但是已經脫口說出來了，只得靜待人家的答復。

「你說的是男人還是女人？」終於有一位男人似抗議似詼諧的反問了。

「不問男人與女人，都有靈魂，但是要去發掘。」另一位朋友說。

「年紀愈長，經驗愈豐，才愈有靈魂。不過唯有聰明人才可以看到。」又一位加以有趣的補充。

討論沒有終了，酒已盡了兩壺。茶房忽然來說下面有給他的電話。他下了樓拿起話筒：

「你明天要動身了嗎？那你在上海只有今晚了。」對方的語氣很親切。「爲免了你臨去之前的不樂意，晚上十點鐘，到DDS咖啡館見面談談，可好？」

這是一個只曾經見過一面的女人。他內心忠實地承認過，對這個人的印象有點鮮明。他現在正在辯論靈魂問題之後，對這樣的約會自無不可以接受之理。他這時還有一種奇想，何妨先從今晚去做些發掘的工作。於是，他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來自對方的約會。

「好的，誰先到先等。」

吃完了飯，他又看了些別的朋友。快十點鐘了，到DDS去。他記得她在電話中特別說明，「那是在皇家咖啡館隔壁，地方最爲幽靜。」他買了幾份小報和晚報，他預料到對方不會像火車一樣地準時開駛，準備喝完了一杯可可之後才可以看見她如驚鴻似的，突然從門外走進。而且一定是一面脫大衣，一面就道歉似地說：

「對不起，因爲有些事來晚了，你等得心焦吧！好在這兒晚一點更清淨，可多談談。」

秋天的晚上，多少有些涼意。他將兩手插入大衣袋中，一陣陣的細雨打在車窗上，好似塗了一層薄霧，因以看不清楚車外的情形。車子一轉灣，他認得這是麥特赫斯脫路。「快到了，」他在想。他想到發掘靈魂，他自己笑了起來。這是一件無指導專書的工作，而且今天約他的人未必就可以做發掘的對象。他和她只在公開地宴會中遇到一次，她究竟是那一類人物還不知道，怎能在第一次的談話中，就看到她的靈魂？

DDS到了，他下了車，一陣雨又打在他的面上，覺得比白天的更涼些。他取出手帕，正在一面拭雨，一面向門前走去，陡然地看到玻璃窗裏，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向窗外注意着。這一對眼睛非常有光彩，好像很熟悉。看她好似在窗內打電話，看見他下了車，便匆匆地結束了電話中的談話，而向門前走來。

他推了門進去，果然那一對明亮的眼睛的所有人就是她。兩人握了手，坐到她已先佔好了的位置。一切都和他的意料相反，這時候一面脫大衣一面道歉的是他自己。並且解嘲着說：

「我和女朋友約會，這還是第一次遲到。」對方似乎並不介意，只是說道：

「是我到得早了。你不是說誰先到先等嗎？難道我就不應該先到嗎？我想，你一到就可以看見我，豈不更是喜出望外，讓你更可以高興一下嗎？」

這時，他覺得不必再說什麼客套話，反而覺得不够親切。於是便面對面的坐下。DDS的燈光不十分明亮，一則是節約電力，二則是供約會的人談話方便。但是這時二人畢竟是對面坐着，也沒有其他的人夾在中間，足以分散注意力。所以，他開始對她的外形，細細地加以端詳。他看她鬆髮非常濃而且黑，黑得像上好的松烟墨一樣。眉毛是天然的，非常秀，也非常清楚。

眼睛大而有光，眼珠圓而且明，上下都不露白。面型很秀麗也很端莊，皮膚很細膩也很白皙。身材好像西湖三月的柳枝，很婀娜也很自然。他不免多看了一下。

「你看我像什麼樣人。我不是小姐，也不是太太。」

這句話使他窘了，但是他開始覺得她說話倒是有情趣。

「我看，你過去是小姐，將來是太太。」他自以為這話答得很聰明，但不料却引起了對方的痛苦的申訴。

「是的，我結過婚。那時候我太小了，我中意他，在兵荒馬亂中很快地就結了婚，不知道什麼叫婚前的戀愛。」

「現在，你的他呢？離婚了嗎？」

「不是，他死了，他為抗戰而殉了職。却留下了一個男孩子。」

「我與他在遍地烽火中結婚，他是個血性的男子，為了保衞家鄉，抗敵鋤奸，在敵後打游擊戰。他早晚都忙得不得了，沒有多少功夫享受閨房之樂。後來，他為敵偽所殺，我亦被敵偽捉去兩回，要我供出他的部屬和關係的人，我被二次自鼻中灌水，從此傷了肺，但是我始終守口如瓶。敵偽無如我何，便把我仍就放了出來。我從此隱姓埋名，撫孤奉母，直到勝利。現在是勝利的第二年了，我的殺夫的仇人還沒有置之於法。」

他覺得慚愧，因為他到現在為止，還當她是普通的上海女人。沒有情感，也沒有理智，見了面說說笑笑，散了就完了。這些人只給人以暫時的敷衍，談不到快樂，所以也不必有精神上的累贅，用不到負担。但是，現在坐在他對面的却完全不是這樣一個人，她的美麗與聖潔，控制了他的說話天才。他只得頻頻用手將湯匙放在只剩了一些餘渣的咖啡杯中攪盪，他一再的抬起頭來，看她說話時面部的沉靜表情。她說完了之後，却忽然地顯出微笑，有趣地再追問他一句道：

「你最初看我像什麼樣人？我會跳舞，但並沒有做過舞女；我會唱歌，但並未做過歌手。」他搖搖頭，表示他並沒有懷疑到這些方面。他自己知道這是違心的答覆。她看他沒有明顯的話，又接着說道：「我常在宴會場中週旋，只是為了我要消遣。但我討厭那些只知道黃金美鈔行情的商人。他為抗戰而死，我為抗戰而遭遇到許多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現在這些商人却因抗戰而發了財，還來恭維我：「小姐，你眞美麗。施捨我一些恩愛罷！」」

我厭惡這些人和這些話。

這一句話使他發現了她似乎是有靈魂。他驚奇着她的玩世的外表，他又不得不讚佩着她的堅定的內心。他當時心中不免有些激盪，但細察對方的態度仍就很自然，於是說道：

「我們都是結過婚的人，婚前都沒有講過戀愛。現在即使要談戀愛，也不是為了想再結婚。這是我們與一般少年人的不同之處。」她對於這幾句話顯得分外的有好感，一再地點頭，而後將一支將吸完的香烟放在痰盂中，重行坐定了說道：

「我們之間，至少是有點感情，我的故事是不輕易告訴人的。因為有些人聽了或者還以為我是標榜，最多的也不過是搖搖頭，表示嘆息而已。你今天知道了我的一切，應當見到我精神上的最深處了。」

他承認她的話。他說：

「今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有一位朋友說經驗愈豐富的人，愈有靈魂。這倒的確是眞理。沒有嚐過甜酸苦辣的人，那裏知道素食的可口。沒有看過五光十色的人，那裏會賞鑒白色的明潔。」

她覺得他的話非常投機，她立即接下去道：

朋友們都說我是溫開水，不太熱也不太冷。不太冷，因為我有感情；不太熱，因為我也有理智。情感與理智互相交織，是我的內心，也是我的靈魂。」

他對於她所說的溫字，特別發生了興趣。好像一塊不太甜的糖放在口中，要用唾水細細地加以浸潤，慢慢地使其融解。如其生吞活剝地嚥了下去，反而要傷了腸胃。他咀嚼了好一回，她只是望他看着，期待着他的引伸。又是半支烟吸完了，他才說道：

「這溫字用得眞好，它如春天的風，給人以溫和，春天的太陽，給人以溫暖。我們都是從長的寒冬中過來了的人，格外覺得溫和與溫暖的需要。而且在內心上更可以說是溫存，溫存二個字比什麼體貼入微痛癢相關等話還要細緻，眞是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

「但是，還有溫柔，這兩個字我看也很好。……那末，我們就做一個不談愛情的朋友吧！」她很高興似地說。「我聽說你平時很自負，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像你這樣的固然不多，像我這樣的恐怕更少。」

他點點頭，接受了這個美麗的建議。但在一分鐘後，他又想去挑撥一下對方的感情。他說：

「近人有詞云：比肩密語嬌無限，蕩漾銀鐙一室春。正可為我們今晚談話的寫照。像這樣地見面次數多了，難保將來不走向追求愛情的道路上去。你看會不會？」

她於是又笑了，笑得很幽雅。並且接着說：「追求？這太普通了。我還是要勸你看得平淡些。你引近人詞，我引古人的詩：「反從平淡見交深。」你當然是讀過的。你應當克制自已，不可以過分的衝動。這不是我殘忍，因為惟有這樣，你才是常人所不可及，也才是有靈

魂。」

「是的，我說錯了，是我殘忍。」他趕快想辨白回來。「歌舞叢中征戰裏，與君都是過來人。我不應該再刺傷你的心，我應當希望你將來仍就有一個好的家庭，而我仍就可以來為上賓，接受你們的邀請，分享你們的清福。我想，你的孩子一定很聰明，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得出你前途的光明。」

「我並不諱言我要再結婚。前些時，我曾經獨自穿了新娘的禮服去照過相。相照得極好，就可惜是在我的旁邊，並沒有立着一位新郎。要有一位新郎是太難了。年輕的人比我懂得更少，比我懂得多的人又都已經有了家庭。果然有一日如你所說的那樣美滿，我一定將我的大令事先介紹給你，使他和你先成為要好的朋友。」

他們的談話雖則是低聲細語，但究竟掩住了室內的寂寞。原來已經是午夜了，幾個白俄女招待等着收拾店門，要回去休息。常他立起來要為她去取大衣的時候，女侍者立即前來整理杯盤，向賬房間去取發票。他們知道也不能再坐，遂付清了賬相偕走出門來。

「再會了，」她先說道。「旅途當心，寒暖注意。」

他抬起頭，正伸出手來，一陣細雨又打在面上，她握了他的手，他不但不覺得秋雨的涼意，反而感受到有幾分溫暖從手心通到面上，不覺面孔有些發熱，揮發了打上來的雨點，而後說道：

「再會，珍重你自己的故事與靈魂。」

他迅速地上了車，在秋雨洗過的柏油路上，毫無阻礙的向前駛着。他平素常說，人生就像一列長的車輛，過了小站又到了大站，出了山洞又走上高山，停了又開，開了又止。何必問過去的是些什麼地方，前面又有什麼好的風景。但是這晚的遭遇，終於給了他以幾分情感上的累贅。這時正是夜深的時候，一路除去街燈的光照着雨中的屋影以外，什麼也沒有。當車子停到他住處的時候，他自己笑了一下，對自己說道：

「到了，再過幾小時，光明就要來的。祝福天下有靈魂的人，都得到他或她應有的幸福。」

他下了車，又覺得有些涼意。他發見他今天多了些什麼回來，但是搜索不出來。一會兒他進了門，才想起他吃晚飯前的空虛，已經被填補了。他覺得一切的美麗都是現實的，倒並不希望再做什麼夢，徒然擾亂精神。

於是，他很愉快恬適的睡上了床。窗外的雨還在下着，有時飄在窗上，丁丁作聲，但是再也不會勾引起他平素念念在口的所謂人生的愁思了。

漢皋酬唱

遊漢口中山公園遣興　雁子

名園今夕滌征塵，裊裊幽思待月生，貼水飛螢欣照影，弄舟遊女只聞聲，連朝夢西濕湖雨，十載魂消北海春，歸去台城應識我，長隄烟柳一溫存。

浣溪紗

曲水灣頭笑語譁，紅闌深處柳絲斜，園林如夢好藏鴉。　海內烽烟猶未息，天涯遊子正思家，清宵明月又籠紗

卅五年六月雁子過漢品畫鑑印頗憶桂林風物予與雁子論交時逾十稔好友相逢不可無詩。　徐飛白

江漢相逢日，故人歸故鄉，驚雨催詹韻，濁流染鬢蒼，畫禪迎雁子，印品得田黃，出處十年夢，風物最難忘。

丙戌夏雁子兄過漢寓于兵魂樓日相過從詩以紀之。　柯春深

兵魂樓靜遠囂塵，雁子南來過往頻，欲向雞林傳翰墨，莫疑張翰憶鱸蒓。

薊東陝北昔勾留，大漠風雲豁醉眸，今日為君輸一著，桂林山水不曾遊。

賢主嘉賓并二難，興來筆底湧波瀾，勁風輕送孤帆去，青草湖頭著淺灘。

浣溪紗（離漢舟中書寄飛白兄棠秀嫂兼致春深詩人）　雁子

孤旅離人本斷魂，羈遲小病更傷神，感君親切勝家人，　伉儷同心今卅少，湖山有約訂交深，何時燈下再論文。

幾度奔波為我忙，破舟遲發費周張，踏歌聲遠最淒涼，千尺桃潭何足道，江流萬里豈為長，徐郎情重又柯郎。

五七—二八八

海屋劍客羣（十三）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強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魎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鑑於矮奴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矮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剷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矮奴鷹犬週旋。對內分派職務建立工作新程序；對外，不與社會各界接觸，一方面哨探鬼蜮動向，一方面則進行掃除陰謀恐怖根源。曾氏弟兄羽白與守一，前奉命回大覺谷，增強天空掩蔽，並將谷口封閉。羽白有事先期返滬，守一於谷中事畢，亦回百忍莊。惟第二日忽失踪跡，僅有短簡寄來，蓋正着手一種秘密工作，頗不順手云——〕

（中）

（二）又是一套「失踪」翻戲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林正岩探明了軍部的計劃之後，立刻運用職務的便利，通知了自己秘密組織的首領。而首領回電，吩咐他相機動作，務要把這個計劃破壞了他。林正岩看看自己手下幾個人，不是那個醜劇中角宮崎貞夫的敵手：因那傢伙，天生奸猾刁鑽，在長崎得過陸戰隊水上運動大會，一千五百米長距離錦標。出征軍刺擊競賽，又是十幾回合的錦標。所謂十幾回合者，凡是得勝十二人一小組，爲一個回合；十餘回合，就得用一人的技術和精力，陸續戰勝十個多小組；可見他的柔道劍道，確有幾下，普通人制服他不了，人太多，又怕洩露了秘密。

到了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失踪」計劃就得發動，林正岩還想不出一個適當應付的方法來，只得決定兩個急救章；要麼自己設辭請假，暗地跟踪宮崎，探明他藏身的所在，等到日人軍部正式宣佈失踪，小題大做的當口，却設法讓中國報館，給他揭露出來；或是暗地向中國反間諜機關吐露消息，派人把這傢伙擠了出來，交給日人。

正在爲難的時候，無意碰見了守一。他同守一，本來共過秘密，所以把這件「御計策」的失踪佈置，一一透給守一，又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他。這時已是下午兩點半，到了四點鐘，正是那傢伙動身出營的時候，若不即刻着手密伺追踪，一下讓他隱藏得無影無迹，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這件工作，交給守一辦理，可說再合理想也沒有了：第一，守一留學日本多年，對于日人狡譎機詐的個性，摸得熟透之至，林正岩找到守一，就好比法師請到了二郎神楊戩來收妖捉怪，一個個都得叫它顯出原形，該是成精狐狸，就得回復狐狸原身，該是作怪夜壺，就得回復夜壺本形。

第二，守一精諳日本語，也懂得日本三教九流的黑話，他要釘住了這個準備「失踪」的宮崎貞夫，就算祭上了一柄照妖鏡，釘住了妖魔的泥丸宮，無論有多少幫手指導，從旁照料，一路打着黑話，叫他使出猪八戒三十六變的手段，左變右變，都瞞不過守一的耳目。

第三，宮崎這東西不是有兩下「武士道」嗎？不是還會游泳嗎？碰着旁的人，會武不會水，或會水不會武，或者兩件的藝能不精，對于這個賴皮東西，也有些吃他不住。譬如說，他打你不過，便會往水裏一鑽，架起水遁走了，您武功再好，也只能翻着白眼生氣，不是嗎？可是碰到了守一，就算他倒了天字第一號的大黴，別說水遁，就是從日本天皇那裏，把那「御風寶幢」借來，弄起五遁以外的尿遁屎遁，守一也有本領，佈下天羅地網，把他從尿缸

屎坑裏拾了出來，抖出他的原形。

　　這麼一說，守一對付這傢伙，應該好像甕中捉鼈，可以絲毫不費氣力手到拿來，不是嗎？然而不然。什麼道理呢？道理可多了。別的不說，第一只怪中國不爭氣，把這一片從前不放在眼下的漁村，現在落在外人手裏，幾個翻身，造成了一個萬國雜處的洋場。自從成了洋場租借地，主權旁落，又沒有本領，抓住治外法權，所以一旦同外人打交涉，就有無限麻煩，無限困難。明明你有千般理由，一到洋人手裏，就會變成毫無理由。所以十場交涉，就有十一場是中國失敗。

　　何況八一三前夜，日寇氣焰，猖狂到了同溫層以上之高，英美的洋場當局，事事遷就日人，這時如要發生中國人同日本人的事端，請教，英美還敢多管閒事？還敢主張公道？當然一萬個不敢。弄得不巧，也許還要附和日人，反咬中國一口咧。

　　本來日寇要來侵略我國，已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預定傳統國策，侵略就侵略，開戰就開戰，連國際公法規定的一切條例，一切都用不着顧慮，何苦在掀起大戰之前，定要無端造出這個「失踪」的藉口，又是何故呢？而且這個藉口，弄得又是不高明得很。不僅是不高明，並且可以說是十足的下作無賴？

　　這裏面也有一個小小的「東洋道理」。日人自明治維新以來，處處都是模倣歐美，英人稱自已是大不列顛，日人便說自已是大日本；英美德法人走起路來，昂首大步，目中無人；日人便蝦蹦蟹行，橫爬亂跳。模倣當然要模倣到亦步亦趨的地頭，才算高明，日本人也眞能做到這一步。

　　可是這與「失踪」有什麼關係？原來「失踪」也是西洋的發明。我們只須翻閱幾頁西洋文化侵略史，就可明白。西洋文化侵略第一步工作就是傳教，派幾個自願性的傳教士，跑到他們目光中認爲野蠻或半開化的國家裏，超脫「不文化」的人們，上昇天堂；其實是準備把人家的大好資源超昇到他們的國庫裏，用作征服世界的資本。那派出的傳教士，都是自願準備「受難」的，但白白的去受難，於事無補；所以一方面讓受難的去受難，一方面却要利用這些受難的表演，換到實際的利益；於是才有第二步計劃，派兵艦「護僑」。有了這個護僑工作，受難就成了投資，護僑當然就是獲利。翻開我國近百年的外交失敗史，十件有九件半就失敗在這一套西洋戲法上。

　　但日本人無教可傳，道教是我們土產，「儒教」如能稱教的話，也是我國土產；佛教是印度的，天主教和耶教是英法德義的，回教是阿拉伯的，這一條當然叫日本人無法模倣。既然無教可傳，當然不能唱這齣「受難」的戲，怎麼辦呢？想去想來，只有護商。但護商很難收到現成而輕而易舉的效果，除非中國人肯提倡「仇貨」的說法。但也要中國人自動提倡才行，至於假借的口實，有些礙難製造。千算萬算，這才算出了這一著高棋——失踪！

　　失踪之後，就可發動彰昭明著的護僑行爲。這個行爲，無疑地，十成之十可以獲到西洋各國的同情。根據這一點心理，所以一次失踪之後，再有二次，二次之後，還有三次，以至於無數次。但失踪一個小僑民，難得轟動全世界，不如揀擇一個肯服從命令而又能驚動世界耳目的兵士。這是日本人費盡了數千以上的東洋智囊——參謀本部全體——的心血，推想出來的一個「東洋道理」。

　　有了這個東洋道理，就算日本人在前上海「租界」沒有那般猖狂，多少也可收到「租界」當局的同情，因爲同一是要保護僑民咧。這麼一說，就可想到守一本領雖高，一拳打死，或一指戮死這個宮崎，倒是十分容易。要想把這傢伙拾出來，交給「租界」當局，叫他們證明說他並未失踪，怕有些困難。頭一點，他們就要問，「你是什麼人？」第二問，「你有什麼職權來管這件事？」三，「你怎麼知道他就是宮崎？」

　　這種詢問，應當是一種不通的蠻理，但事實上他們就要這樣問。守一對於這一點，就沒有林正岩的警告，也很明瞭，所以他不肯走這一條路。至於請報館發表，戳破這個秘密，事前必須有官方的證實，才能有效。這一條路，又回到「租界」當局身上去了。他們不肯證實，這個報道就有被指爲謠言的危險。若說把這個眞贓實犯送到我國當局手裏，難道不行？眞的不行。何以呢？照外交手續，不經「租界」引渡，到不了我國當局手裏。而且這傢伙是日本人，就算引渡，他又沒有犯法，爲什麼要引渡？爲什麼要交給中國政府？

　　守一把這些問題，在心下翻了幾個轉身，雖說感到萬方困難，却打定了一個主意，拼着不食不睡，死死把這傢伙釘住，然後隨機應變，隨時想辦法。到了萬不得已，至少他可把這傢伙捉住，交給林正岩。林正岩是軍職，可以作證。證明之後，日人如若惱羞成怒，最多也不過把林正岩的地位犧牲一下，也就能了。但「失踪」的把戲，總可以戲穿了。

　　守一和林正岩商量了一下，看看時間緊急，便匆匆趕到北四川路底。根據林正岩所得的報告，這一幕「醜劇」將在這個駐軍營裏揭幕。這個地點，正是上海一二八戰事之後，日軍苦心孤詣計劃出來，一個「未來侵略」的大本營之一。——一座面目猙獰，險惡無比的軍事

建築。

二人到了這裏，看看離開四句鐘，還差十來分鐘。地點確實，時間也還富餘，二人揀了一個相當適合的地點，把身形掩護起來，只等那話一出場，守一就可跟進。

「糟糕伊馬斯！」林正岩忽地輕輕這麼驚叫了一聲。

「什麼？」守一也是一驚。

「我爲什麼跟你一路來？」林正岩問出這麼一句古怪話。

「不是……不是……？」守一弄得有些迷糊了。「不是要把那傢伙『認明正身』嗎？」

「可不是？」林正岩自己咕噥着。

「是就是哪，還有什麼糟糕的？」守一要笑出來了，瞧着林正岩那副臨時肚痛而找不到廁所的樣子。

「怎麼不糟糕？……我既是要指認正身，必得我自己認得那傢伙才行哪！」

「難道你不認識他？」這叫守一眞的吃驚了。

「誰知道他是高的矮的，黑的白的，還是爛麻皮，還是鬥雞眼？」

這成了赤壁鏖戰之前的周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守一翻轉手錶一瞧，還有不多不少，整整八分鐘。「快點吧，你手下有誰認識？……到哪些商店裏去借個電話……把那手下弄來，我在這裏等着。萬一時機湊巧，只有他一人出營，我有辦法。要是進出的人多了，那就眞的糟糕伊馬斯里！」

林正岩想了一想，觸他又聯想到其他一件事，立刻掏出一張名卡，丢給守一，說聲「回頭見」，一溜煙走了。這張卡片上印有林正岩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八分鐘一晃即過，這裏與外灘江海關大樓，空間距離，最多不過二三千尺，雖說略有市尾喧嘩，然而究竟地點冷僻，伏在這裏，清清楚楚，聽得出那江海關大鐘，先敲出四下抑揚頓挫，富于音樂性的簡單旋律，然後喤喤地，不多不少，一下一下，敲了四下，表明這是上海的標準時刻——四點鐘！

這鐘聲一響，守一的心便往下一沉。從隱蔽的所在，伸出頭來，向大路西頭瞧着，哪裏有林正岩的影子？本來，從這裏走到北四川路底去借打電話，極少也得十幾分鐘，這是說電話一打就通，一通就可找到說話的人才行。但世間的事，你愈是急，亂子愈多；連聖人都有這點經驗，所以說了「欲速則不達」這句話。俗語說，「心慌吃不得出鍋粥。」爲什麼？怕的出亂子。你想出鍋粥該是多們滾燙，少說也在法氏二百幾十度以上的熱度，心慌的人，急急忙忙，把這樣滾燙的黏性東西，搶着吞嚥下去，還能不出亂子？

林正岩去打電話，果然出了亂子嗎？果然。偏生有這們蹊巧事？偏生就有這們蹊巧的事。「蹊巧」是迷信名詞，照事理和科學的說法，原是一種最簡單的因果律而已。原來林正岩借打電話的地方，是一家商店。這家商店，開在北四川路底，歷有年數，用的還是十多年以前的一架舊式牆機，並不像新式自動機，一定要報號碼，而林君因爲匆匆忙忙，心慌意亂，報號碼時，偏把號碼弄顚倒了一個字，打出去之後，當然不是要通電話的地方。那接電話的對方，第一次倒是很客氣，告訴他接錯了人家。

誰知林正岩把這錯誤的號碼，說順了口，所以一連打了五六次，而次次都是這個人接話。一二次接錯還可，三次以上，同是這個人打，又同是那個人接，雙方哪有那麼好的好好脾氣？所以到第四次就有些衝突，到第五次，可惜雙方都在電話線的兩頭，隔開了數里之遙，不能用武，否則早該打得頭破血流了。第四次衝突之後，照理，林正岩就應該自己把所報電話號碼檢點一下，也許可以發現自己弄顚倒了一個字，或是對方多忍耐一次，問問林君究竟打的什麼號碼，打給什麼人，事情也就可以弄清楚了。無奈林正岩是心內火急，老是以爲自己報出號碼是對的，而對方也許心裏有事，一時想不起號碼有誤的一點上。

第五次衝突的時候，林正岩急了。急到什麼程度？急到把日本話都急出來了。他在電話裏，打着日本話同對方吵嘴，在吵到對方一聽到是日本話，立刻把電話掛上之後，還在對着電話機破口大駡。駡了之後，一而再再而三的把電話打過去。

這一駡就把亂子駡出來了。因爲那家商店的夥計們，也有懂兩句日語的，至少知道林正岩說的是日語，生恐鬧出意外「事件」出來，這時晃晃動動的上海，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當口，普通人一聽見日本話，頓時心口就要突突蕩了起來。何况胆小的商人？夥計發見這事，立刻報告了賬房。賬房很有主意，立刻叫一個小徒弟從後門溜出，找到門外不遠的站崗巡捕。那巡捕一聽是日人「事件」，慌忙一個電話打到就近的狄思威路捕房。這捕房就在路口，離開林正岩打電話的所在，不到五分鐘距離，所以捕房一聽報告，認爲事態有些嚴重性，立刻派了一個日本捕頭，和兩名巡捕，風緊火急的趕到這家商店裏來。

往下的事怎麼樣？那捕頭看見林正岩不是純粹日人，又穿的是便衣，便拿出日本捕頭身份，申斥起來。這一申斥，好比火上又加了幾滴油。林正岩一怒，立刻把自己的身份說明，

又搯出了自己的官片。那日本捕頭，一聽見林正岩是軍部的特工，頓時矮了幾寸，把眼睛都吓的上了胆汁，黃得看不出天地日月，是什麼顏色，趕緊連聲道歉。

那麽，事情就該結束了吧？不然，林正岩一見捕頭道歉，立刻要他把接電話的對方，弄到捕房裏去，處罰以警。捕頭知道林正岩氣得有些痰迷心竅了，自己吃他不下來，所以立刻答應他這要求。不過再三低聲下氣，請林正岩到捕房裏去寬坐一會，說這是捕房的規矩。其實這是那捕頭的急智；只要林正岩一到捕房，把「事件」一報告，他就算消了差了。就令林正岩再兇些，自由捕房當值對付，他可「死人不關」了。

這邊林正岩到捕房去，也是因為把事情弄僵，不去不行。可是他這一去，把藏身在掩護裏的守一，弄得受了大罪。一面當然心焦，一面恨着這個角色演等不會辦事，打一個電話，把整個的人都打失了踪。但正事要緊，只好從那掩蔽所在，直瞅瞅地瞧着那座軍營的大門。

四點鐘剛剛敲過，只見那軍營幾丈寬的入口處，忽然加了四個崗位，連原來的共有八名，兩邊排開，一律上了刺刀。所謂弓上弦，刀出鞘，立刻把那座巍森猙獰的建築，增加了一重殺氣。八名崗位，剛剛站定，出口裏又四個一排，一共大踏步伐，走出了十多排武裝整齊，荷槍掛彈的兵士。

守一看到這裏，心下奇怪，「一時間倒是不錯，何以不見那個標準失踪的傢伙，單身溜出，倒是大隊人馬出現，難道還要保護那傢伙去失踪？」心下正自這般問着自己，瞥見那些出營的隊伍，忽地一分作二，往兩頭散開，槍頭上裝起刺刀來，在馬路上橫成一排，一路前進，一路驅逐行人。東頭的到了虹口公園，西頭的走到馬路轉角地方，都橫在馬路上，就地紮住。原來把這小小一段馬路，臨時戒了嚴；兩頭攔住行人，不許走進這個戒嚴區。

守一看到這裏，知道林正岩絕對走不過來，心裏反而靜甯了，却提起精神，要看這些日矮，到底弄出一個什麼花樣來。果然不到兩三分鐘，營內慢騰騰出來一部歛篷軍用汽車，上面裝着一部活動電影攝影機，還有兩三個人，正在車上料理着。那攝影汽車，開去開來，似乎找不着適合的角度似的，偏偏開到守一藏身的這座神社近邊，四平八穩的停住下來。那汽車停下的地方，離開守一，最多也不過五六碼遠近，車上說話的聲音，哪怕十分輕細，也能一個字，送到守一耳朵裏。

可是對于守一方面，也有一個不妙的條件；他既可以聽到人家說話，人家當然也可以聽到他那裏所發的聲音；哪怕悄悄移動的足音，或是衣服絆住樹葉之類的聲響。日人雖說拙笨，有時却很細心；萬一風吹草動，弄出了一些些聲響，他藏在那裏，被日軍一下發覺出來，別的倒無關係，豈不把一件正事給就誤了麼？守一也只好特別留心，伏在那裏不動。

幸虧守一藏身所在，剛剛偏西一點，那攝影汽車，雖橫在他前面，把東頭的一部分，遮住了一些，然而軍營大門的一切，却能收在眼底，一點也不致漏掉。這邊汽車一停，守一耳目並用，一面聽車上那些人細聲說話，一面留心對面軍營門前的事。這邊車上好像有一個發令人，正在吩咐手下準備工作。話還不會聽到兩句，只見對面早又擁出二三十個兵士，排成雙行，跑步出場；一出大門，立刻分成兩隊。這出來的人，臉上頭上都有籐盔，胸前也扎着籐甲，各人手上，都倒提着一根七八尺長棒桿。守一見了，雖是知道他們這個裝束，是劈刺演習，心下却更加有些捉摸不定起來，不知這種演習，是否與「失踪」計劃，有密切關連；還是林正岩把時間地點弄錯，倒把他送到這裏來看這些無聊「鬼打架」式的演習？

正在狐疑當口，聽得攝影車上的人忽然高聲說，「來了……準備！」話未說完，守一早見那軍營出口地方，挺着肚子，橫着跨步，走出了一個小軍官模樣的傢伙。出了營門口，又走了十來步，路當中一站，驕橫縱恣，不可一世的樣兒，仰起頭來，像要看看天空有沒有麻雀飛過似的，兀自扯開那破而且沙的喉嚨，咭利咕拉的吼着，什麼「神聖精神，要放在神聖演習上」，什麼「今日演習，當有特別精采。」什麼「貴賓來參觀，我們不能不拿出武士道眞精神來，」什麼「這種演習，也就是要預防將來的實際搏鬥。」……

可惜此時此地，把守一的一切自由都限制住了；否則瞧了那傢伙兩眼看天的樣子，好像在對鬼說話，而那些話，又是一無思想的日本軍人方式，聽了眞要叫他笑斷肚腸。只見那傢伙把話說完，自己一立正，對空又行了一個軍禮，這才把自己繃得緊梆梆的身體，放鬆下來，恢復了那副無賴的本形，回轉身去，瞧着左右兩排對立着的演習對子，發出命令，「試演一週，對面衝擊！」說完，倏地回身過來，對準了守一這裏，把那隻短得不能再短的胳臂，向上一揮。

這一揮，場面頓時熱鬧了：兩排對子，各人像頸口被人砍了一刀似的，同時一聲怪叫，相對衝擊過來，這裏汽車上的那個司令傢伙，也一揮手，「開！」那攝影機也發出輕微軋軋的轉動聲。

「停！」那馬路當中的司令，又是一揮短臂。

這一聲「停」剛剛喊出，那邊用桿棒交手的，立即停止，把隊伍重又分開；這邊攝影機的聲響也嘎然止住。這大概就是正式演習的序幕。這序幕一停，那個小軍官傢伙，好像躊躇滿志，得意洋洋的樣兒，把兩隻短臂，負在背後，跟滑稽電影裏的米老鼠一般，兩頭走去走來。剛剛走了三五個來回，陡然聽得那座軍營碉堡似的樓上，不知是哪一層，起了一陣軍號，嗚嗚叫着，那刺耳的號聲裏，確然帶着不少血腥氣味。

軍號吹畢，只見那個小軍官，對着營門裏，挺得筆直地，行了一個軍禮。崗位上的衛隊舉槍敬禮，那預備演習的兩隊兵卒，也拿棒桿當槍，舉了起來。守一看到這裏，回想到那小軍官的演辭，知道他口裏的「貴賓」快要出場，演習也要正式動手了。只不知這「貴賓」是些什麼腳色。

果然，不到一霎眼的當口，大營入口內，走出了一大羣等級不同的軍佐，一大部份都是軍服，只有一兩個便服的日人，簇擁着三個大約是「貴賓」的人物，向營外走來。這三名「貴賓」，一個是瘦個高子的洋人，一個就在這洋人身邊，一齊走着，乃是一個相當肉感的老洋婆子，把一隻猪蹄膀似的肥臂，插在那又高又瘦的洋人肘下。那第三人，却不好算人，原來是一個拗肩凹眼的小女孩子，揪住那個肥洋婆的手臂，蕩在一邊。

「皮特拉夫司基閣下！……開！」汽車上的小頭目低聲而有力的發了命令，攝影手立即應聲把開麥拉搖動起來。

場而活動了：敬禮，週旋，應對，進退，吆喝，衝擊，劈刺……

「皮特拉夫司基？」守一聽了這個刺耳的名字，吃了一驚，心下這般問着自己。

這不像僅僅演習的意思。什麼原因呢？百忍莊上，對于上海一般社會，凡是有些刺人耳目的害虫，不論什麼國籍，也不問做什麼行當的，都有一個名單。因爲社會上，有什麼黑幕發生，推溯到根腳上，類多是這般害虫，一隻或數隻，在背後搗鬼，提調。這些害虫，都有一個社會——一股黑勢力。百忍莊把這名單調查清楚，乃是準備一旦有事發生，推敲性質，按圖索驥，提綱挈領，容易着手工作的意思。

這皮特拉夫司基，一聽他這囉嗦累贅的名姓，就知道他是羅宋赤黨出頭以後，逃奔到上海的一個白俄。未到上海之前，在哈爾濱逗遛過一個時期。却因爲當地同類的流棍太多，所以一轉念頭，開碼頭跑到了上海。這傢伙雖說由羅宋貴族，淪胥成了流氓，却也不像我國那些無能之輩，專靠坐牢，挺刑，拜老頭子，拉檯子，吃講茶，講斤頭，集體打降，等等沒有脾味的勾當來號稱英雄。他確有些專長，第一能號召，第二能組織，此外還能寫文章，不僅本國文字，連英文也能說能寫；又能演說，還會音樂，美藝，和鬥劍，雖然不是十分高明。

他一到上海，只一號召，首先就成立了一個什麼協會，居然能够從音樂會，藝術舞表演上，掙了一槩錢，却能不刮入私囊，去買汽車娶小老婆，反而辦了一個失業收容所，一所貧人醫院，一所小學校。此外又替羅宋流浪到上海的工商，等人，組織了一個什麼社，對內提倡合作互助，對外抵抗外人的欺負。據說連羅宋的乞丐，賊竊，扒手，倡妓等等也由他成立了一個組織，也有會規條文。

這們一來，不到幾年，他在「不蘭西」和虹口的羅宋世界裏，儼然成了一個小朝庭的無冕沙皇。因爲有了這一點羅宋羣衆的本錢，漸漸和「租界」當局，平起平坐，交結應酬起來。他這個家庭，極端奇怪，名雖家庭，却是一個小型的國際聯盟：他自己本人，當然是劃一不二的道地的白羅宋，那位肥老婆，却是一位「不蘭西」的二姘嫂，自然是法國籍；但她從前姘過一個葡籍的商人，生下一個兒子；商人死了，又正式嫁過一個英人，生下一位千金。二人意見不和，英人走了。皮特拉夫司基到上海成立了「事業」之後，二人臭味相投，一結合，那女人除了兩度姘嫁留下的一些妝奩之外，還給他帶來了一雙國際性的油瓶。這對油瓶，還是各人保留自己的姓名和國籍。皮特拉夫司基雖是流氓身份，倒明大義；情願拿出錢來，把這一男一女，送到上海的外僑最高學府繼續求學。

這裏面也有他的一個微妙作用；因着老婆，兒，女，三種不同國籍的優勢，無論羅宋人出了什麼亂子，他總能巧妙的運用了這國籍上的關係，把亂子彌平，甚至弄到轉敗爲勝。

百忍莊知道這傢伙的歷史，守一當然也知道他的一切，所以這時一見日人把他當作「貴賓」歡迎了來，「檢閱」演習，就知道其中必有一篇文章；不由得不吃一驚。可是到此爲止，也有半小時以上工夫了，始終不見那話出場，因此拿不準這齣戲是另外一齣，還是與「失踪」有關的一齣。假設是一齣戲，何以又有這些做作？假設不是，那就眞的有些「糟糕伊馬斯」了，因爲守一呆呆候在這裏，豈不是白白就誤了正事？而且這裏一經臨時戒嚴，兩頭攔住了路，急切走不出去，無法去找林正岩。

正自焦灼不定的當口，守一忽然聽得汽車上的那個小頭目又發令了；「夥計們，當心了！……幫我留心小隊長的手，他關照過，演習的一半上，正是要緊時候，只要他的手臂一揮，我們就要活動的！」「活動」當然是指着攝

影機要跟着場面流動拍攝的意思。

這兩句話，似乎給守一挑動了一個啓示，這個啓示，只像電花石火一般，一閃過去，無影無踪，抓不着一點具體的概念，只在潛意識上覺得是一種啓示罷了。

守一還在這裏追想這個啓示的當口，忽然瞥見那熱鬧劈刺演習的場面，似乎有了轉變；一邊敗退，一邊在追擊；軍營門口，逐漸騰開一片空地出來。這裏的汽車，雖沒有聽到命令，却在慢騰騰地向營門口挪動過去。

這汽車挪動，剛剛快到營門相當拍攝距離點的時候，怪事來了：那營門口有一個衛兵，忽然離開崗位，在演習隊所留下的空場正當中一站，向營門內一伸手，似乎要邀攔什麽閑人，闖入場面上來似的。這個當口，守一好像倏地受到一種感應一般，心口無端突突跳動起來。

誰說不是一種感應？豈只感應，剛才那個一閃即失的啓示，重又出現，在守一的腦際，就像銀幕已開，故事已經開場，而且一場一場地映演出來了。他心下有些明白了，他明白這個「演習」僅僅是一段序幕，皮特拉夫司基一家三口，僅僅是些陪襯，主角的正戲就要開場了。

果然，就在那個衛兵一伸手邀攔之間，營內踅出一個海軍陸戰隊裝束的人，賊頭鬼腦地，冲着那個衛兵一擧手，然後嚙嚙嚅嚅的不知說些什麽。因爲距離太遠，那傢伙說話聲音太小，守一無法聽出。只看見那攝影汽車，這時正在忙于拍攝營門口的這個鏡頭。這是什麽道理？

「報告！」衛兵聽了那傢伙的話，打着手式，叫他站住，自已却一轉身，跑到「貴賓」和官佐人堆裏，對那個小軍官嚷着，「佐田第三大隊，第一中隊，第五小隊一等兵宮崎貞夫，到本營會友，現在因例假時間已到，必須回營歸隊，因恐在貴賓前面失禮，特來請罪。」守一注意到那攝影機的鏡頭，也跟着那個衛兵轉了方向。

這報告的話，一字字都送到守一耳裏。啓示，概念，按着邏輯方式，自然地在守一腦想裏，形成了一粗具形體的意念。他明白了這齣滑稽戲的題旨。簡單的說，這是一個陰謀的佈置；這一切做作，無非要替「失踪」製造一個「鐵證」，同時又是宣傳的好材料。皮特拉夫司基，就是這個「鐵證」的國際證人。

衛隊報告之後，戲中的二三等配角也出場了——就是那兩個穿着便禮服的日人。這二人一見衛兵登場，趕緊很抱歉似的，跑到皮特拉夫司基面前，再三請罪；同時把這突然冒犯了「貴賓」的原因，一一說明。其實哪裏是要請罪，爲了這位「貴賓」不懂日文，生恐他將來在需要證明的場面上，不能把當時的情形說得那麽眞確，所以特地伏下了這兩個三等配角，名義上是招待，實地上是担任着翻譯和傳達，把場面現在發生的事，衛隊的報告，小長官的問答，再三不嫌辭費的說給皮特拉夫司基聽，把那小兵宮崎的名字，連連說了十多次，好叫聽者深深印在腦筋裏。

「貴賓」的腦筋裏固然印上了這個名字，同時，一聽到這個名字，把藏在掩蔽後面的守一，快樂得幾乎笑出聲來。下文如何，也用不着守一多費腦力去推想了。他略一察看形勢，知道宮崎這傢伙，必是向西出走，便也回身，打算自已的出路。如要等到撤消戒嚴令之後，再去追踪，不用說得，那傢伙早已跑得不知去向了。他必得在幾分鐘裏，趕到西頭戒嚴線外，在那裏恭候這位「失踪事件」的主角。

守一藏身的這個小神社，（一二八戰後，日人紀念「皇軍」陣亡將士的祭祠，）前面馬路已是戒嚴區，當然出去不得。後面，東北，正東，東南，三面都有兩人多高的叢林，叢林後面，可以看得出還有鐵刺網，刺網後面又是叢林。翻越這三層障礙，在守一看來，倒也不是什麽難事。現在當前的難題只有兩個：一，向正東出去，必得經過靶子場，焉知那裏沒有人守住，至少也得麻煩一頓。出了靶子場，還要翻過一道里弄的牆頭，翻的時候，難免不叫人家打眼，倘若被人驚叫起來，那個麻煩就更大了。況且，就算闖出了這一關，還得繞過一個大圈子，才能跑到目的地來。只有東南一方，只須翻過叢林，再經過一兩道障礙，就可達到一西人學校的場院裏，這時正在暑假期中，學校只有三兩個校役，不見得就被他們恰巧看見。所以守一決定走這一條路。這段地形，常到虹口公園的遊客，大概都很熟悉。

話雖如此，却還有第二個難題。現在正是四點多鐘，太陽還很高，那軍營的碉樓上，必有守望的崗位，也許還不只一二人。假設守一翻越刺叢的當口，被那守望崗位，居高臨下，萬一發現了，必定鳴警追趕，甚至開槍射擊，也說不定。何以如此嚴重，至於開槍？這是因爲恐怕洩露了「軍事秘密」哩！至於守一，別的不怕，單怕鬧了起來，把這要緊的使命就誤了，豈不可惜？

守一在這緊急當口，略一沉吟，同時把那東南刺叢形勢測量了一下，便放棄了從上面翻越的辦法，打算從粗幹密集的中段，用手上功夫，闢出一條容得身過的罅口，擠了過去，只要留心不叫樹枝頭上，過分閃動，就可不致被瞭望的人發覺。

主意打定，守一順着掩蔽的矮牆和樹蔭，襲到刺叢邊上。揀了一塊樹幹比較稀疏的所在

，着手試了一試，也不知守一手勁太大，還是樹桿太柔，只須輕輕一分關，那擠在一起的樹林，立刻裂開了一尺來寬的罅口。再稍用力，裂口已經大得可以容人走進了。

守一且闖且進，一會已把這二三尺厚的叢林穿過，到了鐵絲網邊。普通鐵絲網只有橫線，這裏橫線之外，還有直線，一經一緯，織成了一尺見方的格子。守一試了一試，這個鐵網竟堅實得很。要使用蠻力，却也不難破壞；守一却是細心，恐怕一下用力，鐵絲發出聲響，驚動了人，也是不妙。仔細看了一看，這鐵網共有七道棧線，總共不過一人多高，那樹叢却有一丈來高，于是蓄着勁，用手抓住鐵絲，拉了一把，覺得這東西雖然上了銹，還能載重，便試着手脚並用，像登繩梯似的，一步一步，提起勁來，輕輕登了上去。到了頂上一道，便把身體傴僂着翻了過去，照前一道一道，又登了下來。這一上一下，憑着守一的功夫，也把手腕劃破了兩三處；可是最難的障礙，却已越過了。

照着前面的方式，守一毫不費力，穿出了第二層樹叢。借着叢林的隱蔽，又越過了那座學校的牆頭。一到學校場院裏面，守一放眼打量，看見這一大片空場，却是靜蕩蕩地，闃無一人，于是大大方方，順着牆脚，繞了一個拐角，從學校的大門，走到了馬路上。這學校裏難道眞的一個人也沒有？有是有的，因爲就在這學校轉角所在，發生了日本兵戒嚴「事件」，又加上了刺劈演習；這種「稀稀哈」場面，何等熱鬧，何等刺戟！况且又不收門票，上海人最喜「趕熱鬧」，所以那戒嚴線外，不到一時三刻，便擠滿了男女國民，眞有「萬頭攢動」的勢頭。這學校的幾個校役，還能例外？當然全體出動，擠在人堆裏去了。

守一到了馬路上，一看這個熱鬧形勢，要不趕緊鑽到那警戒線邊沿上去，守候那傢伙，却比較剛必致誤事；但要穿透這麼厚的人牆，似乎還要困難。怎麼辦呢？他俄延了片刻，四下一打量，瞥眼看見路角一家店門口，有幾個店夥，因爲不便離開店門關係，只在門口放下幾隻杌凳，站在上面，登高遠眺，倒是能够不費大事，把那幾十碼外的熱鬧中心，把握着一個遠景的鳥瞰。

「對！……」守一自已心下打着商量，贊成自已這個發見不差，便逕直走了過去。他的第一個意念，乃是計劃向店夥門賣個笑面，哪怕出幾個租費吧，也無所謂，只要照樣得到一張杌凳，照樣參加店門外那個「鳥瞰」集團。誰知一到店門口一張，杌凳倒還賸有幾張，店夥却一個也看不見。

「幹麼這般客氣？」守一自言自語說着，一面大步走進了店堂，「喂，借張杌凳，門口站一站！」他對空氣這麼打了一個招呼。一面說一面早已撩起了一張杌凳，回身走出門外，滿不在乎的，參加了遠景集團。那些店夥，只注意遠景，誰也沒理睬守一。

時候偏生趕得很巧，守一剛一登上杌凳，立刻「喲」了一聲，又一躍下地：原來這時，他一眼看見那攢擠的人堆，像排浪似的，兩面捲開，正中讓出了一條「人牆」甬道。這甬道的尖端，好像一條小汽油艇似的，衝風破浪而來，正是那位「失踪」的要角；正所謂「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吊線」這件工作，是偵探術上一件細緻的藝術——需要做到不緊不慢，若即若離；既要照前，又要顧後；照前，自然是吊住前面的目的物；顧後，却是怕自已也被人家「吊」着。可是守一的作風，却又超人一等。他自從一發見那位目的物，便自告奮勇，不用「吊」的方式，反而跑在那傢伙身前，替他當起開路的先鋒來。這個作風，未免過于胆大；但守一何等機警，他自有他心理上的把握。反正誰也不認識他，爲什麼要見神見鬼地在後面吊綫？

「貞夫兄」！在狄思威路上走了一大段，往來行人漸漸疎稀的地點，守一突地回身，向這位「失踪」人物打起招呼來。

「嗯……？」那傢伙不防着陡地吃了一驚，「閣下，誰？」他這麼一問，但立刻又很機警的改了口氣，「鄙人名叫佐籐壽太郎……閣下弄錯了吧！……」

「哈！」守一仰天打了一個冷哈哈，方想說話，猛不防身後有人，暗襲上來，把自己兩條手臂封住，那面前的宮崎，也冷不防提起拳頭，給守一下顎，飛起一個冲天砲。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交通消息

京滬路規定出售臥車票辦法

京滬路頭等臥車僅六節，共一百四十個舖位，供不應需，該局特重予規定購買臥車票之優先辦法三項：（一）中央委員，各部院會長官委員及社會賢達。（二）各國外交使節軍事高級官員及領事館主管人員。（三）京滬各大公營機構主管人員及工商學各界領袖。

各公用事業暫不准漲價

交通部所屬各國營公用事業，因百物高漲，虧損甚巨，且自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公佈後，政府之補貼辦法已完全取消，單以鐵路一項言，上月所獲政府補貼即有二百三十億，他如郵電水運空運等所受之補貼數字，亦相當浩大，今貼補政策取消後，更感推進不易，故一致有加價之需要，除郵資加價須經立法院通過外，餘亦須呈請行政院核示，據悉：前宋院長曾手令交通部對所有公用事業暫不准有加價要求。

中央中國兩公司已恢復國際航線客運

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前因飛機屢屢出事，經交通部令暫行停飛重爲整頓，玆悉該兩公司之國際線客運已先後復航，計滬加線，滬港線，渝港線，昆港線等，至國內航線間亦將於短期內正式復航。

大利華輪行駛港星綫

香港捷順公司現派大利華輪行駛港星綫，中途兼停汕頭，西貢兩埠，首次航期已於二月十二日行駛，嗣後約每月開駛一次，其票價規定如次：

香港至汕頭　頭等港幣一百五十元，二等港幣一百二十元，大艙港幣四十元。

香港至西貢　頭等港幣三百五十元，二等港幣二百五十元，大艙港幣一百十五元。

香港至新加坡　頭等港幣四百元，二等港幣三百元，大艙港幣一百八十元。

中興輪行駛滬台間

中興輪船公司爲便利滬台間交通起見，特派「中興」客貨輪定期航行上海基隆汕頭間，玆據該公司通告赴基隆旅客台省最近規定，每人祇限帶法幣十萬元云。

中美聯航

中國航空公司與汎美航空公司中美聯航，業已正式恢復，玆將其航線，行程，票價分列於后：

（一）航線：上海—廈門—香港—馬尼剌—關島—威克島—中途島—檀香山—舊香山

（二）行程：中航公司每星期一五由滬飛馬尼剌，途經廈門，香港，在馬尼剌候汎美機聯運飛美，汎美公司每星期六由馬尼剌飛美國舊金山行程四日，夜宿關島，中途島，及檀香山，其在馬尼剌之食宿費用由客自理餘者歸公司負責。

（三）票價：由滬至美美金九百五十一元，上海至馬尼剌美金二百廿五元。

徐宿段行駛客車

交通部公路總局直轄第一運輸處徐州事務所爲便利往來徐州宿遷間旅客起行，於上月十一日起行駛長途汽車，惟因行駛伊始，旅客未見擁擠，故先規定每日對開一次，計一百二十公里，票價一萬四千四百元，中途經雙溝、睢寧。

港粵間航輪調整客貨價

由廣州至香港間之航輪，最近於二月十三日起重行調整客貨運價目，玆分錄於后：

（一）客運：西餐房—國幣六萬四千元　唐餐房—國幣四萬八千元　唐餐樓—國幣三萬二千元　尾樓—國幣二萬二千元

（二）貨運：每公担一等貨國幣一萬一千元　二等貨國幣一萬元　三等貨國幣七千元

浙贛鐵路杭義段通車

浙贛鐵路杭州至義烏段，自三月五日起行駛直達通車，每日上午七時由杭州開出，下午二時到達義烏，下午三時二十五分由義烏開回，晚九時五十五分到杭州，至杭州至諸暨間客車爲便利行旅計，仍繼續行駛。

出國護照集中南京辦理

外交部護照課爲便利審核起見，自上月下旬起，已由部令通知各地特派員公署或辦事處，暫停辦理一切核發護照事宜，俾此後申請護照得集中南京辦理，聞無緊急事務及自備外匯者，均將難以邀准云。

中航公司增闢港平港加航綫

中國航空公司爲便利由香港至北平及加爾各答二地旅客起見，即日起增闢港平，港加兩綫，並規定由香港起票價及航期如下：

香港至上海　每星期三　票價港幣五百五十元

香港至加爾各答　每星期六　票價港幣九百六十元

香港至北平　每星期三　票價港幣八百七十元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航期表

港口		美琪將軍號	戈登將軍號	麥令斯號
舊金山	開	三月十四日	三月廿八日	四月十八日
火奴魯魯	到	三月十九日	四月二日	四月廿四日
	開	三月十九日	四月二日	四月廿四日
橫濱	到	三月廿九日	四月十二日	五月四日
	開	三月廿九日	四月十二日	五月四日
上海	到	四月一月	四月十五日	五月七日
	開	四月四日	四月十八日	五月十七日
香港	到	四月六日	四月二十日	五月十二日
	開	四月七日	四月廿一日	五月十三日
馬尼剌	到	四月九日	四月廿三日	五月十五日
	開	四月十一日	四月廿五日	五月十七日
香港	到	四月十三日	四月廿七日	五月十九日
	開	四月十五日	四月廿八日	五月二十日
上海	到	四月十七日	四月三十日	五月廿二日
	開	四月十八日	五月一日	五月廿四日
橫濱	到	四月廿一日	五月四日	五月廿七日
	開	四月廿一日	五月四日	五月廿七日
火奴魯魯	到	四月廿九日	五月十二日	六月四日
	開	四月廿九日	五月十二日	六月四日
舊金山	到	五月四日	五月十七日	六月十日

票價
I Class U.S. $325.00
II Class U.S. $163.00

交 通 部

"Via CGRA"

國際電台

International Rediogram Service

Fast, Accurate & Reliable

CHINESE GO ERNMENT RADIO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Offices:

Sassoon Arcade, Jinkee Road
Tel. 11130

70, Foochow Road
Tel. 11490

Nanking Branch

3 Chungshan Road
Tel. 23011

205 Chungshan Road (Northern)
Tel. 32154.